

漢魏小說採珍

中國文學珍本



上海中央書店印行



品 小 文 散
——
珍 探 說 小 魏 漢
——
纂 編 良 俊 馬

行 印 店 書 央 中 海 上

民國二十六年四月出版

漢魏小說採珍 全書二冊 實價國幣四角

外埠酌加寄費匯費

編纂者 馬俊良

校閱者 汪漱碧

出版者 中央書店

發行者 中央書店

上海四馬路世界風
電話九〇七二二號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全國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漢魏小說探珍目錄

上冊

小爾雅	漢孔鮒	一
羣輔錄	晉陶潛	五
南方草木狀	晉嵇含	二一
西京雜記	漢劉歆	三六
海內十洲記	漢東方朔	六五
搜神記	晉于寶	七四
神仙傳	晉葛洪	一〇七

下冊

神仙傳(續)	一
--------	-------	---

神異經	漢東方朔	四一
穆天子傳	晉郭璞	五二
漢武帝內傳	漢班固	七〇
飛燕外傳	漢伶玄	八二
雜事祕辛	漢無名氏	八七
述異記	梁任昉	九三
枕中書	晉葛洪	一二二
別國洞冥記	漢郭憲	一二八
詩品	梁鍾嶸	一四〇
鼎錄	梁虞荔	一五三
竹譜	晉戴凱之	一五九
古今刀劍錄	梁陶宏景	一六六

漢魏小說採珍上冊

小爾雅

漢 魯人孔鮒著 潘之涼閱

廣詁一

淵懿邃頤深也。封巨莫莽艾祁大也。頰賦鋪敷也。閱搜履芘具也。攻爲話相旬宰營匠治也。獨祓禮屑潔也。勿蔑微曼末沒無也。隆巢岸峻高也。逼尼附切局鄰傳戚近也。邵媚旨伐美也。賢哀繁優饒夥多也。幾蔡模臬法也。蔡取著龜義亦法也爰換變貿交更易也。生造奏詣進也。索寒探衷鉤掠採略也。開徹接通達也。固歷彌宿舊尙久也。彌

愈滋強益也。赫敷爽曉昕著讚曙明也。皆附襲就因也。封畛際限疆略界也。承第班列次也。戶峻格扈止也。戶取其闔礙檢取其改替止之義幽墮闇昧冥也。最宄自質要也。疆窮充竟也。而乃爾若汝也。控轡挽引也。承贊涼助佐也。尋由以用也。要捷集載成也。肆赴捷疾也。造之如適也。掇督撫拾也。肆子燼餘也。拓斥啓關開也。杜實充物塞也。實物滿也。獎率勵勸也。勒勉事力也。經屑省過也。闕缺閒隙也。迭遞交更也。燔剗沒滅也。玄黔驪黝黑也。縞皓素白也。彤悻縕朱也。淫溢沉滅沒也。載功物事也。

廣言二

晏明陽也。吁晏晚也。筭麗數也。芟艾老也。僉皆同也。交校報也。舒布展也。揚蠹舉也。索略求也。奚害何也。星度居也。周浹匝也。充該備也。列厥陳也。輻輳輿也。廢措置也。駕乘凌也。收戢斂也。禁錄也。掌司主也。偏贅屬也。麗著思也。載略行也。沓襲台也。抵享當也。庚徹通也。修舒長也。校戰交也。謁復白也。勅質正也。商蔑末也。延衍散也。未沒終也。佻辨別也。菲涼薄也。復旋還也。祖翼送也。走叩我也。姓命孳子也。諧籲和也。悛寤覺也。憾猜恨也。艾盡止也。攔忿也。奸犯也。汨猾亂也。縮續抽也。暨捷及也。苞跋本也。肆臬極也。睇題視也。犯肆突也。束縻縛也。肆從逐也。放投棄也。莽蕪草也。暴映晒也。歛也。晞煇乾也。迪跡蹈也。衍演廣也。表從長也。荷揚擔也。仍再也。狗

歸也。工官也。稽考也。顛殞也。躋陞也。戕殘也。勦截也。辟除也。屢患也。謫責也。間非也。順退也。抗禦也。斬取也。蚩戲也。徧狹也。甚忌也。沮疑也。虧損也。毀壞也。判散也。蔽斷也。交俱也。俘罰也。夷傷也。積害也。締閑也。靡細也。辨使也。牧臨也。嘗試也。賴贏也。若乃也。嗟發聲也。奏爲也。振救也。庸償也。賈價也。贍足也。曹偶也。麗兩也。驟數也。逞快也。越遠也。姑且也。弩可也。釋解也。庸善也。荐重也。登升也。勵勉也。赫顯也。躋是也。丕莊也。佞才也。暨息也。語言也。愿謹也。丰豐也。都盛也。腴厚也。肆緩也。競逐也。紀基也。甚忌教也。整願也。愨強也。薄迫也。輝炊也。資取也。質信也。饋饋也。憑依也。藉借也。際接也。閔限也。鷹寄也。萃集也。筵倅也。尤怪也。曹慚也。索空也。素故也。視此

也。倥往也。矜惜也。狃怵也。覲望也。何任也。御侍也。殿慎也。選擇也。宣示也。

廣訓三

諸之乎也。旃焉也。惡乎於何也。烏乎吁嗟也。吁嗟嗚呼也。有所嘆美有所傷痛。隨事有義也。無念念也。無寧寧也。無顯顯也。不承承也。不肖不似也。繩之譽之也。詰朝明旦也。遐不黃耆言壽考也。公孫碩膚德音不瑕道成正大美聲稱遠也。鄂不韡韡言韡韡也。我從事獨賢勞事獨多也。魴鱖甫甫語其大也。麀鹿麀麀語其衆也。海物維錯錯雜也。雜毛曰毳雜彩曰繪雜言曰詭。

廣義四

凡無妻無夫通謂之寡。寡夫曰癯。寡婦曰嫠。妾婦之賤者謂之屬婦。屬逮也。逮婦之名。言其微。

也。非分而得謂之幸。詰責以辭謂之讓。男女不以禮交謂之淫。上淫曰烝。下淫曰報。旁淫曰通。不直失節謂之慙。慙愧也。面慙曰慙。心慙曰慙。體慙曰逡。

廣名五

諱死謂之大行。死而復生謂之大蘇。疾甚謂之跽。請天子命曰未可以戚先王。請諸侯命曰未可以近先君。請大夫命曰未可以從先子。空棺謂之櫬。有尸謂之柩。饋死者謂之贈。衣服謂之殮。埋柩謂之殮。羊至切。殮坎謂之池。壙謂之窆。下棺謂之窆。填壙謂之封。幸家也。壘塋也。無主之鬼謂之殤。

廣服六

治絲曰織。織繒也。麻苧葛曰布。布通名也。績綿

也。絮之細者曰縵。繪之精者曰縞。縞之麤者曰素。葛之精者曰絺。麤者曰綌。在首謂之元服。弁髦太古布冠。冠而蔽之者也。題頭也。顛顏額也。璽謂之印。紱謂之綬。襜褕謂之童容。亦云蔽膝布褐而紱之謂之藍縷也。紱縫也袴謂之褰。蔽膝謂之紳。帶之垂者謂之厲。大巾謂之冪。覆帳謂之幄。帷幕也。簀床第也。大扇謂之翼。杖謂之挺。鍵謂之籥。籥亦作鑰棋局謂之奕。在足謂之履。履尊者曰達履。謂之金烏而金鈎也。

廣器七

射有張布謂之侯。侯中者謂之鵠。鵠中者謂之正。正方二尺。正中者謂之鵠。鵠方六寸。棘戟也。鉞。鉞斧也。干。馘盾也。戈。句子戟也。鵠倪結切。馘房越切。刃之削謂之室。室謂之鞞。鞞秘鞞之飾也。矢服謂之

弝。小船謂之艇。艇之小者曰舩。船頭謂之舳。尾謂之艦。楫謂之橈。車轅上者謂之轡。轅謂之軛。軛謂之枕。較謂之幹。衡扼也。扼上者謂之鳥喙。繫綆。繻也。緇索也。大者謂之索。小者謂之繩。詘而戾之為紆。膠而紆之為綆。坳地也。墉墻謂之陴。高平謂之太原。汪池也。水之北謂之泖。澤之廣謂之衍。

廣物八

藁謂之稈。稈謂之芻。生曰穀。謂之粒。菜謂之蔬。禾穗謂之穎。截穎謂之銚。拔心曰擷。拔根曰擷。把謂之秉。秉四曰筥。筥十曰棗。棘實謂之棗。桑之實謂之葢。柞之實謂之橡。

廣鳥九

去陰就陽者謂之陽鳥。鳩鴈是也。純黑而反哺

者謂之鳥小而腹下白不反哺者謂之鴉鳥白項而羣飛者謂之燕鳥白脰鳥也鴉鳥鶯也斯也亦曰鳴鷓

廣獸十

豕彘也彘猪也其子曰豚豕之大者謂之豨小者謂之豮鳥之所乳謂之巢雞雉所乳謂之窠鹿之所息謂之潛潛樛也積柴水中而魚舍焉

廣度十一

跬一舉足也倍跬謂之步司馬法六尺爲步倍跬乃其大略四尺

謂之仞倍仞謂之尋尋舒兩肱也倍尋謂之常五尺謂之墨倍墨謂之丈倍丈謂之端倍端謂

之兩倍兩謂之疋疋有謂之束禮玄纁五兩以兩爲束每束兩兩卷之二丈雙合則成疋凡十卷爲五束以應天五地十之數與此制異焉

廣量十二

一手之盛謂之溢兩手謂之掬掬四謂之豆四謂之區區四謂之釜釜二有半謂之藪藪二有半謂之缶缶二謂之鍾鍾二謂之秉秉十六斛

廣衡十三

二十四銖曰兩兩有半曰捷倍捷曰舉倍舉曰鈿鈿謂之鍔二鍔四兩謂之斤斤十謂之衡衡有半謂之秤秤二謂之鈞鈞四謂之石石四謂之鼓

羣輔錄

晉 陶潛著 武林徐仁毓閱

明由曉升級宋均曰級等差政所先後也必有受稅俗賦稅及稽役所宜施爲也 成博受古諸宋均曰古諸隕邨一作受延

嬉宋均曰延長嬉與也主受此錄也

右燧人四佐燧人出天四佐出洛宋均曰出天

金提堤一作主化俗除災害也宋均曰為民鳥明主建福宋均曰福

科民也視默主災惡除災害也宋均曰為民紀通為中職宋均曰為

田主主仲起為海陸地兼統海也宋均曰主平陽侯為江海宋均曰主江海事

一本作江湖

右伏羲六佐六佐出世宋均曰宓戲不及燧人故增二佐出世人所生也

風后受金法宋均曰金法言能決理是非也天老受天籙宋均曰籙天數命也

五聖受道級宋均曰級次序也知命受糾俗宋均曰糾正也窺紀

受變復宋均曰有禍變能補復也地典受州絡宋均曰絡絡也力墨受

準斥宋均曰準斥凡事也力墨或作力牧

右黃帝七輔州選舉翼佐帝德自燧人四佐

至七輔見論語摘輔象

重該脩熙

右少昊四叔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為勾芒該為蓐收脩及熙為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

見左傳蔡墨辭

義仲義叔和仲和叔

右義和四子孔安國云即堯之四岳分掌四

岳諸侯鄭玄云堯既分陰陽為四時命義仲

和仲義叔和叔等為之官又主方岳之事是

為四岳見鄭尚書注

伯夷為陽伯樂舞侏離歌曰招陽義仲之後為義伯樂舞瞽

陽棄為夏伯樂舞武漫哉歌曰祈虛一無武字義叔之後為義伯

伯樂舞將陽歌曰朱華咎繇為秋伯樂舞蔡淑歌曰零落和仲之後為和

伯樂舞未詳歌曰歸來垂為冬伯樂舞丹鳳一曰齊落歌曰齊樂一曰緜

右八伯自義和死後分置八伯舜既即位元

祀巡狩。每至其方。各貢兩伯之樂。大傳。冬伯後闕一人。鄭玄云。此上下有脫辭。其說未聞。十有五祀後。又百工相和而歌慶雲。八伯稽首而進者也。見尙書大傳。

謹兜共工。繇三苗。

右四凶。

蒼舒。隕。欽。檮。戩。大臨。龍降。庭堅。仲容。叔達。

右高陽氏才子八人。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

下之民。謂之八凱。

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

右高辛氏才子八人。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天

下之民。謂之八元。從四凶至此。悉見左傳。季

文子辭。

禹作司空。棄作稷。契作司徒。咎繇作士。益作虞。

垂作共工。伯夷作秩宗。龍作納言。夔作典樂。

右九官。舜登帝位。所選命。見尙書。

雄陶。方回。續牙。伯陽。東不訾。或云不識秦不虛。或云不空

靈甫。

右舜七友。並爲歷山雷澤之游。戰國策顏歎

云。堯有九佐。舜有七友。而尸子只載雄陶等

六人。不載靈甫。皇甫士安作逸士傳云。視其

友。則雄陶。方回。續牙。伯陽。東不訾。秦不空。靈

甫之徒。是爲七子。與戰國策相應。

禹稷契。臯陶。益。

右舜五臣。見論語。已列九官中。

禹稷契。臯陶。伯夷。垂。益。夔。

右八師。見楚辭七諫。

伯夷。禹。稷。

右三后伯夷降典制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漢太尉楊賜曰昔三后成功皐陶不與焉蓋咨之也見尙書甫刑後漢書

微子箕子比干

右殷三仁論語曰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伯夷太公

右二老尙書大傳曰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皆率其黨曰盍歸乎吾聞西伯昌善養老此二人者蓋天下之大老也往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曷往孔融曰西伯以二老開王業
闕天太公望南宮适散宜生

右文王四友尙書大傳云闕天南宮适散宜生三子學于太公望望曰嗟乎西伯賢君也四子遂見西伯於美里孔子曰文王有四臣某亦得四友此四人則文王四隣也

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嗣

右周八士見論語賈逵以爲文王時鄭玄以爲成王時也

伯邑考武王發管仲鮮周公旦蔡叔度曹叔振鐸霍叔武邲叔處康叔封聃季載一本無邲叔處有毛叔翬

右太姒十子太史公曰太姒十子周以宗強見史記

見史記

周公旦邵公奭太公望畢公毛公闕公太顛南宮适散宜生文母也太姒

右周十亂見論語其四人已列四友

秦公牙與班孫尤夫人冉贊公子麋

右五王並能相焉尸子曰古有五王之相迺

謂之王其貴之也

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

右晉文公從亡五人叔向曰三十七年有士

五人見左傳及晉太尉劉琨詩曰重耳憑五

臣

奄息仲行鍼虎

右三良子車氏之子秦穆公沒要以從死詩

人悼之為賦黃鳥見左傳毛詩

子展賦草蟲子罕子西賦黍苗子駟子產賦隰

桑子國公孫段賦桑扈子豐伯有賦鶉之賁賁

子耳子其孫子太叔賦野有蔓草子游孫印段賦蟋

蟀子印孫
子張子

右鄭七穆謂之七子鄭穆公子十有一人罕

駟豐印遊國良七人子孫並有才名世任鄭

國之政以免晉楚之難謂之七穆叔向曰鄭

七穆氏其后亡乎及諸侯為宋之盟鄭伯享

趙武于垂隴七卿皆從文子曰七子從君以

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亦以觀七子之志

見左傳又吳質書云趙武過鄭七子賦詩

仲孫穀文伯獻子莊子孝伯叔孫得臣莊叔種子

成子武季孫行父文子武子悼子平

右魯桓公之曾孫世秉魯政號曰三桓孔子

曰三桓之子孫微矣見論語左傳

趙無恤襄子趙襄始為卿范吉射昭子士會始為卿

智瑤襄子荀首始為卿荀寅文子荀林父始為卿

襄子魏絳始為卿韓不信簡子韓厥始為卿

右六族。世爲晉卿。並有功名。此六人實弱晉國。淳于越云。卒有田常六卿之臣。劉向亦曰。田常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見左傳史記漢書。

儀封人荷蕢。晨門。楚狂接輿。長沮。桀溺。荷蓀丈人。一作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

右作者七人。論語曰。賢者避世。其次避地。其次避色。其次避言。孔子曰。作者七人。見包氏注。董威贊詩曰。洋洋乎盈耳哉。而作者七人。

德行

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

言語

宰我。子貢。

政事

冉有。季路。

文學

子游。子夏。

右四科。見論語。

顏回。子貢。子路。子張。

右孔子四友。文王有胥附。奔奏。先後。禦侮。謂之四隣。孟懿子曰。夫子亦有四隣乎。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門人益親。是非胥附乎。自吾得賜。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奏乎。自吾得師。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乎。自吾得由。惡言不至於門。是非禦侮乎。見孔叢子。

顏回。冉仲弓。子路。宰我。子貢。公西華。

右六侍。仲尼志意不立。子路侍。儀服不脩。公西華侍。禮不習。子貢侍。辭不辯。宰我侍。亡忽。

古今顏回待節小物。冉伯牛侍曰：吾以夫六子自厲也。見尸子。

檀子盼子黔夫種首。
右齊威王疆場四臣。齊威王與魏惠王會田於郊。魏王問威王曰：王有寶乎？威王曰：無有。魏王曰：若寡人國雖小，猶有徑寸之珠，照前後車各十二乘者十枚，奈何爲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爲寶，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爲寇；東取四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魏人不敢東漁於河。吾臣有黔夫者，使守徐，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徙而從之者七十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以此爲寶，將以照千里，豈直十

二乘哉。魏惠王慙，不懌而去。見史記及春秋後語。

齊孟嘗君田文，魏信陵君無忌，趙平原君趙勝，楚春申君黃歇。

右戰國四豪。見史記。

太子少傅留文成侯韓張良，相國鄼文終侯沛蕭何，楚王淮陰侯韓信。

右三傑。漢高祖曰：此三人人之傑也。見漢書。

姓園名乘字宣明陳留襄邑人
園公常居園中故號園公。見陳留志。綺里季夏黃公。姓名郭字少通齊人隱居脩道號夏黃公見崔氏譜 角里先生。

右商山四皓。當秦之末，俱隱上洛商山。皇甫

士安云：並河內軹人。見漢書及皇甫謐高士

傳。

太子太傅疎廣，字仲翁。宣帝本始四年魏相爲御史大夫薦廣於霍光時年六十

以元康三年告退年六十七 太子少傅疎受字公子廣兄子也

右二疎東海人宣帝時並為太子師傅每朝太傅在前少傅在後朝廷以為榮授太子論語孝經各以老疾告退時人謂之二疎見漢書

重合令子輿居宋里櫟陽令子羽居東觀里東海太守

子仲居宜唐里兖州刺史子明居西南里穎陽令子良居遠

里與

右郡決曹椽汝南周燕少卿之五子號曰五龍各居一里子孫並以儒素退讓為業天下

著姓見周氏譜及汝南先賢傳

龔勝字君賓龔舍字君倩或曰長倩

右並楚人皆治清節世號二龔見漢書

唐林字子高唐尊字伯高

右並沛人亦以潔履著名於成哀之世號為二唐比楚二龔後皆仕王莽見漢書左思曰二唐潔已乃點乃汚

平阿侯王譚成都侯王商紅陽侯王章曲陽侯王根高平侯王逢時

右並以元后弟同日受封京師號曰五侯並奢豪富侈招賢下士谷永樓護皆為賓客時人為之語曰谷子雲之筆札樓君卿之唇舌言出其門也見漢書張載詩曰富侈擬五侯北海逢萌字子康北海徐房字平原李曇字子雲平原王遵字君公

右皆懷德穢行不仕亂世相與為友時人號之四子見後漢書嵇康高士傳

求仲羊仲

右二人不知何許人。皆治軍爲業。控廉逃名。
一作世 蔣元卿之去兖州。還杜陵。荆棘塞門。舍
中有三逕不出。惟二人從之游。時人謂之二
仲。見嵇康高士傳。

大傅高密元侯南陽鄧禹。字仲華。大司馬廣平
忠侯南陽吳漢。字子顏。左將軍膠東剛侯南陽
賈復。字君文。建威大將軍。好時。愍侯扶風耿弇。
字伯昭。執金吾。雍奴威侯士谷寇恂。字子翼。征
西大將軍。陽夏節侯穎川馮異。字公孫。征南大
將軍。舞陽壯侯南陽岑彭。字君然。征虜將軍。穎
陽成侯。穎川祭遵。字弟孫。太常。靈壽侯。信都邳
彤。字偉君。東郡太守。東莞成侯。鉅鹿耿純。字伯
山。上谷太守。淮陰侯。穎川王霸。字元伯。左中郎
將。朗陵愍侯。穎川臧宮。字君翁。驃騎大將軍。櫟

陽侯馮翊景丹。字孫卿。驃騎大將軍。參。遼侯南
陽杜茂。字諸公。建義大將軍。高侯南陽朱祐。字
仲先。驃騎將軍。愼。靖侯南陽劉隆。字元伯。揚武
將軍。全椒侯南陽馬成。字君遷。大司空。卓成侯
漁陽王梁。字君嚴。衛尉。安城忠侯。穎川姚期。字
次兄。左馮翊。安平侯。漁陽蓋延。字臣卿。捕虜將
軍。揚虛侯南陽馬武。字子張。驍騎將軍。昌城侯
鉅鹿劉植。字伯先。左將軍。阿陵侯南陽任光。字
伯卿。豫章太守。中水侯。東萊李忠。字仲都。左將
軍。槐里侯。扶風萬脩。字君游。琅邪太守。祝阿侯
南陽陳俊。字子昭。積弩將軍。昆陽威侯。穎川傅
俊。字子衡。揚化將軍。合肥侯。穎川暨。字子伋。
右河北二十八將。光武所與定天下。見後漢書。
張衡東京賦云。受鉞四七。共工以除。

武威太守梁統字仲寧金城太守庫鈞字巨公
張掖太守史苞字叔文酒泉太守竺曾字巨公
燉煌太守辛彤字大房

右河西五守是時更始已為赤眉所害隗囂
密有異志統等五人共推寶融為河西大將
軍內撫吏民外禦寇戎東伐隗囂歸心世祖
克建功業見後漢書及善文

大鴻臚韋孟達上黨太守公孫伯達河陽長魏
仲達

右扶風平陵人同時齊名世號三達孟達名
彪丞相賢五世孫明帝時人見漢書及決錄
光祿大夫周舉光祿大夫杜喬光祿大夫周栩
尚書藥巴青州刺史馮羨兖州刺史郭遵太尉
長史劉班侍御史張綱

右八使漢順帝時政在權宦官以賄成周舉
等議遣八使循行風俗同日俱發天下號曰
八使見張璠漢紀

平輿令章順字叔文歷位樂平相去官以琴書自娛不
應三公之命後為平輿令吏民立
祠社
順弟武陽令豹字季明友人羅陵捷為縣丞卒
喪歸比辟公府輒棄
去司徒劉愷尤敬之豹弟廣都長義字季節少好學
利四十乃仕三為令長皆有惠化以兄喪
去官比辟公府不就廣都為立生祠焉

右清河太守韋文高之三子皆以學行知名
時人號韋氏三君見京兆舊事

楊震字伯起以太常為司徒遷太尉震子秉字叔節以太常
為太尉
秉子賜字伯獻以光祿勳為公
再司徒一太尉賜子彪字文先大
中大夫為公一
司徒一太尉

右楊氏四公宏農華陰人自孝安至獻帝七
世父子以德業相繼為三公見續漢書

袁安字邵公以太僕爲司安子敞字叔平以光祿勳

敞子湯字仲河以太僕爲司湯子逢字周陽以屯騎校

尉爲司空逢弟隗字次陽以太常爲

右袁氏四世五公見續漢書

處士豫章徐稭字孺子京兆韋著字休明汝南

袁閔字夏甫彭城姜肱字伯淮潁川李曇字子

雲

右太傅汝南陳公時爲尙書令與諸尙書悉

名士也共薦此五人時號五處士見續漢書

及善文

周子居黃叔度艾伯堅邳伯向封武興盛孔叔

右汝南六孝廉太守李偃選此六人以應歲

舉受版未行偃死子居等遂駐行喪偃妻於

柩側下帷見之厲以宜行子居嘆曰不有行

者莫宜公不有止者莫卹居於是與伯堅卽

日辭行封黃四人留隨柩車見杜元凱女戒

大將軍槐里侯扶風平陵竇武字游平天下忠誠

太傅高陽鄉侯汝南平輿陳蕃字仲舉天下義府

侍中河間樂成劉淑字仲承天下德宏

右三君

少傅潁川襄城李膺字元禮天下模楷司空山陽

高平王暢字叔茂天下英秀太僕潁川陽城杜密

字周甫天下良輔司隸校尉沛國朱寓字季陵天下

水陵朱季陵尙書會稽上虞魏朗字少英天下忠貞沛

國顯陰荀翊字伯條天下好交大司農博陵安平

劉祐字伯祖天下禮古太常蜀郡成都趙典字仲

經天下才英

右八俊

有道太原介休郭泰字林宗天下和雍太常陳留

圍夏馥字子治天下冀特尚書令河南鞏尹勳字

伯元天下英藩河南尹太山平陽羊陟字嗣祖天下

清苦羊嗣祖議郎東郡陽平劉儒字叔林天下近金冀

州刺史陳國項蔡衍字孟喜天下雅志潁川太守

渤海高城巴肅字恭祖天下臥虎議郎南陽安衆

宗慈字孝初天下通儒

右八顧後漢書無劉儒有范滂

御史中丞汝南召陵陳翔字子鱗海內貴珍衛尉

山陽高平張儉字元節海內忠烈太尉掾汝南細

陽范滂字孟博海內審諳蒙令山陽高平檀敷字

文有海內通士洛陽令魯國孔昱字世元海內才珍

漢書云字元世太山太守渤海重合范康字仲真海內

范仲海內珍好太尉掾南陽棘陽岑陞字公孝海內珍好鎮

南將軍荊州牧武城侯山陽高平劉表字景升

海內所稱劉景升

右八及後漢書無范滂有翟超卓

少府東萊曲城王商字伯義海內賢智王伯義郎

中魯國蕃嚮字嘉景海內修整北海相陳留已吾

秦周字平王海內真真侍御史太山奉高胡母班

字季皮海內珍奇太尉掾潁川陰劉翊字子相海內

光光劉冀州刺史東平壽張王考字文祖海內

王文陳留相東平壽張張邈字孟卓海內嚴恪荆

州刺史山陽湖陸度尚字博平海內清明

右皆傾財竭已解釋怨結拯救危急謂之八

廚後漢書無劉翊有劉儒

從三君至此並見三君八俊錄

太邨長潁川陳實字仲弓實子大鴻臚紀字元

方紀弟司空掾譙字季方

右並以高名號曰三君見甄表狀及邯鄲淳

紀碑

太尉河南杜喬字叔榮狀喬治易尚書禮記春秋晚好老子隱居不仕年四十為郡功曹立朝正色有孔父之風太常燉煌張奐字然明狀奐廉方亮直學該羣籍

王孫裸形宋司馬為石轉幅巾時服無棺而葬焉侍中河

內向詡字甫興狀詡博覽羣籍兼好黃老古虛泊然肆志不慕時倫積三十年太傅

汝南陳蕃字仲舉狀蕃瓌偉秀出雅亮無倫學該墳典忠壯蹇諤交曰明允貞亮與大將軍

太尉沛國施延字君子狀延清公潔白

少府潁川李膺字元禮狀膺承三公之後生高潔

司隸沛國朱寓字季陵狀寓清

一名詡者一人訪其中正無識知行狀者告太僕潁川杜

密字周甫狀密清高雅達名播四海歷統五郡恩惠化民大鴻臚潁川韓融

字尤長狀融聰識知機發於岐嶷時人名之曰窮神知化兄弟同居至於沒齒處卿相之位且二十年奉身

守約不司空潁川荀爽字慈明狀爽年十二隨父在

人也就道進矣或親候司空清河房植字伯武狀植

從儒林歸仗究極籍籍少履

清苦孝友忠正歷位州郡政成化行既登三事靖恭聘士

衣服雖季文相魯晏嬰在齊清風高節不登是過也

彭城姜肱字伯淮狀肱稟履玄知立性純固事親至孝

播四海太尉下邳陳球字伯真狀球清高忠直孝繼

遇害司空山陽王暢字叔茂狀暢雅性貞實以禮文

徵士陳留申屠蟠字子龍狀蟠年九歲喪父號泣過

母亡日三日不食在塚側致甘露白蠟以孝稱衛尉山陽

州郡表其門闕徵聘不就年七十二終於家

張儉字元節狀儉體性忠直閨門孝友臨官賞罰清亮絕俗大司農北海鄭

玄字康成狀玄含海岱之純靈體大雅之洪則學無常師講求道奧敷宣聖範錯綜其數作五經注義窮

理盡徵士樂安冉瑒字孟玉狀瑒體清純之性蹈高

性也不就除高唐令色斯而舉時陳仲舉李元禮仲弓皆難其高風太尉漢中李固字子

堅狀固當順桓之際號稱名臣大將軍梁冀惡直醜正害其道桓帝即位遂死於讒有道太原

郭泰字林宗狀泰器量宏深孝友貞固名布華夏學冠羣儒州郡禮命會不旋軌辟司徒徵有道並不

屈益州刺史南陽朱穆字公叔狀穆中正嚴恪有才

平民和有宓子賤之風數明見初補豐令政

上書陳損益辭切情至狀期

美之高亮幹輔國忠聘士豫章徐穉字孺子狀穉

寔正直之節播於京師穉穉

高偉清英超世前後三徵未嘗降志抗名山穉穉

樓養志浩然有夷齊之高蓬伯玉卷舒之術度遼將軍安

定皇甫規字威明狀規少有岐嶷正直之節對策指刺

書黃門梁冀不能用退隱山谷敦樂詩

右魏文帝初為丞相魏王所旌表二十四賢

後明帝乃述撰其狀見文帝令及甄表狀

太常燉煌張奐字然明為度遼將軍幽并清靜吏民

一人為耶辭不受願徙居華陵故始為宏農人度遼將軍安定皇甫規字威

明太尉武威段熲字紀明

右涼州三明並著威名於桓靈之世悉名士也見續漢書

章權字孔衡權弟瓚字孔玉瓚弟矩字孔規

右太尉掾韋子才之三子皆脩仁義兄弟孝友逢盜賊一人病不能去兄弟相募兵至俱

死時人稱之號韋三義見三輔決錄

荀儉字伯慈漢侍中儉弟緝字仲慈濟南相漢光

父年六緝弟靖字叔慈或問汝南許劭靖爽執賢即

十六慈內謂靖隱身脩學動必以靖弟壽字慈光舉孝廉

禮太尉辟不就年五十五公卓微為

壽弟汪字孟慈昆陽令汪弟爽字慈明平原相遷

光祿勳司空出自顯載九十守舞陽令

三日遂登台司年六十三年五十

肅弟爽字敬慈年七十

右朗陵令穎川荀季和之八子並有德業時

人號之八龍居西豪里渤海苑康知名士也

時為穎陰令美之曰高陽氏才子八人遂改

所居為高陽里見張璠漢紀及荀氏譜

公沙紹字子起紹弟孚字允慈北海耆舊傳稱孚與

貴勢而爽當蓋卓時脫巾蒙百日位
至司空後相見以爽違約割席而坐
孚弟恪字允讓恪

弟達字義則達弟樊字義起

右北海公沙穆之五子並有令名京師號曰

公沙五龍天下無雙穆亦名士也見魏明帝

甄表狀及後漢書

膠東令盧汜昭字興先樂城令剛載祈字子陵

穎陰令剛徐晏字孟平涇令盧夏隱字叔世州

別駕蛇丘劉彬字文曜世州

右濟北五龍少並有異才皆稱神童當桓靈

之世時人號為五龍見濟北英賢傳

孝廉杜陵金敞字元休位至兗州刺史

五巡字文休興先之子興先名口司空伯魚之孫名士也不詳巡位所至時辟太尉掾上計

掾杜陵韋端字甫休位至涼州牧太尉

右同郡齊名時人號之京兆三休並以光武

元年察舉見三輔決錄

晉宣帝河南司馬懿字仲達魏司空穎川陳羣

字長文中領軍譙朱鑠字彥才侍中濟陰吳質

字季重

右魏文帝四友見晉紀

魏步兵校尉陳留阮籍字嗣宗中散大夫譙穆

康字叔夜晉司徒河內山濤字巨源建威參軍

沛劉伶字伯倫始平太守陳留阮咸字仲容籍

散騎常侍河內向秀字子期司徒琅邪王戎

字濬冲

右魏嘉平中並居河內山陽共為竹林之游

世號竹林七賢見晉書魏書袁宏戴逵為傳

孫統又為讚

吳範相風人劉惇占氣人河內趙達算人河內皇象

書人。廣陵。嚴子卿。棋。名昭武衛。尉峻。從子。宋壽占夢。失一曹丕。興書。御坐。權以為真繩。手彈不去。方知其非也。孤城鄭。姥相。至師。傳後為太子太傅。

右吳八絕見張勃吳錄

陳留董昶字仲道。琅琊王澄字平子。陳留阮瞻字千里。故大將軍王敦云。方瞻有滅故云。八百。穎川。庾敞字子高。陳留謝鯤字幼興。太山胡母輔之。字彥國。沙門干法龍。樂安光逸。字孟祖。

右晉中朝八達近世聞之故老

裴徽字文秀。魏冀州刺史。裴楷字叔則。徵弟。三子晉。綽字季舒。水校尉。裴瓚字國賓。書郎。裴邈字景初。傅左司馬。裴遐字叔道。傅主簿。裴康字仲豫。太子左率。裴頌字逸民。尚書僕射。王祥字休徵。晉太。王戎字濬冲。父潭。涼州刺史。王澄字平子。弟衍。

裴綽女壻。荊州刺史。王導字茂宏。從弟丞相。王綏字萬子。子。康女壻。王衍字夷甫。從弟太尉。王敦字處仲。覽孫基第二。王玄字眉子。留內史。

右河東八裴琅琊八王聞之於故老

魏司空王昶字文舒。昶子汝南太守湛字處冲。洪子東海內史承字安期。承子驃騎將軍述字懷祖。述子安北將軍坦之字文度。魏尚書僕射杜畿字伯侯。畿子幽州刺史恕字務伯。恕子鎮南將軍預字元凱。預子散騎常侍錫字世嘏。錫子光祿大夫父字宏治。

右太原王京兆杜各稱五世盛德聞之於故老。夫書籍所載。及故老所傳。善惡聞於世者。蓋盡於此矣。漢稱田叔孟舒等十人。及田橫兩客。魯八儒。史並失其名。夫操行之難。而姓

名翳然。所以撫卷長嘆。不能已已者也。

八儒

夫子沒後。散於天下。設於中國。成百氏之源。爲網紀之儒。居環堵之室。華門圭竇。甕牖繩樞。併日而食。以道自居者。有道之儒。子思氏之所行也。衣冠中。動作順。大讓如慢。小讓如僞者。子張氏之所行也。顏氏傳詩爲道。爲諷諫之儒。孟氏傳書爲道。爲疎通致遠之儒。漆雕氏傳禮爲道。爲恭儉莊敬之儒。仲梁氏傳樂爲道。以和陰陽。爲遺風易俗之儒。樂正氏傳春秋爲道。爲屬辭比事之儒。公孫氏傳易爲道。爲潔淨精微之儒。

三墨

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尊於名。不伎於衆。此宋劔尹文之墨。裘褐爲衣。跣躡爲服。日夜不休。以

自苦爲極者。柏里勤五侯子之墨。俱稱經而背誦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此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墨。

南方草木狀

晉 譙國嵇含著 徐仁毓閱

南越交趾植物。在四裔最爲奇。周秦以前無稱焉。自漢武帝開拓封疆。搜求珍異。取其尤者充貢。中州之人。或昧其狀。乃以所聞詮敍。有稗子弟云爾。

草類

一 甘蕉

甘蕉。望之如樹。株大者一圍餘。葉長一丈。或七八尺。廣尺餘二尺許。花大如酒杯形。色如芙蓉。

著莖未百餘。子大各爲房相連累。甜美。亦可密藏。根如芋魁。大者如車轂。實隨華。每華一闔。各有六子。先後相次。子不俱生。花不俱落。一名芭蕉。或曰巴直。剝其子上皮。色黃白。味似葡萄。甜而脆。亦療饑。此有三種子。大如拇指。長而銳。有類羊角。名羊角蕉。味最甘好。一種子大如鷄卵。有類牛乳。名牛乳蕉。微減羊角。一種大如稱子。長六七寸。形正方。少甘。最下也。其莖解散如絲。以灰練之。可紡績爲絺綌。謂之蕉葛。雖脆而好。黃白。不如葛赤色也。交廣俱有之。三輔黃圖曰。漢武帝元鼎六年。破南越。建扶荔宮。以植所得奇草異木。有甘蕉二本。

耶悉茗

耶悉茗花。末利花。皆胡人自西國移植於南海。

南人憐其芳香。競植之。陸賈南越行紀曰。南越之境。五穀無味。百花不香。此二花特芳香者。緣自別國移至。不隨水土而變。與夫橘北爲枳異矣。彼中女子。以綵絲穿花心。以爲首飾。

末利

末利花似薔藤之白者。香愈於耶悉茗。

豆蔻花

豆蔻花。其苗如蘆。其葉似薑。其花作穗。嫩葉卷之而生。花微紅。穗頭深色。葉漸舒。花漸出。舊說此花食之。破氣消痰。進酒增倍。泰康二年。交州貢一筐。上試之。有驗。以賜近臣。

山薑花

山薑花。莖葉卽薑也。根不堪食。於葉間吐花。作穗如麥粒。軟紅色。煎服之。治冷氣甚效。出九真

交趾。

鶴草

鶴草。蔓生。其花麴塵。色淺紫。蒂葉如柳而短。當夏開花。形如飛鶴。鶯翅尾足。無所不備。出南海。云是媚草。上有蟲。老蛻爲蝶。赤黃色。女子藏之。謂之媚蝶。能致其夫憐愛。

甘藷

甘藷。蓋薯蕷之類。或曰芋之類。根葉亦如芋。實如拳。有大如甌者。皮紫而肉白。蒸鬻食之。味如薯蕷。性不甚冷。舊珠崖之地。海中之人。皆不業耕稼。惟掘地種甘藷。秋熟收之。蒸曬切如米粒。倉困貯之。以充糲糲。是名藷糧。北方人至者。或盛具牛豕膾炙。而末以甘藷薦之。若粳粟然。大抵南人二毛者。百無一二。惟海中之人。壽百餘

歲者。由不食五穀。而食甘藷故爾。

水蓮

花之美者。有水蓮。如蓮。莖紫。柔而無刺。

水蕉

水蕉。如鹿葱。或紫或黃。吳永安中。孫休嘗遣使取二花。終不可致。但圖畫以進。

蒟醬

蒟醬。萼菱也。生於番國者大而紫。謂之萼菱。生於番禺者小而青。謂之蒟焉。可以爲食。故謂之醬焉。交趾九真人家多種蔓生。

菖蒲

菖蒲。番禺東有澗。澗中生菖蒲。皆一寸九節。安期生採服仙去。但留玉鳥焉。

留求子

留求子形如梔子稜瓣深而兩頭尖似訶梨勒而徑及半黃已熟中有肉白色甘如棗核大治嬰孺之疾南海交趾俱有之

諸蔗

諸蔗一曰甘蔗交趾所生者圍數寸長丈餘頗似竹斷而食之甚甘筴取其汁曝數日成飴入口消釋彼人謂之石蜜吳孫亮使黃門以銀椀并蓋就中藏吏取交州所獻甘蔗飴黃門先恨藏吏以鼠屎投飴中啓言吏不謹亮呼吏持飴器入問曰此器既蓋之且有油覆無緣於此黃門將有恨汝吏叩頭曰嘗從臣求莞席臣以席有數不敢與亮曰必是此問之具服南人云甘蔗可消酒又名干蔗司馬相如樂歌曰太尊蔗漿析朝醒是其義也泰康六年扶南國貢諸蔗

一丈三節

草麴

草麴南海多矣酒不用麴藥但杵米粉雜以衆草葉治葛汁滌漉之大如卵置蓮蒿中蔭蔽之經月而成用此合糯爲酒故劇飲之既醒猶頭熱溲溲以其有毒草故也南人有女數歲即大釀酒既漉候冬陂池竭時真酒罌中密固其上瘞陂中至春漲水滿亦不復發矣女將嫁乃發陂取酒以供賀客謂之女酒其味絕美

芒茅

芒茅枯時瘴疫大作交廣皆爾也土人呼曰黃茅瘴又曰黃芒瘴

肥馬草

南方冬無積藁瀕海郡邑多馬有草葉類梧桐

而厚取以秣馬。謂之肥馬草。馬頗嗜而食果肥壯矣。

冬葉

冬葉。薑葉也。苞苴物。交廣皆用之。南方地熱。物易腐敗。惟冬葉藏之。乃可持久。

蒲葵

蒲葵。如柝欄而柔薄。可爲葵笠。出龍川。

乞力伽

藥有乞力伽木也。瀕海所產。一根有至數斤者。劉涓子取以作煎。令可丸。餌之長生。

賴桐

賴桐花。嶺南處處有。自初夏生。至秋盡。草也。蓋如桐。其花連枝。草皆深紅之極者。俗呼貞桐花。貞音訛也。

水葱

水葱。花葉皆如鹿葱。花色有紅黃紫三種。出始興。婦人懷妊。佩其花生男者。卽此花。非鹿葱也。交廣人佩之。極有驗。然其土多男。不厭女子。故不常佩也。

蕪菁

蕪菁。嶺嶠以南俱無之。偶有士人。因官攜種。就彼種之。出地則變爲芥。亦橘種。江北爲枳之義也。至曲江方有菘。彼人謂之菘菘。

茄

茄樹。交廣草木。經冬不衰。故蔬圃之中。種茄。宿根有三五年者。漸長枝幹。乃成大樹。每夏秋盛熟。則梯樹採之。五年後樹老子稀。卽伐去之。別栽嫩者。

綽菜

綽菜夏生於池沼間。葉類茨菰。根如藕條。南海人食之。云令人思睡。呼爲瞑菜。

薤

薤葉如落葵而小。性冷。味甘。南人編葦爲筏。作小孔浮於水上。種子於水中。則如萍根浮水面。及長。莖葉皆出於葦筏孔。子隨水上下。南方之奇蔬也。治葛有大毒。以薤汁滴其苗。當時萎死。世傳魏武能噉治葛至一尺。云先食此菜。

治葛

治葛毒草也。蔓生。葉如羅勒。光而厚。一名胡曼草。置毒者多雜以生蔬。進之。悟者速以藥解。不爾。半日輒死。山羊食其苗。卽肥而大。亦如鼠食巴豆。其大如独。蓋物類有相伏也。

吉利草

吉利草其莖如金釵股。形類石斛。根類芍藥。交廣俚俗多蓄蠱毒。惟此草解之極驗。吳黃武中。江夏李僕。以罪徒合浦。初入境。遇毒。其奴吉利者。偶得是草。與僕服。遂解。吉利卽遁去。不知所之。僕因此濟人。不知其數。遂以吉利爲名。豈李僕者。徒非其罪。或僕自有隱德。神明啓吉利者。救之耶。

良耀草

良耀草。枝葉如麻。葉秋結子如小粟。煨食之。解毒功不亞於吉利。始者有得是藥者。梁氏之子。耀亦以爲言。梁轉爲良。爾花白似牛李。出高涼。

蕙

蕙草一名薰草。葉如麻。兩兩相對。氣如蘿蕪。可

以止痛。出南海。

凡草木之華者。春華者冬秀。夏華者春秀。秋華者夏秀。冬華者秋秀。其華竟歲。故婦女之首。四時未嘗無華也。

木類

楓人

楓人五嶺之間多楓木。歲久則生瘤瘿。一夕遇暴雷驟雨。其樹贅暗長三五尺。謂之楓人。越巫取之作術。有通神之驗。取之不以法。則能化去。

楓香

楓香樹似白楊。葉圓而岐分。有脂而香。其子大。雌鴨卵。三月華發。乃著實。八九月熟。曝乾可燒。隨九藥麝香之。

薰陸香

薰陸香。出大秦。在海邊有大樹。枝葉正如古松。生於沙中。盛夏樹膠流出沙上。方採。

榕

榕樹。南海桂林多植之。葉如木麻。實如冬青。樹幹拳曲。是不可以爲器也。其本稜理而深。是不可以爲材也。燒之無焰。是不可以爲薪也。以其不材。故能久而無傷。其蔭十畝。故人以其爲息焉。而又枝條既繁。葉又茂。細軟條如藤垂下。漸漸及地。藤梢入地。便生根節。或一天株。有根四五處。而橫枝及鄰樹。卽連理。南人以爲常。不謂之瑞木。

益智子

益智子。如筆。毫長七八分。二月花色。若蓮。著實。五六月熟。味辛。雜五味中。芬芳。亦可鹽曝。出交。

趾合浦建安八年交州刺史張津嘗以益智子
棕餉魏武帝

桂

桂出合浦生必以高山之巔冬夏常青其類自
為林間無雜樹交趾置桂園桂有三種葉如柏
葉皮赤者為丹桂葉似柿葉者為茵桂其葉似
枇杷葉者為牡桂三輔黃圖曰甘泉宮南有昆
明池池中有靈波殿以桂為柱風來自香

朱槿

朱槿花莖葉皆如桑葉光而厚樹高止四五尺
而枝葉婆娑自二月開花至仲冬即歇其花深
紅色五出大如蜀葵有蕊一條長於花葉上綴
金屑日光所燦疑若焰生一叢之上日開數百
朵朝開暮落插枝即活出高涼郡一名赤槿一

名日及

指甲花

指甲花其樹高五六尺枝條柔弱葉如嫩榆與
耶悉若末利花皆雪白而香不相上下亦胡人
自大秦國移植于南海而此花極繁細纒如半
米粒許彼人多折置襟袖間蓋資其芬馥爾一
名散沫花

密香 沉香 鷄骨香 黃熟香 雞舌

香 棧香 青桂香 馬蹄香

案此八物同出於一樹也交趾有密香樹幹似
拒柳其花白而繁其葉如橘欲取香伐之經年
其根幹枝節各有別色也木心與節堅黑沉水
者為沉香與水面平者為鷄骨香其根為黃熟
香其幹為棧香細枝緊實未爛者為青桂香其

根節輕而大者爲馬蹄香。其花不香。成實乃香。爲雞舌香。珍異之木也。

桃榔

桃榔樹似枳椇實。其皮可作纆。得水則柔。韌。胡人以此聯木爲舟。皮中有層如麵。多者至數斛。食之與常麵無異。木姓如竹。紫黑色。有文理。工人解人以製弈枰。出九真交趾。

訶梨勒

訶梨勒樹似木椀。花白。子形如橄欖。六路。皮肉相着。可作飲。變白髭髮。令黑。出九真。

蘇枋

蘇枋樹類槐花。黑子。出九真。南人以染絳。漬以大庾之水。則色愈深。

水松

水松葉如檜而細長。出南海。土產衆香。而此木不大香。故彼人無佩服者。嶺北人極愛之。然其香殊勝在南方時。植物無情者也。不香於彼。而香於此。豈屈於不知已。而伸於知己者歟。物理之難窮如此。

刺桐

刺桐其木爲材。三月三時布葉繁密。後有花。赤色。間生葉間。旁照他物皆朱殷。然三五房凋。則三五復發。如是者竟歲。九真有之。

棹

棹樹幹葉俱似椿。以其藥露汁漬果。呼爲棹汁。若以棹汁雜麩肉食者。即時爲雷震死。棹出高涼郡。

杉

杉一名披粘。合浦東二百里。有杉一樹。漢安帝永初五年春。葉落。隨風飄入洛陽城。其葉大常杉數十倍。術士廉盛曰。合浦東杉葉也。此休徵。嘗出王者。帝遣使驗之。信然。乃以千人伐樹。役夫多死者。其後三百人坐斷株上。食過足。相容至今猶存。

荆

荆。寧浦有三種。金荆可作枕。紫荆堪作牀。白荆堪作履。與他處牡荆蔓荆全異。又彼境有杜荆。指病自愈。節不相當者。月暈時刻之。與病人身齊等。置牀下。雖危困亦愈。

紫藤

紫藤。葉細長。莖如竹。根極堅實。重重有皮。花白。子黑。置酒中。歷二三十年亦不腐敗。其莖截置。

煙衷中。經時成紫香。可以降神。

榼藤

榼藤。依樹蔓生。如通草藤也。其子紫黑色。一名象豆。三年方熟。其殼貯藥。歷年不壞。生南海。解諸藥毒。

蜜香紙

蜜香紙。以蜜香樹皮葉作之。微褐色。有紋如魚子。極香而堅韌。水漬之不潰爛。泰康五年。大秦獻三萬幅。常以萬幅賜鎮南大將軍。當陽侯杜預。令寫所撰春秋釋例及經傳集解以進。未至而預卒。詔賜其家。令藏之。

抱香履

抱香履。抱木生於水松之旁。若寄生然。極柔弱。不勝刀鋸。乘溼時。剝而爲履。易如削瓜。既乾而

韌不可理也。履雖猥大而輕者若通脫木。風至則隨飄而動。夏月納之可禦蒸溼之氣。出扶南大秦諸國。泰康六年扶南貢百雙。帝深歎異。然晒其制作之陋。但置諸外府以備方物而已。按東方朔瑣語曰。木履起於晉文公時。介之推逃祿自隱。抱樹而死。公撫木哀歎。遂以爲履。每懷從亡之功。輒俯視其履曰。悲乎。足下足下之稱。亦自此始也。

果類

檳榔

檳榔樹高十餘丈。皮似青銅。節如桂竹。下本不大。上枝不小。調直亭亭。千萬若一。森秀無柯。端頂有葉。葉似甘蕉。條脈開破。仰望眇眇。如插叢蕉於竹杪。風至搖動。似舉羽扇之掃天葉。下繫

數房。房綴數十實。實大如桃李。天生棘重累其下。所以禦衛其實也。味苦澀。剖其皮。鬻其膚。熟如貫珠。堅如乾棗。以扶留藤古貴灰并食。則滑美。下氣消穀。出林邑。彼人以爲貴。婚族客必先進。若邂逅不設。用相嫌恨。一名賓門藥餞。

荔枝

荔枝樹高五六丈餘。如桂樹。綠葉蓬蓬。冬夏榮茂。青華朱實。實大如雞子。核黃黑。似熟蓮。實白如肪。甘而多汁。似安石榴。有甜酢者。至日將中。翕然俱赤。則可食也。一樹下子百斛。三輔黃圖曰。漢武帝元鼎六年。破南越。建扶荔宮。扶荔者。以荔枝得名也。自交趾移植百株於庭。無一生者。連年移植不息。後數歲。偶一株稍茂。然終無華實。帝亦珍惜之。一旦忽萎死。守吏坐誅死者

數十。遂不復茂矣。其實則歲貢焉。郵傳者疲斃於道。極爲生民之患。

椰

椰樹。葉如柗欄。高六七丈。無枝條。其實大如寒瓜。外有蠟皮。次有殼。圓而且堅。剖之。有白膚。厚半寸。味似胡桃。而極肥美。有漿。飲之得醉。俗謂之越王頭。云昔林邑王與越王有故怨。遣俠客刺得其首。懸之于樹。俄化爲椰子。林邑王憤之。命剖以爲飲器。南人至今效之。當刺時。越王大醉。故其漿猶如酒云。

楊梅

楊梅。其子如彈丸。正赤。五月中熟。熟時似梅。其味甜酸。陸賈南越行紀曰。羅浮山頂有胡楊梅。山桃繞其際。海人時登採拾。止得於上飽噉。不

得持下。東方朔林邑記曰。林邑山楊梅。其大如杯碗。青時極酸。既紅。味如崖蜜。以醞酒。號梅香。耐非貴人重客。不得飲之。

橘

橘。白華赤實。皮馨香。有美味。自漢武帝時。交趾有橘官長一人。秩二百石。主貢御橘。吳黃武中。交趾太守士燮。獻橘十七。實同一蒂。以爲瑞異。郡臣畢賀。

柑

柑。乃橘之屬。滋味甘美。特異者也。有黃者。有頽者。頽者謂之壺柑。交趾人以席囊貯蟻。鬻於市者。其窠如薄絮囊。皆連枝葉。蟻在其中。并窠而賣。蟻赤黃色。大於常蟻。南方相樹。若無此蟻。則其實皆爲羣蠹所傷。無復一完者矣。今華林園

有柑二株。遇結實。上命羣臣宴飲于旁。摘而分賜焉。

橄欖

橄欖樹。身聳。枝皆高數丈。其子深秋方熟。味雖苦澀。咀之芬馥。勝含雞骨香。吳時歲貢。以賜近侍。本朝自泰康後。亦如之。

龍眼

龍眼樹如荔枝。但枝葉稍小。殼青黃色。形圓如彈丸。核如木椀子。而不墜。肉白而帶漿。其甘如蜜。一朵五六十顆。作穗如葡萄。然荔枝過卽龍眼熟。故謂之荔枝奴。言常隨其後也。東觀漢記曰。單于來朝。賜橙橘龍眼荔枝。魏文帝詔羣臣曰。南方果之珍異者。有龍眼荔枝。令歲貢焉。出九真交趾。

海棗

海棗樹。身無閑枝。直聳三四十丈。樹頂四面。共生十餘枝。葉如柝欄。五年一實。實甚大。如杯盤。核兩頭不尖。雙卷而圓。其味極甘。美安邑御棗。無以加也。泰康五年。林邑獻百枚。昔季少君謂漢武帝曰。臣嘗遊海上。見安期生食巨棗。大如瓜。非說誕也。

千歲子

千歲子。有藤蔓出土。子在根下。鬚綠色。交加如織。其子一苞。恆二百餘顆。皮殼青黃色。殼中有肉。如栗。味亦如之。乾者殼肉相離。撼之有聲。似肉豆蔻。出交趾。

五斂子

五斂子。大如木瓜。黃色。皮肉脆軟。味極酸。上有

五稜如刻出。南人呼稜爲斂。故以爲名。以蜜漬之。甘酢而美。出南海。

鉤緣子

鉤緣子形如瓜。皮似橙而金色。胡人重之。極芬香。肉甚厚。白如蘆。服女工。競雕鏤。花鳥。漬以蜂蜜。點燕壇。巧麗妙絕。無與爲比。秦康五年。大秦貢十缶。帝以三缶賜王愷。助其珍珠。夸示於石崇。

海梧子

海梧子樹與中國松同。但結實絕大。形如小栗。三角。肥甘香味。亦樽俎間佳果也。出林邑。

菴摩勒

菴摩勒樹葉細似合昏。花黃實似李。青黃色。核圓作六七稜。食之先苦後甘。術士以變白鬚髮。

有驗。出九真。

石栗

石栗樹與栗同。但生於山石罅間。花開三年。方結實。其殼厚而肉少。其味似胡桃。人熟時。或爲羣鸚鵡至。啄食略盡。故彼人歎珍貴之。出日南。

人面子

人面子樹似含桃。結子如桃實。無味。其核正如人面。故以爲名。以蜜漬之。稍可食。以其核可玩於席間。釘餽禦客。出南海。

竹類

雲邱竹

雲邱竹一節爲船。出扶南。然今交廣有竹。節長二丈。其圍一二丈者。往往有之。

篋斨竹

篔簹竹皮薄而空多。大者徑不過二寸。皮蠹澀。以鏘犀象。利勝於鐵。出大秦。

石林竹

石林竹似桂竹。勁而利。削爲切。割象皮如刀。竿出九真交趾。

思摩竹

思摩竹如竹大。而筍生其節。筍旣成。竹春而筍復生。節焉交廣。所在有之。

簞竹

簞竹葉疎而大。一節相去五六尺。出九真。彼人取嫩者。礎浸紡績爲布。謂之竹疎布。

越王竹

越王竹根生石上。若細荻。高尺餘。南海有之。南人愛其青色。用爲酒籜。云越王棄餘筭而竹生。

西京雜記序

漢之西京。惟固書爲該練。非固之能爾。亦其所資者繕也。仲尼約之寶書。馬遷鳩諸國史。因本而成。在古皆然也。暇得葛洪氏西京雜記讀之。云爲劉子駿所撰。以甲乙第次百卷。考比固作。始是全取劉書。有小異同耳。洪又抄集固所不錄者。二萬許言。命曰西京雜記。予於是始知固之漢書。蓋根起於子駿也。乃遡憶其所不錄之。故大約有四。則猥瑣可略。閑漫無歸。與夫杳昧而難憑。觸忌而須諱者也。其猥瑣者。則霍妻遺衍之類是也。其閑漫者。則上林異植之類是也。其杳昧者。則宣獄佩鏡。秦庫玉燈之類是也。而其觸忌者。則慶郎趙后之類是也。凡若此者。披

金置沙。法所刪棄矣。至於乘輿大駕。儀在典章。鮑董問對。言關理奧。亦皆擯落。而無採。宜書而不書者。何也。豈不幸存於襍記歟。但今所傳。且失其半。又非洪之故簡矣。嗚呼。後之代儒。安得如子駿者。遐收彙集。以待班固者出歟。誠爲史家之一概也。吳郡黃省曾撰。

西京雜記

漢 劉歆著 武林邵泰鴻閱

漢高帝七年。蕭相國營未央宮。因龍首山製前殿。建北闕。未央宮周迴二十二里九十五步。五尺。街道周迴七十里。臺殿四十三。其三十二在外。其十一在後宮。池十三。山六。池一。山一。亦在後宮。門闕凡九十五。

武帝作昆明池。欲伐昆吾夷。教習水戰。因而于上遊戲。養魚。魚給諸陵廟祭祀。餘付長安市賣之。池周迴四十里。

漢制。宗廟八月飲酎。用九醞太牢。皇帝侍。以正月且作酒。八月成名曰酎。一曰九醞。一名醇酎。

京師大水。祭山川以止雨。丞相御史二千石。禱祠。如求雨法。

天子筆管。以錯寶爲跗。毛皆以秋兔之毫。官師路扈爲之。以雜寶爲匣。廁以玉璧。翠羽。皆直百金。

漢制。天子玉几。冬則加綈錦其上。謂之綈几。以象牙爲火籠。籠上皆散華文。後宮則五色綾文。以酒爲書滴。取其不冰。以玉爲硯。亦取其不冰。

夏設羽扇。冬設繪扇。公侯皆以竹木爲几。冬則以細罽爲褰。以憑之。不得加絺錦。

武帝時。西域獻吉光裘。入水不濡。上時服此裘以聽朝。

高帝戚夫人善鼓瑟。擊筑。帝常擁夫人倚瑟而絃歌。畢。每泣下流漣。夫人善爲翹袖折腰之舞。歌出塞入塞望歸之曲。侍婦數百皆習之。後宮齊首高唱。聲徹雲霄。

戚姬以百鍊金爲瓠環。照見指骨。上惡之。以賜侍兒鳴玉耀光等。各四枚。

趙王如意。年幼未能親外傳。戚姬使舊趙王內傅趙媼傳之。號其室曰養德宮。後改爲魚藻宮。惠帝嘗與趙王同寢處。呂后欲殺之而未得。後帝早獵。王不能夙興。呂后命力士于被中縊殺。

之及死。呂后不之信。以綠囊盛之。載以小駟車。入見。乃厚賜力士。力士是東郭門外官奴。帝後知腰斬之后不知也。

樂遊苑自生玫瑰樹。樹下有苜蓿。苜蓿一名懷風。時人或謂之光風。風在其間。常蕭蕭然。日照其花。有光采。故名苜蓿爲懷風。茂陵人謂之連枝草。

太液池邊。皆是彫胡紫薺綠節之類。薺之有米者。長安人謂之彫胡。葭蘆之未解葉者。謂之紫薺。薺之有首者。謂之綠節。其間鳧雛鴈子。布滿充積。又多紫龜綠鼈。池邊多平沙。沙上鷓鴣。鷓鴣。鳩。鵲。動輒成羣。

終南山多離合草。葉似江蘿。而紅綠相雜。莖皆紫色。氣如羅勒。有樹直上百丈。無枝。上結縹條。

如車蓋。葉一青一赤。望之斑駁如錦繡。長安謂之丹青樹。亦云華蓋樹。亦生熊耳山。

漢帝相傳。以秦王子嬰所奉白玉璽。高帝斬白蛇劍。劍上有七采珠。九華玉。以爲飾。雜廁五色琉璃爲劍匣。劍在室中。光景猶照于外。與挺劍不殊。十二年一加磨瑩。刃上常若霜雪。開匣拔鞘。輒有風氣。光彩射人。

漢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鍼于開襟襪。俱以習之。

宣帝被收。繫郡邸獄。臂上猶帶史良娣合采婉轉絲繩。繫身毒國寶鏡一枚。大如八銖錢。舊傳此鏡見妖魅。得佩之者。爲天神所福。故宣帝從危獲濟。及卽大位。每持此鏡。感咽移辰。常以琥珀筩盛之。緘以威里織成錦。一曰斜文錦。帝崩。

不知所在。

霍光妻遺淳于衍蒲桃錦二十四匹。散花綾二十五匹。綾出鉅鹿。陳寶光家。寶光妻傳其法。霍顯召入其第。使作之。機用一百二十鐻。六十日成一匹。匹直萬錢。又與走珠一琲。綠綾百端。錢百萬。黃金百兩。爲起第宅。奴婢不可勝數。衍猶怨曰。吾爲爾成何功。而報我若是哉。

濟陰王興居反。始舉兵。大風從東來。直吹其旌。旗飛上天。入雲而墮。城西井中。馬皆悲鳴不進。左右李廓等諫不聽。後卒自殺。

五鹿充宗受學于宏。成子。成子少時。嘗有人過之。授以文石。大如燕卵。成子吞之。遂大明悟。爲天下通儒。成子後病。吐出此石。以授充宗。充宗又爲碩學也。

始元元年黃鵠下太液池。上爲歌曰：黃鵠飛兮下建章。羽衣肅兮行踰躑。金爲衣兮菊爲裳。啜喋荷荇。出入蒹葭。自顧菲薄。愧爾嘉祥。

漢帝送死。皆珠襦玉匣。匣形如鎧甲。連以金鏤。武帝匣上。皆鏤爲蛟龍鸞鳳龜龍之象。世謂爲蛟龍玉匣。

成帝設雲帳。雲幄。雲幙。于甘泉紫殿。世謂三雲殿。漢掖庭有月影臺。雲光殿。九華殿。鳴鸞殿。開襟閣。臨池觀。不在簿籍。皆繁華竊窹之所棲宿焉。

趙飛燕女弟。居昭陽殿。中庭彤朱。而殿上丹漆。砌皆銅沓。黃金塗。白玉階。壁帶。往往爲黃金缸。含藍田璧。明珠翠羽飾之上。設九金龍。皆銜九子金鈴。五色流蘇。帶以綠文紫綬。金銀花鐺。每

好風日。幡旄光影。照耀一殿。鈴鐺之聲。驚動左右。中設木畫屏。風文如蜘蛛絲縷。玉几玉牀。白象牙簾。綠熊席。席毛長二尺餘。人眠而擁毛。自蔽望之。不能見。坐則沒膝。其中雜熏諸香。一坐此席。餘香百日不歇。有四玉鎮。皆達照無瑕缺。窓扉多是綠琉璃。亦皆達照。毛髮不得藏焉。椽桶皆刻作龍蛇。縈繞其間。鱗甲分明。見者莫不兢慄。匠人丁緩。李菊。巧爲天下第一。締構旣成。向其姊子樊。延年說之。而外人稀知。莫能傳者。積草池中有珊瑚樹。高一丈二尺。一本三柯。上有四百六十二條。是南越王趙佗所獻。號爲烽火樹。至夜光景常欲然。昆明池刻玉石爲魚。每至雷雨。魚常鳴吼。鬣尾皆動。漢世祭之以祈雨。往往有驗。

初修上林苑。羣臣遠方各獻名果異樹。亦有製為美名。以標奇麗。梨十紫梨。青梨。大芳梨。小大

谷梨。細葉梨。縹葉梨。金葉梨。出琅琊王野家太守王唐所獻。瀚海

梨。出瀚海北。紫條梨。棗七。弱枝棗。玉

門棗。棠棗。青華棗。棗棗。赤心棗。西王棗。出崑山。栗

四侯栗。榛栗。瑰栗。擘陽栗。崑陽郡尉曹龍所獻大如拳。桃十。秦

桃。榭桃。細核桃。金城桃。綺葉桃。紫文桃。霜桃。下霜

食胡桃。出西域。櫻桃。合桃李。十五紫李。綠李。朱李。

黃李。青綺李。青房李。同心李。車下李。合枝李。金

枝李。顏淵李。出魯。光李。燕李。蠻李。侯李。柰三。白柰。

紫柰。花紫。綠柰。花綠。查三。蠻查。羌查。猴查。棗三。

青棗。赤葉棗。烏棗。棠四。赤棠。白棠。青棠。沙棠。梅

七。朱梅。紫葉梅。紫華梅。同心梅。麗枝梅。燕梅。猴

梅。杏二。文杏。材有文采。蓬萊杏。東郭都尉子吉所獻一株花雜五色六出云是仙人

所食。桐三。椅桐。梧桐。荆桐。林檎十株。枇杷十株。橙

十株。安石榴。檉十株。白銀樹十株。黃銀樹十株。

槐六百四十株。千年長生樹十株。萬年長生樹

十株。扶老木十株。守宮槐十株。金明樹二十株。

搖風樹十株。鳴風樹十株。琉璃樹七株。池離樹

十株。離婁樹十株。白俞梅。杜梅。桂。蜀漆樹十株。

柚四株。樅七株。栝十株。楔四株。楓四株。余就上

林令虞淵得朝臣所上草木名二千餘種。隣人

石瓊就余求借。一皆遺棄。今以所記憶列於篇

右。

長安巧工丁緩者。為常滿燈。七龍五鳳。雜以芙

蓉蓮藕之奇。又作臥褥香罏。一名被中香罏。本

出房風。其法後絕。至緩始更為之。為機環轉運

四周。而罏體常平。可置之被褥。故以為名。又作

九層博山香爐。鑲爲奇禽怪獸。窮諸靈異。皆自然運動。

又作七輪扇。連七輪。大皆徑丈。相連續。一人運之。滿堂寒顫。

趙飛燕爲皇后。其女弟在昭陽殿。遺飛燕書曰。今日嘉辰。貴姊懋膺洪冊。謹上綵三十五條。以陳踴躍之心。

金華紫輪帽。金華紫羅面衣。織成上襦。織成下裳。五色文綬。鴛鴦襦。鴛鴦被。鴛鴦褥。金錯繡襦。七寶綦履。五色文玉環。同心七寶釵。黃金步搖。合歡圓瑤。琥珀枕。龜文枕。珊瑚玦。馬瑙彊。雲母扇。孔雀扇。翠羽扇。九華扇。五明扇。雲母屏風。琉璃屏風。五層金博山香爐。迴風扇。柳葉席。同心梅。合枝李。青木香。沉水香。香螺。后出海南一名丹螺。九真

雄麝香七枝燈。

趙后體輕腰弱。善行步進退。女弟昭儀不能及也。但昭儀弱骨豐肌。尤工笑語。二人並色如紅玉。爲當時第一。皆擅寵後宮。

元帝後宮既多。不得常見。乃使畫工圖形。按圖召幸之。諸宮人皆賂畫工。多者十萬。少者亦不減五萬。獨王嬪不肯。遂不得見。匈奴入朝。求美入爲闕氏。於是上按圖以昭君行。及去。召見。貌爲後宮第一。善應對。舉止閑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帝重信于外國。故不復更人。乃窮按其事。畫工皆棄市。籍其家。資皆巨萬。畫工有杜陵毛延壽。爲人形醜。好老少。必得其真。安陵陳敞。新豐劉白。龔寬。並工爲牛馬飛鳥。衆勢人形。好醜不逮。延壽下杜陽望。亦善畫。尤善布色。樊育亦

善布色。同日棄市。京師畫工。於是差稀。

武帝欲殺乳母。乳母告急於東方朔。朔曰。帝忍而復。旁人言之。益死之速耳。汝臨去。但屢顧我。我當設奇以激之。乳母如言。朔在帝側。曰。汝宜速去。帝今已大。豈念汝乳哺時恩邪。帝愴然。遂舍之。

五侯不相能。賓客不得來往。婁護豐辯。傳食五侯間。各得其歡心。競致奇膳。護乃合以爲鯖。世稱五侯鯖。以爲奇味焉。

公孫宏起家徒步。爲丞相。故人高賀從之。宏食以脫粟飯。覆以布被。賀怨曰。何用故人富貴。爲脫粟布被。我自有之。宏大慙。賀告人曰。公孫宏內服貂蟬。外衣麻衣。內廚五鼎。外膳一肴。豈可以示天下。於是朝廷疑其矯焉。宏嘆曰。寧逢惡

賓。不逢故人。

文帝自代。還有良馬九匹。皆天下之駿馬也。一名浮雲。一名赤電。一名絕羣。一名逸驃。一名紫驚騮。一名綠螭。一名龍子。一名麟駒。一名絕塵。號爲九逸。有來宜能御。代王號爲王良。俱還代邸。

武帝時。身毒國獻連環羈。皆以白玉作之。瑪瑙石爲勒。白光琉璃爲鞍。鞍在闔室中。常照十餘丈。如晝日。自是長安始盛飾鞍馬。競加雕鏤。或一馬之飾。直百金。皆以南海白蜃爲珂。紫金爲華。以飾其上。猶以不鳴爲患。或加以鈴鑼。飾以流蘇。走則如撞鐘聲。若飛幡葆。後得貳師天馬。帝以玫瑰石爲鞞。鏤以金銀。鑰石以綠地。五色錦爲蔽泥。後稍以熊羆皮爲之。熊羆毛有綠光。

皆長二尺者。直百金。卓王孫有百餘雙。詔使獻二十枚。

昭帝時。茂陵家人獻寶劍。上銘曰。直千金。壽萬歲。

司馬相如初與卓文君還成都。居貧愁慙。以所著鷓鴣裘。就市人陽昌貰酒。與文君爲歡。既與文君抱頸而泣曰。我平生富足。今乃以衣裘貰酒。遂相與謀於成都賣酒。相如親著犢鼻褌。滌器以恥王孫。王孫果以爲病。乃厚給文君。文君

遂爲富人。文君姣好。眉色如望遠山。臉際常若芙蓉。肌膚柔滑如脂。十七而寡。爲人放誕風流。故悅長卿之才。而越禮焉。長卿素有消渴疾。及還成都。悅文君之色。遂以發錮疾。乃作美人賦。欲以自刺。而終不能改。卒以此疾至死。文君爲

誅傳于世。

慶安世年十五。爲成帝侍郎。善鼓琴。能爲雙鳳離鸞之曲。趙后悅之。白上得出入御內。絕見愛幸。嘗著輕絲履。招風扇。紫綈裘。與后同居處。欲有子而終無胤。嗣趙后自以無子。常託以祈禱。別開一室。自左右侍婢以外。莫得至者。上亦不得至焉。以駟車載輕薄少年。爲女子服。入後宮者。日以十數。與之淫通。無時休息。有疲怠者。輒差代之。而卒無子。

太上皇徙長安。居深宮。悽愴不樂。高祖竊因左右問其故。以平生所好。皆屠販少年。酤酒買餅。鬪雞蹴踘。以此爲歡。今皆無此。故以不樂。高祖乃作新豐。移諸故人實之。太上皇乃悅。故新豐多無賴。無衣冠子弟。故也。高祖少時。常祭榆榆。

之社及移新豐亦還立焉。

高帝既作新豐并移舊社衢巷棟宇物色惟舊士女老幼相携路首各知其室放犬羊雞鴨於通塗亦競識其家其匠人吳寬所營也移者皆悅其似而德之故競加賞贈月餘致累百金漢諸陵寢皆以竹爲簾皆爲水紋及龍鳳之像昭陽殿織珠爲簾風至則鳴如珩珮之聲揚雄讀書有人語之曰無爲自苦玄故難傳忽然不見雄著太玄經夢吐鳳凰集玄之上頃而滅。

司馬相如爲上林子虛賦意思蕭散不復與外事相關控引天地錯綜古今忽然如睡煥然而興幾百日而後成其友人盛覽字長通特犒名士嘗問以作賦相如曰合綦組以成文列錦繡

而爲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賦之迹也賦家之心包括宇宙總覽人物斯乃得之於內不可得而傳覽乃作合組歌列錦賦而退終身不復敢言作賦之心矣。

董仲舒夢蛟龍入懷乃作春秋繁露詞。

或問揚雄爲賦雄曰讀千首賦乃能爲之。

匡衡字稚圭勤學而無燭隣舍有燭而不逮衡乃穿壁引其光以書晷光而讀之邑人大姓文不識家富多書衡乃與其傭作而不求償主人怪問衡衡曰願得主人書遍讀之主人感嘆資給以書遂成大學衡能說詩時人爲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頤鼎衡小名也時人畏服之如是聞者皆解頤歡笑衡邑人有言詩者衡從之與語質疑邑人挫服倒屣而去衡追

之曰。先生留聽。更便前輪。邑人曰。窮矣。遂去不返。

長安有儒生曰惠莊。聞朱雲折五鹿充宗之角。乃嘆息曰。栗犢反能爾邪。吾終恥溺死溝中。遂裹糧從雲。雲與言。莊不能對。遂巡而去。拊心謂人曰。吾口不能劇談。此中多有。

武帝過李夫人。就取玉簪搔頭。自此後宮人搔頭。皆用玉。玉價倍貴焉。

杜陵杜夫子。善奕棋。爲天下第一人。或譏其費日。夫子曰。精其理者。足以大神聖教。

成帝好蹴鞠。羣臣以蹴鞠爲勞體。非至尊所宜。帝曰。朕好之。可擇似而不勞者奏之。家君作彈棋。以獻。帝大悅。賜青羔裘。紫絲履。服以朝覲。元封二年。大寒。雪深五尺。野鳥獸皆死。牛馬皆

蹙。躡如蝟。三輔人民凍死者十有三。

武帝爲七寶牀。雜寶按。廁寶屏風。列寶帳。設於

桂宮。時人謂之四寶宮。

瓠子河決。有蛟龍從九子。自決中逆上。入河噴

沫。流波數十里。

文帝初。多雨積霖。至百日而止。

王鳳以五月五日生。其父欲不舉。曰。俗諺舉五

日子。長及戶。則自害。不則害其父母。其叔父曰。

昔田文以此日生。其父嬰勅其母曰。勿舉。其母

竊舉之。後爲孟嘗君。號其母爲薛公。大家以古

事推之。非不祥也。遂舉之。

惠帝七年。夏。雷震南山。大木數千株。皆火燃。至

末。其下數十畝地。草皆燉黃。其後百許日。家人

就其間得龍骨一具。蛟骨二具。

高祖爲泗水亭長。送徒驪山。將與故人訣去。徒卒贈高祖酒二壺。鹿肚牛肝各一。高祖與樂從者飲酒食肉而去。後卽帝位。朝晡尙食。嘗具此二炙并酒二壺。

梁孝王好營宮室苑囿之樂。作曜華之宮。築兔園。園中有百靈山。山有膚寸石。落猿巖。棲龍岫。又有鴈池。池間有鶴洲。鳧渚。其諸宮觀相連。延亘數十里。奇果異樹。瑰禽怪獸畢備。王日與宮人賓客弋釣其中。

魯恭王好鬪雞鴨及鵝鴈。養孔雀鳩鵲。俸穀一年費二千石。

會稽歲時獻竹簟供御。世號爲流黃簟。朱買臣爲會稽太守。懷章綬還至舍亭。而國人未知也。所知錢勃見其暴露。乃勞之曰。得無罷

乎。遺與執扇。買臣至郡。引爲上客。尋遷爲掾史。余所知有鞠道龍。善爲幻術。向余說古時事。有東海人黃公。少時爲術。能制蛇御虎。佩赤金刀。以絳繒束髮。立興雲霧。坐成山河。及衰老。氣力羸憊。飲酒過度。不能復行其術。秦末有白虎見于東海。黃公乃以赤刀往厭之。術旣不行。遂爲虎所殺。三輔人俗用以爲戲。漢帝亦取以爲角抵之戲焉。又說淮南王好方士。方士皆以術見。遂有畫地成江河。撮土爲山巖。噓吸爲寒暑。噴嗽爲雨露。王亦卒與諸方士俱去。

楊子雲好事。常懷鉛提槩。從諸計吏。訪殊方絕域四方之語。以爲裨補。輶軒所載。亦洪意也。文帝時。鄧通得賜蜀銅山。聽得鑄錢。文字肉好。皆與天子錢同。故富侔人主。時吳王亦有銅山。

鑄錢。故有吳錢微重。文字肉好。與漢錢不異。楊貴字王孫。京兆人也。生時厚自奉養。死卒裸葬于終南山。其子孫掘土鑿石。深七尺而下屍。上復蓋之以石。欲儉而反奢也。

傅介子。年十四。好學書。嘗棄軀而嘆曰。大丈夫當立功絕域。何能坐事散儒。後卒斬匈奴使者。還拜中郎。復斬樓蘭王首。封義陽侯。

余少時。聞平陵曹敞。在吳章門下。往往好斥人。過以爲輕薄。世人皆以爲然。章後爲王莽所殺。人無有敢收葬者。弟子皆更易姓名。以從他師。敞時爲司徒掾。獨稱吳章弟子。收葬其屍。方知亮直者。不見容于冗輩中矣。平陵人生爲立碑於吳章墓側。在龍首山南嶺嶺上。文帝爲太子。立思賢苑。以招賓客。苑中有堂。陰

六所。客館皆廣廡高軒。屏風幃褥甚麗。廣陵王胥有勇力。常于別園學格熊。後遂能空手搏之。莫不絕脰。後爲獸所傷。陷腦而死。

郭威字文偉。茂陵人也。好讀書。以謂爾雅周公所制。而爾雅有張仲孝友。張仲宣王時人。非周公之制。明矣。余嘗以問楊子雲。子雲曰。孔子門徒游夏之儔。所記以解釋六藝者也。家君以爲外戚傳稱史佚教其子以爾雅。爾雅小學也。又記言孔子教魯哀公學爾雅。爾雅之出遠矣。舊傳學者皆云。周公所記也。張仲孝友之類。後人所足耳。

茂陵富人袁廣漢。藏鏹巨萬。家僮八九百人。于北邙山下築園。東西四里。南北五里。激流水注其內。構石爲山。高十餘丈。連延數里。養白鸚鵡。

紫鴛鴦。鬻牛。青兕。奇獸怪禽。委積其間。積沙爲洲。嶼激水爲波。潮其中。致江鷗。海鶴。孕難產。殿延蔓林池。奇樹異草。靡不具植。屋皆徘徊連屬。重閣修廊。行之移晷。不能徧也。廣漢後有罪誅。沒入爲官園。鳥獸草木。皆移植上林苑中。

五柞宮有五柞樹。皆連理。抱上枝。蔭覆數十畝。其宮西有青梧。觀觀前有三梧桐樹。樹下有石麒麟二枚。刊其脇爲文字。是秦始皇酈山墓上物也。頭高一丈三尺。東邊者前左脚折。折處有赤如血。父老謂其有神。皆含血屬筋焉。

高祖初入咸陽宮。周行庫府。金玉珍寶。不可稱言。其尤驚異者。有青玉五枝燈。高七尺五寸。作蟠螭以口銜燈。燈燃。鱗甲皆動。煥炳若列星而盈室焉。復鑄銅人十二枚。坐皆高三尺。列在一

筵上。琴筑笙竽。各有所執。皆綴花采。儼若生人。筵下有二銅管。上口高數尺。出筵後。其一管空。一管內有繩。大如指。使一人吹空管。一人紐繩。則衆樂皆作。與真樂不異焉。有琴長六尺。安十三絃。二十六徽。皆用七寶飾之。銘曰。璠璣之樂。玉管長二尺三寸。二十六孔。吹之則見車馬山林。隱鱗相次。吹息亦不復見。銘曰。昭華之瑄。有方鏡廣四尺。高五尺九寸。表裏有明。人直來照之。影則倒見。以手捫心而來。則見腸胃五臟。歷然無礙。人有疾病在內。則掩心而照之。則知病之所在。又女子有邪心。則膽張心動。秦始皇常以照宮人。膽張心動者。則殺之。高祖悉封閉。以待項羽。羽併將以東。後不知所在。

尉陔獻高祖鮫魚。荔枝。高祖報以蒲桃錦四匹。

戚夫人侍兒賈佩蘭。後出爲扶風人段儒妻。說在宮內時。見戚夫人侍高帝。常以趙王如意爲言。而高祖思之。幾半日不言。歎息悽愴。而未知其術。輒使夫人擊筑。高祖歌大風詩以和之。又說在宮內時。嘗以絃管歌舞相歡娛。競爲妖服。以趣良時。十月十五日。共入靈女廟。以豚黍樂神。吹笛擊筑。歌上靈之曲。旣而相與連臂踏地爲節。歌赤鳳凰來。至七月七日。臨百子池。作子闌樂。樂畢。以五色縷相羈。謂爲相連愛。八月四日出雕房。北戶竹下圍棋。勝者終年有福。負者終年疾病。取絲縷。就北辰星。求長命。乃免。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餌。飲菊華酒。令人長壽。菊華舒時。并採莖葉。雜黍米釀之。至來年九月九日。始熟。就飲焉。故謂之菊華酒。正月上辰。出池邊

鹽灌。食蓬餌。以祓妖邪。三月上巳。張樂于流水。如此終歲焉。戚夫人死。侍兒皆復爲民妻也。何武。葬北邙山薄龍坂。王嘉冢東北一里。杜子夏。葬長安北四里。臨終。作文曰。魏郡杜鄴。立志忠款。犬馬未陳。奄先草露。骨肉歸于后土。氣魂無所不之。何必故丘。然後卽化。封于長安北郭。此焉。宴息及死。命刊石埋于墓側。墓前種松柏樹五株。至今茂盛。淮南王安著鴻烈。二十一篇。鴻大也。烈明也。言大明禮教。號爲淮南子。一曰劉安子。自云。字中皆挾風霜。揚子雲以爲一出一入。字直百金。公孫宏著公孫子。言刑名事。亦謂字直百金。司馬長卿賦。時人皆稱典而麗。雖詩人之作。不能加也。揚子雲曰。長卿賦。不似從人間來。其神

化所至邪。子雲學相如爲賦而弗逮。故雅服焉。長安有慶虬之。亦善爲賦。嘗爲清思賦。時人不之貴也。乃託以相如所作。遂大見重于世。

相如將獻賦。未知所爲。夢一黃衣翁謂之曰。可爲大人賦。遂作大人賦。言神仙之事。以獻之。賜錦四匹。

相如將聘茂陵人女爲妾。卓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相如乃止。

樊將軍噲問陸賈曰。自古人君。皆云受命于天。云有瑞應。豈有是乎。賈應之曰。有之。夫目矚得酒食。燈火華得錢財。乾鵲噪而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嘉。小既有徵。大亦宜然。故目矚則咒之。火華則拜之。乾鵲噪則餒之。蜘蛛集則放之。况天下大寶人君重位。非天命何以得之哉。瑞者。

寶也。信也。天以寶爲信。應人之德。故曰瑞應。無天命。無寶信。不可以力取也。

霍將軍妻一產二子。疑孰爲兄弟。或曰。前生爲兄。後生者爲弟。今雖俱日。亦宜以先生爲兄。或曰。居上者宜爲兄。居下宜爲弟。居下者前生。今宜以前生爲弟。問霍光聞之曰。昔殷王祖甲一產二子。曰囂曰良。以卯日生。囂以巳日生。良則以酉爲兄。以良爲弟。若以在上者爲兄。囂亦當爲弟。昔許釐莊公一產二女。曰妖曰茂。楚大夫唐勒一產二子。一男一女。男曰貞夫。女曰瓊華。皆以先生爲長。近代鄭昌時。文長蘅並生二男。滕公一。生二女。季黎生一男一女。並以前生者爲長。霍氏亦以前生爲兄焉。

枚臯文章敏疾。長卿制作淹遲。皆盡一時之譽。

而長卿首尾溫麗。枚臯時有累句。故知疾行無善迹矣。楊子雲曰。軍旅之際。戎馬之間。飛書馳檄。用枚臯。廊廟之下。朝廷之中。高文典冊。用相如。

安定嵩真。玄菟曹元理。並明算術。皆成帝時人。真嘗自算其年。壽七十三。真綏和元年正月二十五日。晡死。書其壁以記之。至二十四日。晡時死。其妻曰。見真算時。長下一算。欲以告之。慮脫真旨。故不敢言。今果後一日。真又曰。北邙青隴。上孤檀之西。四丈所。鑿之八七尺。吾欲葬此地。及真死。依言往掘。得古時空槨。卽以葬焉。

元理嘗從其友人陳廣漢。廣漢曰。吾有二困米。忘其石數。子爲計之。元理以食筭十餘轉。曰。東困七百四十九石二升七合。又十餘轉。曰。西困

六百九十七石八斗。遂大畧困門。後出米。西困六百九十七石七斗九升。中有一鼠。大堪一升。東困不差圭合。元理後歲復過廣漢。廣漢以米數告之。元理以手擊牀。曰。遂不知鼠之殊米。不如剝面皮矣。廣漢爲之取酒。鹿脯數片。元理復算曰。諸蔗二十五區。應收一千五百三十六枚。蹲鷄三十七畝。應收六百七十三石。千牛產二百犢。萬雞將五萬雛。羊豕鵝鴨。皆道其數。果齷齪。悉知其所。乃曰。此資業之廣。何供饋之褊邪。廣漢慙曰。有倉卒客。無倉卒主人。元理曰。俎上蒸菹。一頭。廚中荔枝。一杆。皆可爲設。廣漢再拜謝。臯自入取之。盡日爲歡。其術後傳南季。南季傳項瑫。瑫傳子陸。皆得其分數。而失玄妙焉。衛將軍青生子。或有獻騮馬者。乃命其子曰。騮

字叔馬。其後改爲登字叔昇。

哀帝爲董賢起大第於北闕下。重五殿。洞六門。柱壁皆畫雲氣華藻。山靈水怪。或衣以綉錦。或飾以金玉。南門三重。署曰南中門。南上門。南更門。東西各三門。隨方面題。署亦如之。樓閣臺榭。轉相連注。山池玩好。窮盡雕麗。

平津侯自以布衣爲宰相。乃開東閣。營客館。以招天下之士。其一曰欽賢館。以待大賢。次曰翹材館。以待大才。次曰接士館。以待國士。其有德任毗贊。佐理陰陽者。處欽賢之館。其有才堪九列。將軍二千石者。居翹材之館。其有一介之善。一方之藝。居接士之館。而躬身菲薄。所得俸祿。以奉待之。

南越王獻高帝石蜜五斛。蜜燭二百枚。白鵝黑

鷓各一雙。高帝大悅。厚報遣其使。

滕公駕至東都門。馬鳴跼不肯前。以足跑地。久之。滕公使士卒掘馬所跑地。入三尺。所得石槨。滕公以燭照之。有銘焉。乃以水洗寫其文。文字皆古異。左右莫能知。以問叔孫通。通曰。科斗書也。以今文寫之。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滕公曰。嗟乎。天也。吾死其卽安此乎。死遂葬焉。

韓嫣好彈。常以金爲丸。所失者日有十餘。長安爲之語曰。苦饑寒。逐金丸。京師兒童。每聞嫣出彈。輒隨之。望丸之所落。輒拾焉。

司馬遷發憤作史記百三十篇。先述稱爲良史之才。其以伯夷居列傳之首。以爲善而無報也。爲項羽本紀。以踞高位者。非關有德也。及其序

屈原賈誼。辭旨抑揚。悲而不傷。亦近代之偉才。
梁孝王遊於忘憂之館。集諸遊士。各使爲賦。枚
乘爲柳賦。其辭曰。忘憂之館。垂條之木。枝透暹
而含紫。葉萋萋而吐綠。出入風雲。去來羽族。既
上下而好音。亦黃衣而絳足。蜩螗厲響。蜘蛛吐
絲。階草漠漠。白日遲遲。于嗟細柳。流亂輕絲。君
王淵穆其度。御羣英而翫之。小臣瞽聵。與此陳
詞。于嗟樂兮。於是罇盈標玉之酒。爵獻金漿之
醪。梁人作諸蔗酒名金漿庶羞于族。盈滿六庖。弱絲清管。與
風霜而共雕。鎗鎗啾啾。蕭條寂寥。雋义英旄。列
襟聯袍。小臣莫效於鴻毛。空銜鮮而嗽醪。雖復
河清海竭。終無增景於邊撩。
路喬如爲鶴賦。其辭曰。白鳥朱冠。鼓翼池干。舉
脩距而躍躍。奮皓翅之猗猗。宛脩頸而顧步。啄

沙磧而相歡。豈忘赤霄之上。忽池鑿而盤桓。飲
清流而不舉。食稻梁而未安。故知野禽野性。未
脫籠樊。賴吾王之廣愛。雖禽鳥兮抱恩。方騰驥
而鳴舞。憑朱檻而爲歡。

公孫詭爲文鹿賦。其詞曰。麀鹿濯濯。來我槐庭。
食我槐葉。懷我德聲。質如細縵。文如素基。呦呦
相召。小雅之詩。歎邱山之比歲。逢梁王於一時。
鄒陽爲酒賦。其詞曰。清者爲酒。濁者爲醴。清者
聖明。濁者頑駘。皆麴渾邱之麥。釀野田之米。倉
風莫預。方金未啓。嗟同物而異味。歎殊才而共
侍。流光醞醞。甘滋泥泥。清醪既成。綠盜既啓。且
筐且漉。載筐載齊。庶民以爲歡。君子以爲禮。其
品類則沙。洛淥。鄆程鄉若下。高公之清。關中白
薄。青渚縈停。凝醞醇酎。千日一醒。哲王臨國。綽

矣多暇。召蟠蟠之臣。聚肅肅之賓。安廣坐。列雕屏。綃綺爲席。犀璫爲鎮。曳長裾。飛廣袖。奮長纓。英偉之士。莞爾而卽之。君王憑玉几。倚玉屏。舉手一勞。四座之士。皆若哺梁焉。乃縱酒作倡。傾盤覆觴。右曰宮申。旁亦徵揚。樂只之深。不狂於。是錫名餌。祛夕醉。遣朝醒。吾君壽億萬歲。常與日月爭光。

公孫乘爲月賦。其辭曰。月出敏兮。君子之光。鷓鷯舞於蘭渚。蟋蟀鳴於西堂。君有禮樂。我有衣裳。猗嗟明月。當心而出。隱員巖而似鈎。蔽倬堞而分鏡。既少進以增輝。遂臨庭而高映。炎日匪明。皓璧非淨。躔度運行。陰陽以正。文林辯囿。小臣不佞。

羊勝爲屏風賦。其辭曰。屏風輪匝。蔽我君王。重

葩累繡。沓壁連璋。飾以文錦。映以流黃。畫以古烈。顛昂昂。藩后宜之。壽考無疆。

韓安國作几賦。不成。鄒陽代作。其辭曰。高樹凌雲。蟠紆煩冤。旁生附枝。王爾公輸之徒。荷斧斤。援萬葉。攀香枝。上不測之絕頂。伐之以歸。眇者督直。聳者磨。齧齊貢金斧。楚入名工。迺成斯几。離奇髣髴。似龍盤馬迴。鳳去鸞歸。君子憑之。聖德日躋。鄒陽安國。罰酒三升。賜枚乘路喬如絹人五。

梁孝王入朝。與上爲家人之讌。乃問王諸子。王頓首謝曰。有五男。卽拜爲列侯。賜與衣裳器服。王薨。又分梁國爲五。進五侯皆爲王。河間王德築日華宮。置客館二十餘區。以待學士。自奉養不踰賓客。

梁孝王子賈從朝。年幼。竇太后欲強冠婚之。上謂王曰。兒堪冠矣。王頓首謝曰。臣聞禮二十而冠。冠而字。字以表德。自非顯才高行安。可強冠之哉。帝曰。兒堪冠矣。餘曰。帝又曰。兒堪室矣。王頓首曰。臣聞禮三十壯有室。兒年蒙悼。未有人父之端。安可強室之哉。帝曰。兒堪室矣。餘曰。賈朝至閭而遺其鳥。帝曰。兒真幼矣。白太后。未可冠婚之。

江都王勁捷。能超七尺屏風。

元后在家。嘗有白鷺銜白石。大如指。墜后續篋中。后取之。石自剖爲二。其中有文曰。母天地。后乃合之。遂復還合。乃寶錄焉。後爲皇后。常并置璽笥中。謂爲天璽也。

漢朝以玉爲虎子。以爲便器。使侍中執之。行幸

以從中書。以武都紫泥爲璽室。加綠綉其上。茂陵文固陽。本瑯琊人。善馴野雉。爲媒。用以射雉。每以三春之月。爲茅障。以自翳。用雉矢以射之。日連百數。茂陵輕薄者。化之。皆以雜寶錯廁。翳障以青。用蘆葦爲弩矢。輕騎妖服。追隨於道路。以爲歡娛也。陽死。其子亦善其事。董司馬好之。以爲上客。

茂陵少年李亨。好馳駿狗。逐狡獸。或以鷹鷂逐雉。兔皆爲之。佳名狗。則有脩毫。釐睫。白望。青曹之名。鷹則有青翅。黃眸。青冥。金距之屬。鷂則有從風鷂。孤飛鷂。楊萬年有猛犬。名青駁。買之百金。

成帝時。交趾越雉。獻長鳴鷄。伺晨。鷄卽下漏。驗之。晷刻無差。鷄長鳴。則一食頃不絕。長距善鬪。

許博昌安陵人也。善陸博。寶嬰好之。常與居處。其術曰。方畔揭道。張畔揭道。方張究屈。玄高。高玄屈究。張又曰。張道揭畔。方畔揭道。張究屈玄。高玄屈究。高玄屈究。張三輔兒童皆誦之法。用六箸。或謂之究。以竹爲之。長六分。或用二箸。博昌又作太博經一篇。今世傳。

高祖與項羽戰於垓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皆假爲名。

東方生善嘯。每曼聲長嘯。輒塵落帽。

京兆有古生者。學從橫。揣摩弄矢。搖丸。樽蒲之術。爲都掾史四十餘年。善訛謾。二千石隨以諧。諛皆握其權要。而得其歡心。趙廣漢爲京兆尹。下車而黜之。終于家。京師至今俳戲。皆稱古掾曹。

婁敬始因虞將軍請見高祖。衣旃衣。披羊裘。虞將軍脫其身上衣服以衣之。敬曰。敬本衣帛。則衣帛見。敬本衣旃。則衣旃見。今捨旃褐。假鮮華。是矯常也。不敢脫羊裘而衣旃衣。以見高祖。會稽人顧翽。少失父。事母至孝。母好食雕胡飯。常帥子女躬自採擷。還家導水鑿川。自種供養。每有贏儲。家亦近太湖。湖中後自生雕胡。無復餘草。蟲鳥不敢至焉。遂得以爲養。郡縣表其閭舍。

齊人劉道彊。善彈琴。能作單鶴。寡鳥之弄。聽者皆悲。不能自憐。

趙后有寶琴曰鳳凰。皆以金玉隱起。爲龍鳳鸞。古賢列女之象。亦善爲歸風送遠之操。公孫宏以元光五年爲國士所推。尙爲賢良國。

人鄒長倩以其家貧少自資致乃解衣裳以衣之釋所著冠履以與之又贈以芻一束素絲一椀撲滿一枚書題遺之曰夫人無幽顯道在則爲尊雖生芻之賤也不能脫落君子故贈君生芻一束詩人所謂生芻一束其人如玉五絲爲鏹倍鏹爲升倍升爲絨倍絨爲紀倍紀爲纓倍纓爲椀此自少之多自微至著也士之立功勳效名節亦復如之勿以善小不足修而不爲也故贈君素絲一椀撲滿者以土作器以蓄錢具其有入竅而無出竅滿則撲之土蠹物也錢重貨也入而不出積而不散故撲之上有聚斂而不能散者將有撲滿之敗可不誠歟故贈君撲滿一枚猗嗟盛歟山川阻修加以風露次卿足下勉作功名竊在下風以俟嘉譽宏容爛敗不

存。

漢朝輿駕祠甘泉汾陰備千乘萬騎太僕執轡

大將軍陪乘名爲大駕

司馬車駕四中道

辟惡車駕四中道

記道車駕四中道

靖室車駕四中道

象車鼓吹十三人中道

式道侯二人駕一

左右一人

長安都尉四人騎

左右各二人

長安亭長十人駕

左右各五人

長安令車駕三中道

京兆掾史三人駕一分

京兆尹車駕四中道

司隸部京兆從事都部

從事別駕一車三分

司隸校尉駕四中道

廷尉駕四中道

太僕宗正引從事駕四右左

太常光祿衛尉駕四三分

太尉外部都督令史賊曹屬倉曹屬戶曹屬東

曹掾西曹掾駕一左右各三

太尉駕四中道

太尉舍人祭酒駕一右左

司徒列從如太尉王公騎令史持戟吏亦各八人鼓吹一部

中護軍騎中道左右各三行戟楯弓矢鼓吹各一部

步兵校尉長水校尉駕一右左

隊百匹右左

騎隊十左右各五

前軍將軍左右各二行戟楯刀楯鼓吹各一部七人

射聲羽軍校尉駕三左右三行戟楯刀楯鼓吹各一部七人

驍騎將軍遊擊將軍駕三左右三行戟楯刀楯鼓吹各一部七人

黃門前部鼓吹左右各一部十三人駕四

黃門麾騎中道

自此分為八校左右各四

護駕御史騎左右

御史中丞駕一道中

謁者僕射駕四

武剛車駕四中道

九游車駕四中道

雲罕車駕四中道

皮軒車駕四中道

闕戟車駕四中道。

鸞旗車駕四中道。

建華車駕四中道。右左

虎賁中郎將車駕二中道。

護駕尙書郎三人騎。三分

護駕尙書三中道。

相風鳥車駕四中道。

自此分爲十二校。左右各六

殿中御史騎。左右

與兵中郎騎中道。

高華中道。

罩罕。左右

御馬。三分

節十六。左右八

華蓋中道。

自此分爲十六校。左右八

剛鼓中道。金根車。

自此分爲二十校。滿道。

左衛將軍。

右衛將軍。

華蓋自此後糜爛不存。

元光元年七月京師雨雹。鮑敞問董仲舒曰。雹何物也。何氣而生之。仲舒曰。陰氣脅陽氣。天地之氣。陰陽相半。和氣周迴。朝夕不息。陽德用事。則和氣皆陽。建巳之月是也。故謂之正陽之月。陰德用事。則和氣皆陰。建亥之月是也。故謂之正陰之月。十月陰雖用事。而陰不孤立。此月純陰。疑于無陽。故謂之陽月。詩人所謂日月陽止。

者也。四月陽雖用事，而陽不獨存。此月純陽，疑于無陰。故亦謂之陰月。自十月已後，陽氣始生于地下，漸冉流散，故云息也。陰氣轉收，故言消也。日夜滋生，遂至四月。純陽用事，自四月已後，陰氣始生于天上，漸冉流散，故云息也。陽氣轉收，故言消也。日夜滋生，遂至十月。純陰用事，二月八月，陰陽正等，無多少也。以此推移，無有差。隱運動抑揚，更相助薄，則熏蒸歛蒸，而風雨雲霧、雷電、雪雹、生焉。氣上薄爲雨，下薄爲霧。風，其噫也。雲，其氣也。雷，其相擊之聲也。電，其相擊之光也。二氣之初蒸也，若有若無。若實若虛，若方若圓，攢聚相合，其體稍重，故雨乘虛而墜。風多則合速，故雨大而疎。風少則合遲，故雨細而密。其寒月則雨凝于上，體上輕微，而因風相襲，故

成雪焉。寒有高下，上煖下寒，則上合爲大雨，下凝爲水，霰雪是也。雹，霰之流也。陰氣暴上，雨則凝結成雹焉。太平之世，則風不鳴條，開甲散萌而已。雨不破塊，潤葉津莖而已。雷不驚人，號令啓發而已。電不眩目，宣示光耀而已。霧不塞望，浸淫被泊而已。雪不封條，凌殄毒害而已。雲則五色而爲慶，三色而成蕃，露則結味而成甘，結潤而成膏。此聖人之在上，則陰陽和氣。風雨時也。政多紕繆，則陰陽不調，風發屋雨，溢河雪至。牛目、電殺驢馬，此皆陰陽相蕩，而爲稜沴之妖也。敞曰：四月無陰，十月無陽，何以明陰不孤立，陽不獨存邪？仲舒曰：陰陽雖異，而所資一氣也。陽用事，此則氣爲陽；陰用事，此則氣爲陰。陰陽之時雖異，而二體常存，猶如一鼎之水，而未加

火純陰也。加火極熱。純陽也。純陽則無陰。息火水寒。則更陰矣。純陰則無陽。加水水熱。則更陽矣。然則建巳之月爲純陽。不容都無復陰也。但是陽家用事。陽氣之極耳。齊麥枯。由陰殺也。建亥之月爲純陰。不容都無復陽也。但是陰家用事。陰氣之極耳。齊麥始生。由陽升也。其著者。葶藶死于盛夏。款冬華于嚴寒。水極陰而有溫泉。火至陽而有涼焰。故知陰不得無陽。陽不容都無陰也。敞曰。冬雨必暖。夏雨必涼。何也。曰。冬氣多寒。陽氣自上躋。故人得其暖。而上蒸成雪矣。夏氣多暖。陰氣自下昇。故人得其涼。而上蒸成雨矣。敞曰。雨既陰。陽相蒸。四月純陽。十月純陰。斯則無二氣相薄。則不雨乎。曰。然則純陽純陰。雖在四月十月。但月中之一日耳。敞曰。月中何

日。曰。純陽用事。未夏至一日。純陰用事。未冬至一日。朔旦夏至冬至。其正氣也。敞曰。然則未至一日。其不雨乎。曰。然。頗有之。則妖也。和氣之中。自生災沴。能使陰陽改節。暖涼失度。敞曰。災沴之氣。其常存邪。曰。無也。時生耳。猶乎人四肢五臟中也。有時及其病也。四肢五臟皆病也。敞遵延負牆。俛揖而退。

武帝時。郭舍人善投壺。以竹爲矢。不用棘也。古之投壺。取中而不求還。故實小豆。惡其矢躍而出也。郭舍人則激矢令還。一矢百餘反。謂之爲驍。言如博之擊梟于掌中。爲驍傑也。每爲武帝投壺。輒賜金帛。武帝以象牙爲篔簹。賜李夫人。賈誼在長沙。鸕鳥集。其承塵。長沙俗以鸕鳥至

人家主人死。誼作鷓鴣鳥賦。齊死生等榮辱。以遺憂累焉。

李廣與兄弟共獵于冥山之北。見臥虎焉。射之。一矢卽斃。斷其鬪鬪以爲枕。示服猛也。鑄銅象其形爲洩器。示厭辱之也。他日復獵于冥山之陽。又見臥虎射之。沒矢飲羽。進而視之。乃石也。其形類虎。退而更射。鏃破鋒折。而石不傷。余嘗以問楊子雲。子雲曰。至誠則金石爲開。余應之曰。昔人有遊東海者。旣而風惡。船漂不能制。船隨風浪。莫知所之。一日一夜。得至一孤洲。其侶歡然。下石植纜。登洲煮食。食未熟而洲沒。在船者斫斷其纜。船復漂蕩。向者孤洲乃大魚。怒掉揚鬣。吸波吐浪而去。疾如風雲。在洲死者十餘人。又余所知陳縞。質木人也。入終南山採薪還。

晚趨舍。未至。見張丞相墓前石馬。謂爲鹿也。卽以斧撻之。斧缺柯折。石馬不傷。此二者亦至誠也。卒有沈溺缺斧之事。何金石之所感偏乎。子雲無以應余。

魯恭王得文木一枚。伐以爲器。意甚玩之。中山王爲賦曰。麗木離披。生彼高崖。拂天河而布葉。橫日路而摧枝。幼雛羸毳。單雄寡雌。紛紜翔集。嘈嗷鳴啼。載重雪而稍勁。風將等歲于二儀。巧匠不識。王子見知。乃命班爾。載斧伐斯。隱若天崩。豁如地裂。華葉分披。條枝摧折。旣剝旣刊。見其文章。或如龍盤。虎踞。復似鸞集。鳳翔。青縞紫綬。環壁珪璋。重山累嶂。連波疊浪。奔電屯雲。薄霧濃霧。麤宗驥旅。雞族雉羣。蠋繡鶯錦。薄藻菱文。色比金而有裕。質參玉而無分。裁爲用器。曲

直舒卷。修竹映池。高松植巖。制爲樂器。婉轉蟠
紉。鳳將九子。龍導五駒。制爲屏風。鬱崑穹隆。制
爲杖几。極麗窮美。制爲枕案。文章璀璨。彪炳煥
汗。制爲盤盂。采玩踟躕。猗歟君子。其樂只且。恭
王大悅。顧盼而笑。賜駿馬二匹。

廣川王去疾。好聚無賴少年。遊獵畢弋。無度國
內冢藏。一皆發掘。余所知爰猛。說其大父爲廣
川王中尉。每諫王不聽。病免歸家。說王所發掘
冢墓。不可勝數。其奇異者百數焉。爲余說十許
事。今記之如左。

魏襄王冢。皆以文石爲槨。高八尺許。廣狹容四
十人。以手捫槨。滑液如新。中有石牀。石屏風。婉
然周正。不見棺槨。明器蹤跡。但牀上有玉唾壺
一枚。銅劍二枚。金玉雜具。皆如新物。王取服之。

哀王家。以鐵灌其上。穿鑿三日。乃開。有黃氣如
霧。觸人鼻目。皆辛苦不可入。以兵守之。七日。乃
歇。初至一戶。無扇。鑰石牀方四尺。牀上有石几。
左右各三石人立侍。皆武冠帶劍。復入一戶。石
扉有闕。鑰印。開見棺槨。黑光照人。刀斫不入。燒
鋸截之。乃漆雜兇革爲棺。厚數寸。累積十餘重。
力不能開。乃止。復入一戶。亦石扉。闕鑰。得石牀
方七尺。石屏風。銅帳。鑊一具。或在牀上。或在地
下。似是帳。糜朽而銅鑊墮落。牀上石枕一枚。塵
埃。臄臄甚高。似是衣服。牀左右石婦人各二十。
悉皆立侍。或有執巾。櫛鏡。鑷之象。或有執盤捧
食之形。無餘異物。但有鐵鏡數百枚。

魏王子且渠冢。甚淺狹。無棺槨。但有石牀。廣六
尺。長一丈。石屏風。牀下悉是雲母。牀上兩屍。一

男一女。皆年二十許。俱東首裸臥。無衣衾。肌膚顏色如生人。鬢髮齒爪亦如生人。王畏懼之。不敢侵近。還擁閉如舊焉。

袁盎家以瓦爲棺槨。器物都無。唯有銅鏡一枚。晉靈公冢甚瑰壯。四角皆以石爲獾犬。捧燭石人男女四十餘。皆立侍。棺器無復形兆。屍猶不壞。孔竅中皆有金玉。其餘器物皆朽爛不可別。唯玉蟾蜍一枚。大如拳。腹空。容五合水。光潤如新。王取以爲書滴。

幽王冢甚高壯。羨門既開。皆是石堊。撥除丈餘深。乃得雲母。深尺餘。見百餘屍縱橫相枕藉。皆不朽。唯一男子。餘皆女子。或坐或臥。亦猶有立者。衣服形色不異生人。

樂書冢。棺槨明器朽爛無餘。有一白狐。見人驚

走。左右擊之。不能得。傷其左腳。其夕。王夢一丈夫。鬚眉盡白。來謂王曰。何故傷吾左腳。乃以杖叩王左腳。王覺。腳腫痛生瘡。至死不差。

太液池中有鳴鶴。舟容與。舟清曠。舟採菱。舟越女。舟太液池西有一池。名孤樹池。池中有洲。洲上粘樹一株。六十餘圍。望之重重如蓋。故取爲名。

昆明池中有戈船。樓船。各數百艘。樓船上建樓櫓。戈船上建戈矛。四角悉垂幡旛。旛旛靡靡。照灼。泔涘。余少時。猶憶見之。

韓嫣以玳瑁爲牀。

漢承周史官。至武帝。置太史公。太史公司馬談。世爲太史子。遷年十三。使乘傳行天下。求古諸侯史記。續孔氏古文。序世事。作傳百三十卷。五

十萬字談死。子遷以世官復爲太史公。位在丞相下。天下上計。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太史公序事。如古春秋法。司馬氏本古周史佚後也。作景帝本紀。極言其短。及武帝之過。帝怒而削去之。後坐舉李陵降匈奴。下遷蠶室。有怨言。下獄死。宣帝以其官爲令。行太史公文書事而已。不復用其子孫。

皇太子官稱家臣。動作稱從。

杜陵秋胡者。能通尙書。善爲古隸字。爲翟公所禮。欲以兄女妻之。或曰。秋胡已經娶而失禮。妻遂溺死。不可妻也。馳象曰。昔魯人秋胡娶妻三月而游宦。三年休還家。其婦採桑于郊。胡至郊而不識其妻也。見而悅之。乃遺黃金一鎰。妻曰。妾有夫。遊宦不返。幽閨獨處。三年于茲。未有被

辱。如今日也。採不顧。胡慚而退。至家問家人。妻何在。曰。行採桑于郊。未返。旣還。乃向所挑之婦也。夫妻並慙。妻赴沂水而死。今之秋胡。非昔之秋胡也。昔魯有兩曾參。趙有兩毛遂。南曾參殺。人見捕。人以告北曾參。母野人毛遂墜井而死。客以告平原君。平原君曰。嗟乎。天喪予矣。旣而知野人毛遂。非平原君客也。豈得以昔之秋胡失禮。而絕婚。今之秋胡哉。物固亦有似之而非者。玉之未理者爲璞。死鼠未屠者亦爲璞。月之且爲朔。車之轄亦謂之朔。名齊實異。所宜辨也。

海內十洲記

漢 東方朔著 武林胡潛閱

祖洲在東海 瀛洲在東海

炎洲在南海。

玄洲在北海。

長洲在東海。

元洲在北海。

流洲在南海。

生洲在東海。

鳳麟洲在東海。

聚窟洲在西北海。

漢武帝既聞王母說八方巨海之中有祖洲。瀛洲。玄洲。炎洲。長洲。元洲。流洲。生洲。鳳麟洲。聚窟洲。有此十洲。乃人跡所稀絕處。又始知東方朔非世常人。是以延之曲室。而親問十洲所在。所有之物名。故書記之。方朔云。臣學仙者耳。非得道之人。以國家之盛美。將招名儒墨於文教之內。抑絕俗之道於虛詭之迹。臣故輒隱逸而赴王庭。藏養生而侍朱闕矣。亦由尊上好道。且復欲抑絕其威儀也。曾隨師主履行。比至朱陵扶桑。蜃海冥夜之邱。純陽之陵。始青之下。月宮之

間。內遊七邱。中旋十洲。踐赤縣而遊五岳。行陂澤而息名山。臣自少及今。周流六天。廣陟天光。極於是矣。未若凌虛之子。飛真之官。上下九天。洞視百萬。北極勾陳。而并華蓋。南翔太丹。而棲大夏。東之通陽之霞。西薄寒穴之野。日月所不逮。星漢所不與。其上無復物。其下無復底。臣所識。乃及於是。愧不足以酬廣訪矣。祖洲。近在東海之中。地方五百里。去西岸七萬里。上有不死之草。草形如菰苗。長三四尺。人已死三日者。以草覆之。皆當時活也。服之令人長生。昔秦始皇大苑中。多枉死者。橫道有鳥如烏。狀啣此草。覆死人面。當時起坐而自活也。有司聞奏。始皇遣使者齋草。以問北郭鬼谷先生。鬼谷先生云。此草是東海祖洲上有不死之草。生

瓊田中。或名爲養神芝。其葉似菰苗。叢生一株。可活一人。始皇於是慨然言曰。可採得否。乃使使者徐福。發童男童女五百人。率攝樓船等入海。尋祖洲。遂不返。福道士也。字君房。後亦得道也。

瀛洲。在東海中。地方四千里。大抵是對會稽。去西岸七十萬里。上生神芝仙草。又有玉石。高且千丈。出泉如酒。味甘。名之爲玉醴泉。飲之數升。輒醉。令人長生。洲上多仙家。風俗似吳人。山川如中國也。

玄洲。在北海之中。戊亥之地。方七千二百里。去南岸三十六萬里。上有大玄都。仙伯真公所治。多邱山。又有風山。聲響如雷。電對天。西北門上多太玄仙官宮室。宮室各異。饒金芝玉草。乃是

三天君下治之處。甚肅肅也。

炎洲。在南海中。地方二千里。去北岸九萬里。上有風生獸。似豹。青色。大如狸。張網取之。積薪數車。以燒之。薪盡而獸不然。灰中而立。毛亦不焦。斫刺不入。打之如灰囊。以鉄鎚鍛其頭數十下。乃死。而張口向風。須臾復活。以石上菖蒲塞其鼻。卽死。取其腦和菊花服之。盡十斤。得壽五百年。又有火林山。山中有火光獸。大如鼠。毛長三四寸。或赤或白。山可三百里許。晦夜卽見此山林。乃是此獸光照。狀如火光相似。取其獸毛。以緝爲布。時人號爲火浣布。此是也。國人衣服垢汚。以灰汁浣之。終無潔淨。唯火燒此衣服。兩盤飯間。振擺其垢。自落。潔白如雪。亦多仙家。長洲。一名青邱。在南海長已之地。地方各五千

里去岸二十五萬里。上饒山川及多大樹。樹乃有二千圍者。一洲之上。專是林木。故一名青邱。又有仙草靈藥。甘露玉英。靡所不有。又有風山。山恆震聲。有紫府宮。天真仙女遊於此地。元洲在北海中。地方三千里。去南岸十萬里。上有五芝。玄澗。澗水如蜜漿。飲之長生。與天地相畢服。此五芝亦得長生不死。亦多仙家。流洲在西海中。地方三千里。去東岸十九萬里。土多山川。積石名爲昆吾。冶其石成鐵。作劍光明洞照。如水精狀。割玉物如割泥。亦饒仙家。生洲在東海丑寅之間。接蓬萊十七萬里。地方二千五百里。去西岸二十三萬里。上有仙家數萬。天氣安和。芝草常生。地無寒暑。安養萬物。亦多山川。仙草。衆芝。一洲之水味如飴酪。至良洲

者也。鳳麟洲在西海之中央。地方一千五百里。洲四面有弱水繞之。鴻毛不浮。不可越也。洲上多鳳麟。數萬各爲羣。又有山川池澤。及神藥百種。亦多仙家。養鳳喙及鱗角。合煎作膏。名之爲續弦膠。或名連金泥。此膠能續弓弩已斷之弦。刀劍斷折之金。更以膠連續之。使力士掣之。它處乃斷。所續之際。終無斷也。武帝天漢三年。帝幸北海。祠恆山。四月。西國王使至。獻此膠。四兩。吉光毛裘。武帝受以付外庫。不知膠裘二物之妙用也。以爲西國雖遠。而上貢者不奇。羈留使者未遣。又時武帝幸華林園。射虎而弩弦斷。使者時從。駕又上膠一分。使口濡以續弩弦。帝驚曰。異物也。乃使武士數人。共對掣引之。終日不脫。如

未續時也。膠色青如碧玉。吉光毛裘。黃色。蓋神馬之類也。裘入水數日不沉。入火不燠。帝於是乃悟。厚謝使者而遣去。賜以牡桂。乾薑等諸物。是西方國之所無者。又益思東方朔之遠見。周穆王時。西胡獻昆吾割玉刀。及夜光常滿杯。刀長一尺。杯受三升。刀切玉如切泥。杯是白玉之精。光明夜照。冥夕出杯於中庭。以向天。比明而水汗已滿於杯中。也。汁甘而香美。斯實靈人之器。秦始皇時。西胡獻切玉刀。無復常滿杯耳。如此膠之所出。從鳳麟洲來。劍之所出。必從流洲來。並是西海中所有也。

聚窟洲。在西海中。申未之地。地方三千里。北接崑崙。二十六萬里。去東岸二十四萬里。上多真仙靈官。宮第比門。不可勝數。及有獅子。辟邪。鑿

齒。天鹿。長牙。銅頭。鉄額之獸。洲上有大山。形似神鳥之象。因名之爲神鳥山。山多大樹。與楓木相類。而花葉香聞數百里。名爲反魂樹。扣其樹。亦能自作聲。聲如羣牛吼。聞之者。皆心震神駭。伐其木根心。於玉釜中煮取汁。更微火煎。如黑飴狀。令可丸之名曰驚精香。或名之爲震靈丸。或名之爲反生香。或名之爲震檀香。或名之爲人鳥精。或名之爲却死香。一科六名。斯靈物也。香氣聞數百里。死者在。地聞香氣。乃却活。不復亡也。以香薰死人。更加神驗。征和三年。武帝幸安定。西胡月支國王。遣使獻香四兩。大如雀卵。黑如桑椹。帝以香非中國所有。以付外庫。又獻猛獸一頭。形如五六十日犬子。大似狸而色黃。命國使將入呈。帝見之。使者抱之似犬。羸細禿。

悴尤怪其之非也。問使者：此小物可弄，何謂猛獸？使者對曰：夫威加百禽者，不必繫之以大小。是以神麟故爲巨象之王，鸞鳳必爲大鵬之宗。百足之蟲，制於螭蛇，亦不在於巨細也。臣國去此三十萬里，國有常占東風入律，百旬不休，青雲干呂，連月不散者，當知中國時有好道之君。我王固將賤百家而貴道儒，薄金玉而厚靈物也。故搜奇蘊而貢神香，步天林而請猛獸，乘龜車而濟窮淵，策驥足以度飛沙，契關途遙，辛苦踈路，于今已十三年矣。神香起天殘之死疾，猛獸却百邪之魅鬼。夫此二物，實濟衆生之至要，助政化之昇平。豈圖陛下反不知真乎？是臣國占風之謬矣。今日仰鑒天姿，亦乃非有道之君也。眼多視則貪色，口多言則犯難，身多動則淫

賊心多飾則奢侈，未有用此四者而成天下之治也。武帝愾然不平，又問使者：猛獸何方而伏？百禽食噉何物，膂力何比？其所生何鄉耶？使者曰：猛獸所出，或生崑崙，或生玄圃，或生聚窟，或生天路。其壽不窮，食氣飲露，解人言語。仁慧忠恕，當其仁也；愛護蠢動，不犯虎豹，當其威也。一聲叫發，千人伏息；牛馬百物，驚斷絙繫。武士奄忽，失其勢力；當其神也。立興風雲，吐嗽雨露。百邪迸走，蛟龍騰鶩，處于太上之厥，役御獅子。名曰猛獸，蓋神光無常，能爲大禽之宗主。乃攬天之元王，辟邪之長帥者也。靈香雖少，斯更生之神丸也。疫病災死者，將能起之。及聞氣者，卽活也。芳又特甚，故難歇也。於是帝使使者令猛獸發聲，試聽之。使者乃指獸命喚一聲，獸訶唇良

久忽叫如天大雷霹靂。又兩目如礮礮之交光。光朗衝天。良久乃止。帝登時顛蹶。掩耳震動。不能自止。侍者及武士虎賁。皆失仗伏地。諸內外牛馬豕犬之屬。皆絕絆離繫。驚駭放蕩。久許咸定。帝忌之。因此獸付上林苑。令虎食之。於是虎聞獸來。乃相聚屈積。如死虎伏獸入苑徑上。虎頭溺虎口。去十步已來。顧視虎。虎輒閉目。帝恨使者言不遜。欲收之。明日失使者及猛獸。所在遣四出尋討。不知所止。到後元元年。長安城內病者數百亡者大半。帝試取月支神香燒之。於城內。其死末三月者。皆活。芳氣經三月不歇。於是信知其神物也。乃更祕錄餘香。後一旦又失之。檢函封印如故。無復香也。帝愈懊恨。恨不禮待於使者。益貴方朔之遺語。自愧求李少君。

之不勤。慙衛叔卿於搢筵矣。明年帝崩于五柞宮。已亡月支國神鳥山震檀。却死等香也。向使厚待使者。帝崩之時。何緣不得靈香之用耶。自合命殞矣。

滄海島在北海中。地方三千里。去岸二十一萬里。海四面繞島。各廣五千里。水皆蒼色。仙人謂之滄海也。島上俱是大山。積石至多。石象八石。石腦石桂英流丹黃子石膽之輩百餘種。皆生於島。石服之神仙長生。島中有紫石宮室。九老仙都所治。仙官數萬人居焉。

方丈洲在東海中心。西南東北岸正等。方丈方面各五千里。上專是羣龍所聚。有金玉琉璃之宮。三天司命所治之處。羣仙不欲昇天者。皆往來此洲。受太玄生籙。仙家數十萬。耕田種芝草。

課計頃畝如種稻狀亦有玉石泉上有九原丈人宮主領天下水神及龍蛇巨鯨陰精水獸之輩。

扶桑在東海之東岸岸直陸行登岸一萬里東復有碧海海廣狹浩汗與東海等水既不鹹苦正作碧色甘香味美扶桑在碧海之中地方萬里上有太帝宮太真東王父所治處地多林木葉皆如桑又有椹樹長者數千丈大二千餘圍樹兩兩同根偶生更相依倚是以名爲扶桑仙人食其椹而一體皆作金色飛翔空玄其樹雖大其葉椹故如中夏之桑也但椹稀而色赤九千歲一生實耳味絕甘香美地生紫金丸玉如中夏之瓦石狀真仙靈官變化萬端蓋無常形亦有能分形爲百身十丈者也。

蓬邱蓬萊山是也對東海之東北岸周週五千里外別有圓海繞山圓海水正黑而謂之冥海也無風而洪波百丈不可得往來上有九老丈人九天眞王宮蓋太上眞人所居唯飛仙有能到其處耳。

崑崙號曰崑崙在西海之戌地北海之亥地去岸十三萬里又有弱水周迴繞市山東南接積石圃西北接北戶之室東北臨大活之井西南至承淵之谷此四角大山實崑崙之支輔也積石圃南頭是王母告周穆王云咸陽去此四十六萬里山高平地三萬六千里上有三角方廣萬里形似偃盆下狹上廣故名曰崑崙山三角其一角正北干辰之輝名曰聞風巔其一角正西名曰玄圃堂其一角正東名曰崑崙宮其一

角有積金。爲天墉城。而方千里。城上安金臺五所。玉樓十二所。其北戶山承淵山。又有墉城金臺玉樓。相鮮如流精之闕。光碧玉之堂。瓊華之室。紫翠丹房。錦雲燭日。朱霞九光。西王母之所治也。真官仙靈之所宗。上通瑤璣。元氣流布。五常玉衡。理九天而調陰陽。品物羣生。希奇特出。皆在於此。天人濟濟。不可悉記。此乃天地之根紐。萬度之綱柄矣。是以太上名山。鼎於五方。鎮地理也。號天柱於珉城。象綱輔也。諸百川極深。水靈居之。其陰難到。故治無常處。非如邱陵而可得論爾。乃天地設位。物象之宜。上聖觀方。緣形而著爾。乃處玄風於西極。坐王母於坤鄉。昆吾鎮於流澤。扶桑植於碧津。離合火生。而光獸生於炎野。坎總衆陰。是以仙都宅於海島。良位

名山。蓬山鎮於寅丑。巽體元女。養巨木於長洲。高風鼓於羣龍之位。暢靈符於瑕邱。至妙玄深。幽神難盡。真人隱宅。靈陵所在。六合之內。豈唯數處而已哉。此蓋舉其標。未爾。臣朔所見不博。未能宣通王母及上元夫人聖旨。昔會聞之於得道者。說此十洲。大邱靈阜。皆是真仙隲墟。神官所治。其餘山川萬端。並無覲者矣。其北海外。又有鐘山。在北海之子地。隔弱水之北。一萬九千里。高一萬三千里。上方七千里。周旋三萬里。自生玉芝及神草四十餘種。上有金臺玉闕。亦元氣之所舍。天帝居治處也。鐘山之南。有平邪山。北有蛟龍山。西有勁草山。東有束木山。四山並鐘山之枝幹也。四山高鐘山三萬里。官城五所。如一登四面山下望。乃見鐘山爾。四面山。乃

天帝君之城域也。仙真之人。入出道經。自一路從平邪山東南入穴中。乃到鐘山北阿門外也。天帝君總九天之維。貴無比焉。山源周迴。具有四城之高。但當心有觀於崑崙也。昔禹治洪水既畢。乃乘躡車。度弱水。而到此山。祠上帝於北阿。歸大功於九天。又禹經諸五嶽。使工刻石。識其里數。高下。其字科斗書。非漢人所書。今丈尺里數。皆禹時書也。不但刻劇五岳。諸名山亦然。刻山之獨高處爾。今書是臣朔所具見。其王母所道諸靈藪。禹所不履。唯書中夏之名山爾。臣先師谷希子者。太上真官也。昔授臣崑崙鐘山蓬萊山及神州真形圖。昔來入漢。留以寄知故人。此書又尤重於嶽形圖矣。昔也傳授年限。正同爾。陛下好道思微。甄心內向。天尊下降。並傳

授寶祕。臣朔區區。亦何嫌惜。而不上所有哉。然術家幽其事。道法祕其師。術泄則事多疑。師顯則妙理散。願且勿宜臣之意也。

武帝欣聞至說。明年遂復從受諸真形圖。常帶之肘後。八節當朝拜靈書。以書求度脫焉。朔謂滑稽。逆知預觀帝心。故弄萬乘。傲忝侯。不可得而顛覆。不可得而喜怒。故武帝不能盡至理於此人。

搜神記

晉 于寶撰 武林沈春濤閱

管輅字公明。善解諸術。得知未來過去之事。於五月行至南陽平原。見一少年。在田中割麥。輅嗟歎之。而過少年。問曰。老丈有何事。失聲嗟歎。

而過輅曰。汝何姓。對曰。姓趙。名顏。輅曰。適來無別事。見少年兒壽不逾二十。多是夭亡。所以歎。趙子聞之。叩頭隨而請問。輅曰。命在于天。非我能救也。趙子聞之。奔走告父。父乃奔往。不逾十里。遂及管輅。顏父子下馬而參拜。適來某小兒蒙聖人之言。不逾二十而夭亡。聖人如何延命。終當報之。輅曰。命不我與。爲之奈何。然子懇誠。且爲救諸子。且歸家。覓取清酒一榼。鹿脯一斤。吾卯日小食時。必至君家。且方便求請。未知得否。其父歸舍。覓酒脯而專候之。輅果依時而至。語顏子曰。汝卯日割麥地南大桑樹下。有二人圍棋。汝但滿將此酒脯往。一邊酌酒。致脯於前。他自飲之。飲盡便斟。以盡爲度。若問汝。汝但拜之。慎勿言也。必合有人救汝。吾在此專候。

於汝。乃依輅言而往。果見二人圍棋。次前往。侍從非常。趙顏致脯斟酒於前。其人貪戲。但飲酒食脯。不顧顏子。飲數巡。已戲終。北邊坐者舉首。忽見顏在侍立。大怒叱曰。何故在此。顏惟拜之。不對。南面坐人語北面坐人曰。夫人食他一物。而有愧色。適來已飲他酒脯。寧無情乎。北邊坐人曰。文書已定。不可輒移。南邊坐人曰。借文書看之。見趙子壽可十九歲。語曰。易矣。可改之。乃取筆挑上。顏願喜之。乃語顏曰。救汝至九十年。活顏聞而喜不自勝。拜而回家。見管輅。輅語顏曰。大助子喜。且得增壽於後。記取北邊坐人是北斗。南邊坐人是南斗。南斗注生。北斗注死。凡人受胎。皆南斗過北斗。所有祈求。皆向北斗矣。顏父備束帛銜金而謝之。輅一無所受。

晉愍帝時。零陵太守趙子元出門。見一女子。姿容甚美。年可十五。子元見而詰之曰。汝何人之子。而敢獨行。又無伴侶。女子曰。我是客人寄居城外。拋離父母。又無伴侶。孤眠獨處。何以問之。子元不疑是鬼。又問曰。既無依倚。還善製衣否。女子對善製衣。子元曰。可爲吾作衣。吾與汝錢。女子曰。諾。乃使入宅中。每作一衣。與錢一百文。經三年。往來宅內。大小愍之。或造衣服。而多與酬之。忽一日。來告辭。子元憫之。與金鑷子一枚。金釵子一隻。細絹二疋。女子受得。拜辭太守。明日必歸鄉里。不復來也。太守乃使人送出城外。別不辭而去。行不數步。倏然不見。家人怪之。時有人出城。便同往尋問。約二百餘步。見有一塚。詢訪近隣云。是一女子墓。不旬日。其父母發取女

屍。於祖父塋內安葬。開塚出棺。改歛。見銅錢無數。并有金釵子一隻。金鑷子一枚。細絹二疋。甚異之後。問其由。方知是太守與之。太守方知造衣女子之鬼在此。時人信鬼神變易不可及。昔隴西有辛道度者。游學他方。糧食乏盡。行至雍州城西五里。北見一宅。廳館門庭。有一青衣女子在門。道度飢餒。乃詣門下。欲求食。而過語女子曰。僕是隴西人。姓辛。名道度。游學他方。糧食乏盡。憑女子與報。欲求一食。可否。惟命。女子入告。秦女曰。既游遠。至他方。將尋高藝。此賢人也。可宜命入。吾與之語。女子出來。引客而入。道度趨入。閣中。疑非生人。俛仰之間。已被召見。秦女於西榻而坐。道度卽稱名。而敝起居。既畢。命度於東榻而坐。畢。卽具飯饌。食訖。女謂度曰。

我秦閔王女出聘曹國。不幸無夫而亡。亡來已二十三年。獨居此宅。今日君來。願爲夫婦。君意若何。道度曰。女所貴戚。焉敢乎。女卽相逼爲夫婦。經三宿三日。俄女卽自言曰。君是生人。我鬼也。共君宿契。此會只可三宵。不可久居。當有禍矣。然茲信宿未悉。綢繆旣已分飛。將何表信于郎。乃取床後盞子開之。取金梳一枚。與度爲信。度貧士。悅而受之。乃分袂泣別。卽道青衣送出門外。未逾數步。不見舍宇。惟有一塚。荆棘森天。度當時慌怕。衝忙走出。視其金梳。懷乃無異。變尋至秦國。旣以梳于市貨之。恰遇秦妃車遊。親見度賣金梳。疑而索看。語度何處得來。度具以實告。妃聞悲泣。不能自勝。然尙疑耳。乃遣人發塚。啓柩觀之。原葬諸物悉在。惟不見金梳。解體

看之情交宛若。秦妃始信之。嘆曰。我女大聖。死經二十三年。猶能與生人交往。此是我真女婿也。遂封道度爲駙馬都尉。賜其金帛車馬。令還本國。因此以來。後人名女婿爲駙馬。今之國婿亦爲駙馬矣。

扁鵲善明醫術。遊行虢國。時遇虢君太子天卒。經七日。鵲聞之。請入而弔。弔訖。出門。知太子有命。語左右曰。太子莫不要卻生否。左右聞之。奔告虢君云。扁鵲出門。語臣云。莫要太子生否。君聞之。速召而入。令活太子。鵲乃施妙術。用醫太子。卻活。王大與金帛繒綵。贈之。辭而不受。王曰。蒙君妙藥。已活太子。寡人無所酬之。君何不受。對曰。太子命自未盡。非臣所能。遂揖而去。劉安。河中也。少時得病。死經三日。却活。冥中

見天帝命爲師。可通鬼道。未來之事。皆預知之。河間有一趙廣家。槽上馬忽變作人面。全家大驚。往問劉安曰。此大惡也。君急歸家。去宅三里。披髮大叫。即可免之。廣乃依言。披髮大叫。廣家中大小一時走出。驚怕看之。堂內無人。堂屋一時崩倒。全家得免。不損一人。乃贈財賄與安。重問此災何有。安曰。堂屋西壁下深三尺。當有三箇石柱。今已災過。慎勿發看。若視之。必大貧。若不看。必大富貴。此神龍也。後廣不依。卽掘看之。驗其虛實。果有一物。赤色。大如屋柱。飛出他去。後廣大貧。一如其言也。

昔晉侯有疾。漸重。無能治者。晉與秦國親姻。之故。聞秦有良醫。發使往請。秦王乃命緩速赴晉。醫緩將至晉國。晉君夜夢二鬼相謂曰。秦使醫

緩來。我等何逃。若住。必當有殺。若去。不獲其死。二途何適。一鬼答曰。此事何憂乎。我等二人。但居膏之上。膏之下。若我何。一鬼又問。何者爲膏。而免此難。答曰。心上爲膏。心下爲膏。此處針灸不能及。湯藥不能至。二鬼相喜。各居其處。旬日。醫至。察其容。候其脈。良久。嘆曰。此病不可療也。其疾在膏。膏藥餌不可及。針灸不能至。晉侯聞之。嗟曰。此良醫也。今古罕有。遂與百金。令還本國。晉侯不逾十日而薨矣。

後魏洛陽阜財里。有開善寺。京兆人韋英宅也。英早卒。其妻梁氏。不治喪而嫁。更納河內向子集爲夫。雖云改嫁。仍居英宅。英聞梁嫁。白日來歸。乘馬將數人。至于庭前。呼曰。阿梁。卿忘我也。子集驚怖。張弓射之。應箭而倒。卽變爲桃人。所

騎之馬亦化爲茅馬。從者數位。盡爲蒲人。梁氏
惶懼。捨宅爲寺。

王子珍。太原人也。父母憐愛。歎曰。我兒立身。未
曾學問。可往定州邊孝先生處習業。孝先。陳
留信義人也。廣涉稽古。應對無窮。自孔子沒後。
惟孝先一人。領徒三年。盡知歸服。未有勝者。是
以四海之內。皆往就之學習。子珍承父之命。卽
日登途。行至定州界內。去州三百餘里。於路傍
樹陰憩歇。續有一鬼。化爲生人。後來同與子珍
憩歇。子珍不疑也。乃詰子珍姓氏。從何而來。復
往何處。子珍曰。父母以子珍寡學。遣於定州邊
孝先生處學業。餘無事。子珍卽太原王子珍
也。鬼曰。我渤海郡人也。姓李。名玄石。父母早亡。
兄弟異居。見玄石少學。遣往邊先生處求學。旣

得遇行。便爲同學。兄弟子珍曰。兄必年長。請以
兄事之。玄石曰。敬聞命矣。遂卽同行。至定州主
人處。飲酒食肉。盟曰。死生貴賤。情皆一之。誓訖。
往邊先生處。同拜起居。先生詰其由。卽以實告。
乃授以經業。三年以來。玄石才藝。過於先生。先
生曰。玄石豈非聖人乎。何故聰明。朗過某矣。今
已老耄無能。子有何術。願示於予。玄石曰。某因
宿會得事先生。生所授之業。不可知也。實以目
一覽。更無遺漏。亦非聖人也。尋以子珍辭義不
解。卽教授之。子珍敬之如父。畏之如帥。子珍學
業。因此得就。後有太子舍人王仲祥。經過。亦是
太原人也。與子珍同宗。便卽謁先生。迨暮延宿。
仲祥知李玄石是鬼。及旦。與子珍執別。語曰。某
與弟連枝。有事不可不說。弟今朋友李玄石。是

鬼耳。實非生人。子珍曰。玄石是上聖之聖。經書靡不該博。先生猶推嘆之。何得不是生人乎。祥曰。我之所論。豈言才藝。且弟是生人。玄石是鬼。生死殊別。焉得爲好人哉。弟若不信。今宿可新葉鋪於席下。令臥之。弟與別榻。且而看之。便知虛實。弟之臥處。其葉卽實。鬼之臥處。其葉卽虛。言訖而別。子珍乃復疑。迨夜。一依仲祥所言。鋪之及曉。果如前說。因爾方知玄石是鬼。翊日。咨玄石。外言兄是鬼物。子珍聞此語。故咨兄。玄石曰。我實鬼矣。向弟言者。是仲祥也。弟今旣知。須話元由。昨緣冥司舉我爲泰山主簿。任職年久。業滿。合捨此司。遷於勝處。王銓一人以當其職。銓定無之人。皆不可。乃喚玄石云。吾觀汝之才。量堪赴此任。然汝寡學。未能該通。汝且人間邊。

孝先處求業。業成早來。委汝泰山主簿。我恐世懼我。卽爲生人。與弟同師。不經一年。學問已成。任泰山主簿二年矣。與弟情深。眷戀相伴。今弟旣知。固難久處。卽當分別。然有一事。須令弟知。我前者患背上痛時。爲弟父冤家。經王陳訴。稱弟父殺我子孫。食我兄弟。累有狀。主者容情。不爲區斷。王見此狀。怒不施行。笞我一百。是我背痛。王今追弟父親。自訊問。判入死籍。弟今火急歸家。看父。父若有氣。宜當救之。但以清酒用脯。於郊首邊祭我。三呼我名。我當必至。若已氣絕。無可救耳。弟之學問已成。但知努力。謀立身之事。我當助弟延年。請於上帝。與弟官榮。保無疾病。子珍拜辭。卽便分別。子珍乃辭先生。歸寧至家。見父在床。猶有氣。火急致酒脯錢財於郊祭。

之三呼其名。卽見玄石乘白馬。着朱衣冠。蓋前後騎從數十人。別有青衣二人執節前引。呵殿而至。子珍相見。一似舊之時。語子珍曰。弟可合眼。領弟見父。珍卽閉目。須臾之間。至閭羅王處。門向北而安。玄石語子珍曰。向來將弟欲見弟父。今在牢獄。形容毀惡。不可看之。弟父冤家須臾卽至。着白跣足。頭戴紫巾。手把文書一卷者。卽是弟父冤家。其人晡時入衙證問。今與弟取弓箭於此專候之。見來當射之死。弟父必活。不然難救也。言語之間。其冤家果至。玄石目曰。是此矣。宜審射之。我須入衙決判。久在此。他人有疑。石入衙視事。未幾冤家直來案前陳訴。有詞深讐。卽射中左眼。遺却文書奔走。卽驗文書。讀看。竝是論父之事。珍泣告。玄石曰。射着何處。珍

曰。射着左眼。石曰。不着要緊處。眼差。更來相訟甚矣。然弟宜歸家。尋覓冤家殺之。弟父必獲。珍曰。何人也。石曰。見有似適來射者。卽殺之。珍當與石言別。匆匆不解。問得冤家姓名。歸舍思石之言。不得更見也。憂悒之間。七日不食。家人報失一白公雞。七日未知去處。衆共尋。乃見白雞在架牆上而坐。害左眼。珍見。思此物是我父之冤家也。白衣者毛也。紫巾者雞冠也。跣足者雞足也。瞎左眼者所射中也。在是。更於何處覓之。乃烹作羹以食。父因此平瘥。珍後受太原郡。至漢景帝。復拜刺史。壽年一百三十八歲而終。皆李玄石祐之。故云。雞不三年。犬不六載。白雞白犬。不可食之。害生也。

段孝直。漢景帝時舉孝廉。爲長安令。孝直志性

清慎美聲遠聞。直所乘馮駮馬一匹。日行五百里。雍州刺史梁緯與帝連婚。時特形勢。見孝直馬好。每索之。直答云。亡考所乘之馬。不忍捨之。不敢輒奉。伏願使君照悉。梁緯因此致恨。密構孝直。取受贓事。乃敕下獄。不令家人通往。直知冤枉。不免此難。使人告妻曰。刺史陰謀。欲奪我馬。私捏人訴。意欲殺我。必死矣。嗟汝等幼沖。未解申雪。我屈死。汝各努力。但將取紙三百張。筆十管。墨五挺。安我墓裏。我自申理。不經旬。害於獄中。致死。家人收而葬之。仍以紙筆安墓中。不經五十餘日。遇景帝大會羣臣。孝直於殿前上表云。天地難明。詎悉無辜之老。日月垂照。必鑒有滯之人。且臣早忝宦途。頗彰濟慎。尋以論遷劇邑。稍免瑕玼。不謂刺史梁緯。心縱貪婪。勢連

內戚。欲臣亡父之馬。戮臣枉寃之刑。上訴皇天。許臣明雪。若不聞於陛下。罔以免此幽沉。并刺史梁緯行事二十一條。不依法令。一一條奏。別狀以聞。伏願陛下聰明。哀臣冤屈。景帝覽表。讀訖。忽然不見孝直。甚怪。夫宇宙之內。有此異事。遂手詔收梁緯。付獄勘詰。事事不虛。及枉殺段孝直事。奏帝。帝勅下。將梁緯往孝直墓所。斬而祭之。仍追贈尙書郎。守長安令。故語曰。莫言鬼無身。杜伯射宣王。莫言鬼無形。孝直訟生人。此之謂也。

秦始皇時。有王道平。長安人也。少小之時。與同村入唐叔偕女。小名父喻。容色俱美。誓爲夫婦。尋王道平被差征伐。落陷南國。九年不歸。其父母見女長成。卽聘與劉祥爲妻。與道平言誓甚

重不肯改事。父母逼迫。不免出嫁。劉祥經三年。忽忽不樂。常思道平。忿怨之深。愜快而死。死經三年。道平還家。乃詰鄉人。此女何在。鄉人曰。此女意在於君。被父母凌逼。嫁與劉祥。今已死矣。平問墓在何處。鄉人引往墓所。平悲號哽咽。三呼女名。繞墓悲苦。不能自止。平乃祝曰。我與汝立誓天地。保其終身。豈料官有牽纏。致令乖隔。使汝父母嫁與劉祥。既不契於初心。死生永訣。然汝有靈聖。使我見汝平生之面。若無神靈。從茲而別。言訖。又復哀泣。逡巡。其女魂靈自墓而出。問平何處而來。良久契闊。本與君誓爲夫婦。以保終身。爲父強逼。乃出聘劉祥。已經三年。日夕憶君成病。結恨致死。乖隔幽途。然念君宿願不忘。再求相慰。妾身未損。可以再生。還爲夫婦。

且速開塚破棺。出我必活。道平審言。乃啓墓門。捫看之。其女果活。乃結束隨道平還家。其夫劉祥聞之驚怪。申訴州縣。檢律斷之無條。乃錄狀奏王。王乃斷還王道平爲妻。壽年一百二十歲。實謂精貫於天地。而獲感應如此耳。

昔周宣王信讒言。杜伯無罪。王信佞而誅之。杜伯曰。臣無罪而加戮。若死有知。臣將上報。不越三歲。必雪深冤矣。王曰。汝但努力。我是萬乘君。王殺汝三五箇之類。何有患乎。乃戮之。經三年。餘宜王出獵。行至城外山澤之間。將欲布獵。忽見杜伯着朱衣。乘白馬。冠蓋前後。鬼兵數百。當道而來。彎弓執矢射王。王懼。無處避之。百僚悉見。射中王心。王卽心痛歸宮。至夕而薨。故語云。凡人不可枉濫。冤必至矣。

昔隋侯因使入齊。路行深水沙邊。見一小蛇。可長三尺。於熱沙中宛轉。頭上而出。隋侯見而感之。下馬以鞭撥于水中。語曰。汝若是神龍之子。當願擁護於我。言訖而去。至於齊國。經二月。還復經此道。忽有一小兒。手把一明珠。當道送與。隋侯曰。誰家之子。而語吾答曰。昔日深蒙救命。甚重。感恩。聊以奉貺。侯曰。小兒之物。詎可受之。不顧而去。至夜。又夢見小兒持珠與侯曰。兒乃蛇也。早蒙救護。生全。今日答恩。不見垂納。請受之。無復疑焉。侯驚異。追且見一珠在床頭。侯乃收之。而感曰。傷蛇猶解知恩。重報在人。反不知恩乎。侯歸持珠進納。具述元由。終身食祿耳。狄希中山人也。能造千日酒。飲之亦千日醉。時有州人姓玄名石。好飲酒。欲飲於希家。翊日往

求之。希曰。我酒發來未定。不收飲。君石曰。縱未熟。且與一盃。得否。希聞此語。不免飲之。既盡。復索曰。美哉。可更與之。希曰。且歸。別日當來。只此一盃。可眠千日也。石卽別。似有作色。旋至家。已醉死矣。家人不知。乃哭而葬之。經三年。希曰。玄石必應酒醒。宜往問之。既往石家。語曰。石在否。家人皆怪之。曰。玄石亡來。服已闋矣。希驚曰。酒之美矣。而致醉眠千日。計日今合醒矣。乃命家人鑿塚破棺看之。卽見塚上汗氣徹天。遂命發塚。方見張目開口。引聲而言曰。快哉。醉我也。因問希曰。你作何物也。令我一盃大醉。今日方醒。日高幾許矣。墓上人皆笑之。被石酒氣衝入鼻中。亦各醉臥三月。世人之異事。可不錄乎。李信。陳留信義人也。爲人孝道。善事父母。年三

十八忽夜夢司命使鬼取信至閻羅王殿前。王卽勅付所司依處分。信啓王曰：少失父母。孀居。今旣命終。不敢有辭。哀信老母無人侍奉。伏願大王放信侍養。待母命終之日。與母同來。王聞此言。亦甚哀愍。如斯孝道。足可延齡。乃召鬼官檢信母壽年九十。猶有二十九年。亦可矜放。鬼官對曰：只如信之徒。世間極有。今若放此後者。舉例請下本司。定罪輕重。取旨。王依鬼官言。還令定罪。鬼官怒曰：無知越訴。亂我憲章。乃令鬼使擒付鑊湯煮之。鬼使提信手足。拋入鑊湯。方入湯中。身首已爛。王忽念之。言曰：此真孝。浮世罕聞。且令放還。以旌孝行。不復召鬼官議之。命鬼使喚信。聞王喚信。必知放還。乃令湯中拽出。見信首面浸爛。鬼使忙怕。恐王怒之。乃取一

胡人頭與信曰：王今喚出。必放汝歸。若見汝容貌壞爛。必不放手也。今且取一胡人頭安之。可。以得還。見王之時。宜低頭應對。不許忽忽。若放汝歸。卻來與汝別覓一端。正頭安卻。信聞放還。忻喜唱喏。而受之。旣至王前。便勅鬼使還歸。不。得更經本司。鬼使唱喏。不敢再返。亦不暇於鬼。使處換頭。忽然卻活。夢覺。以手摸頭面。竝是胡。悲啼懊惱。語其妻曰：汝識我語音否。妻對曰：今。異也。聞君一音是汝。一音是胡。何也。信曰：我夜。來甚有異夢。汝若天曉起。可將被覆我頭面。莫。使人見。若欲送食。致我床前。閉戶而去。我自取。食。其妻依言。以被覆之。至飯時。忽思其語。何有。此事。乃撥看之。見一胡人。臥在被底。其妻走出。告姑曰：阿婆。兒夜來不知何故。變作一胡人在。

新婦床臥。姑聞此語。豈有此異事。乃令將棒來。揭被見之。驚異。便打信數十分。說不及。已打損頭面。鄰里聞之。來問其故。信方話其始末。始知是真兒。抱頭大哭。妻亦哀號。鄉社以狀聞州。州以狀奏。帝覽表。嗟嘆。自古至今。未聞此事。雖是假胡人頭。孝心通乎神明。可拜信爲孝義大夫。仍賜束帛。養親。悲夫。神感之矣。乃見如斯。

昔高辛氏時。有房王作亂。憂國危亡。帝乃召募天下。有得房氏首者。賜金千斤。分賞美女羣臣。見房氏兵強馬壯。難以獲之。辛帝有犬。字曰盤瓠。其毛五色。常隨帝出入。其日忽失。此犬經三日以上。不知所在。帝甚怪之。其犬走投房王。房王見之大悅。謂左右曰。辛氏其喪乎。犬猶棄王。投吾。吾必與也。房氏乃大張宴會。爲犬作樂。其

夜房氏飲酒而臥。盤瓠咬王首而還。辛見犬啣房首。大悅。厚與肉糜飼之。竟不食。經一日。帝呼犬亦不起。帝曰。如何不食。呼又不來。莫是恨朕不賞乎。今當依召募賞。汝物得否。盤瓠聞帝此言。即起跳躍。帝乃封盤瓠爲會稽侯。美女五人。食會稽郡一千戶。後生三男六女。其男當生之時。雖似人形。猶有犬尾。其後子孫昌盛。號爲犬戎之國。周幽王爲犬戎所殺。只今土蕃。乃盤瓠之胤也。

昔武王時。雍州城南有一大神樹。約高十丈。周圍一里。蔭其地。土人民悉奉。四時八節。牽羊負酒祭祀不絕。武王出城。見衆奉獻。王言此樹神何須損我百姓。乃以兵圍正欲誅伐之。乃有神飛沙走石。雷電霹靂。武兵起衆瓦解。星分。無令

得近時有一人被傷損脚去樹一百步臥地不能自去。迨夜有一人着朱衣乘馬與樹神曰：朝來武王伐子，不有損乎？樹神曰：我雷公飛沙走石，傷武王兵士，兵士見之星分，不敢近我。我有威力如此，赤衣人怒曰：我教武王兵人用生朱塗面披髮着朱衣，赤繩縛三道，灰百匝，以斧伐之，豈不損乎？樹神默然不對。赤衣人忽然縱轡而去。至明，軍人向鄉中父老語之，以狀聞。王遂依其言，用物以斧伐之，並無變動。伐樹將倒，樹中流血，變作一犍牛，向址中走入豐水中。故樹精百年化作青牛，後人學之用灰及赤。

燕惠王墓上有狐狸，已經千餘歲，神變無比。世罕有之。聞晉司空張華博學多才，狐狸化為二少年書生，才容奇美，乘馬而出墓前，過去華表。

神謂曰：子欲何之？狸曰：我聞晉司空張華博學多才，今欲詣門，與之論談。木精曰：張司空之才，難可比也。若去，非但喪汝二軀，我亦遭累。狸曰：縱伊廣覽，豈能勝子？終爲之而旋，無累子矣。木精曰：實謂自貽伊戚，其可乎？不取吾言，終有悔。日狸不答而去，乃持刺謁華，華引入談論。三日，不屈華甚疑之，此必妖也。乃掃榻延留，留入防禦。時雷孔章列訪華，華以書生白之，此必妖異。孔章聞此語，忽然大笑曰：公爲國之棟梁，吐衄納士賢者，進用不肖者黜退，何故妬賢嫉能，不以己之不才，而言人之妖異？如此爲天下笑耳。華益於防衛，勿遣東西。孔章曰：若疑之，何不呼獵犬試之？乃命犬已試，竟無懼色。狸曰：我之才智，天地產之，反以爲妖，以犬試我，遮口口莫干。

試萬慮其能爲患乎。華聞益怒曰：此必真妖也。乃曰：是百年之精，獵犬見之，卽變。若千年之妖，以千年神木火照之，卽變。章曰：千年神木，何由可得。華曰：世說燕惠王塚前有華表木，已經千年，發走爲使，往取其木，使欲至木所，空中有一青衣小兒來問使曰：君何來也。使曰：張司空忽有二少年，多才巧辭，疑是妖異，使我取華表照之。青衣曰：老狸不智，不聽我言。今日禍已及我，其可逃乎。乃發聲而泣，倏然不見。使乃伐其木，木中血流，使將木歸照之，其精乃變。華乃烹之。漢時東華郡陳司空死，經周年，忽然還家，在床而坐。約束子孫，與平生無異。飲酒食肉，閑論幽冥事，歷歷來往不一。專事惑婦子孫，致敬無異。生前忽一度還家，飲酒醉臥在床。子孫乃近前

審窺。元是村中沽酒之家老犬也。從此便無蹤跡。王莽篡漢平帝位，一十八年，德行不合乾坤國祚，將改。忽於南陽市中生一肉碗，斫刺不入，詔令載歸殿前。召荆房息來問曰：殿前生此異物，爲何祥。房息對曰：臣不識。有費長道，通人也能識之。莽遣使費長道，使發數日。房息曰：臣啓陛下，費長道至，必言不識。陛下但言，卿既不識，何故城東門外下馬仰天而嘆也。須臾，長道至，帝問何物。對曰：荆房息尚言不識。臣何知之。帝曰：卿既不識，何故東門外下馬仰天而嘆。道曰：臣嘆荆將軍推死與臣。帝曰：卿但實言，勿隱。朕不罪卿。道曰：既奉進止，敢不遵承。此物一名肅，二名伏，中有鐵券，長三尺六寸。道家衰劉，再

興莽曰：如何得見道？曰：須得七歲女子尿之，可開也。莽依言，果然。爾後光武中興，斯實徵矣。昔太祖年七十，只養一子，年十三而夭。太祖與夫人晝夜悲泣不止。夫人忽一夜夢見亡兒來，謂母曰：某今差在泰山五百日，驅使苦無暫休。今泰山府君取周王爲嶽宿，阿娘可爲兒囑。王安兒於樂處，免有驅役，言訖洒涕而別。其母睡覺，悲不自勝。太祖問有何故，具以事白。太祖曰：夢以想成，生死殊道，漠漠然何可憑也。翊日晝寢，復自夢見亡子曰：昨日請阿娘咨告，如何卻以爲無憑也？既若不信，但看周王三月十八日必死，若不死，卽虛也。太祖夢覺，信之，明旦喚文王來語曰：朕昨晝寢，夢見亡子，云被差問泰山府五百日，驅使。今泰山府君取卿爲宿，今夢想

之頃，朕亦不信。儻如所夢，卿卽方便。安兒於樂處，周王曰：短長之數，豈可逃乎？然念永別清朝，將辭昭代，已審聖旨，豈敢違命，泣涕交下，哀戀久之。太祖乃賜王絹十疋，以贖亡兒。果于三月十八日卒，經十餘日，太祖又夢見兒，顏色和悅，謂父曰：蒙托父王文王任所職，遷兒於泰山府錄事參軍，不監印，差帝南人代役，仰荷君恩，敢不上報。太祖夢覺，喜而復悲，卽發人往問帝南人死虛實，使回云：亡經十五日，事驗有實，方知鬼神之道，昭然不可謂之無矣。

張華爲豫章太守，善易卦，明於政刑，下吏罪人畏之，不敢犯令，或當死者，悉放歸辭，父母時有一人犯盜處死，尅日欲誅，放歸辭別，限滿赴州就刑，其人在路號哭，經趙朔家，趙朔問何故哭，

答曰。某拙謀爲盜。犯法當死。昨蒙太守給假。辭
父母。限滿赴州就刑。所以悲泣。朔曰。何不逃去。
答曰。使君明於易筮。前後逃者皆獲得。是以不
敢違背。朔曰。汝不用哭。吾令汝生。但用吾計。自
當獲免。汝可取三遍。到行渡河。卽取竹筒。盛水
三尺。長安於腹上。仍黃沙中臥。經三日。然後可
還。終始擒汝不得也。其人一依朔言。至假滿。法
司怪久違限。乃以名聞。華乃觀易。卜卦成。斷曰。
何故腹上水深三尺。背臥黃沙。此人必投水死。
更不用尋也。此謂之善易。其人經一年。改名姓
處於鄉里。旣脫其死。卽賚重賂。酬於朔。朔一無
受焉。

昔泰山皇帝召募諸方秀士。遺司信崔皓試之。
問其妍否。皓見雍州秀士陳龍文。多言巧辭。乃

戲之曰。子姓陳。與陳恆近遠。龍文應聲答曰。龍
文與恆。還如公與杼。間密相似。崔皓憾之。異日。
策問龍文曰。鴟梟何以食母。弱水何以西流。武
王何以伐紂。龍文並馬不答。皓落下不第。龍文
上表稱。崔皓位正三台。治司萬物。不能以風化
下。而將逆事問臣。以臣無能。俾令下第。伏乞陛
下聖造。親試否臧。表至。帝召皓詰之。皓曰。龍文
無藝。何以堪之。帝乃自召龍文。問其試目。對曰。
崔皓何不問臣。慈烏返哺。而乃問臣。鴟梟何以
食母。何不問臣。百川歸於滄海。而乃問臣。弱水西
流。何不問臣。伯夷叔齊讓國。而乃問臣。武王伐紂。
所問三條。皆是逆事。臣恐崔皓有異志也。臣是
以不答。帝召皓問之。皆如其說。乃封龍文爲上
卿。故諺語云。巧言以免書。此之謂也。

漢武帝與越王爲親。乃遣東方朔泛海求寶。惟命一周迴。朔經二載。乃至。未至間。帝問左右。朔久而不至。今寰中何人善卜。對曰。有孫賓者。極明易筮。帝乃更庶服潛行。與左右寶絹二疋。往卜。叩賓門。賓出迎而延坐。未之識也。帝乃啓卜卦。成知是帝。惶懼起拜。帝曰。朕來覓物。卿勿言賓。曰。陛下非卜他物。乃卜東方朔也。朔行七日。必至。今在海中。面西招水大嘆。到日請話之。至日。朔至。帝曰。卿約一年。何故二載。朔曰。臣不敢稽程。探寶未得也。帝曰。七日前。卿在海中。面西招水大嘆。何也。朔曰。臣非嘆別事。嘆孫賓不識天子。與帝對坐。因此而嘆。帝深異之。

行衛國。同至樹陰。因相問姓名。各言離亂已而惘然。相謂曰。我等皆無骨肉。今日幸得聚會。亦天然也。可爲兄弟已否。衆曰。諾。因結義爲兄弟。長字仲伯。次名文仲。次名季仲。次名叔仲。次名雅仲。五人相將詣衛國市中。見一老母。孤單告乞。五人收養侍奉。敬如事親。母孝心無二。已經三年。其母遇疾。五人憂愁不能寢食。母曰。吾是并州太原人。董世臺之女。嫁同郡張文賢爲妻。任北海太守。因遭荒亂。文賢早亡。葬在太原赤山之下。八塚同行。東頭第一塚。是賢塚。吾死後。汝等若能與我送葬到塚側。吾平生之願畢矣。吾遭荒亂之日。有一子。姓張。名遺。年七歲。胸中有七鬢。足下有通徹之紋。父喪。因流浪相失。汝等宜思記之。他日有如此子。卽我子也。宜話吾

之由言訖而卒。五人扶喪至太原。忽叔仲橫被朝歌令禁繫。時有一人走投太守言養母之狀。述并葬之由。太守曰。汝何姓氏。具以對之。因話男之形狀。太守聞之。號哭僻地。此吾母也。吾以幼小兵革。離亂。母子相失。迨今又哭之。乃發使往朝歌迎喪。并具表聞奏於魏帝。陳其流浪之由。并述五人孝狀。善其人義重。可以旌之。各爲太守。仲伯。河中太守。文仲。河東太守。叔仲。河南太守。季仲。河西太守。雅仲。河北太守。并賻贈張遺母喪。追封太原縣太夫人。仍遷張遺爲魏府都護。噫。孝心感應。可泣千古。

昔晉侯孺臨政而戮趙同趙括。及季年將疾。見大厲鬼披髮及地。搏膺而踊。怒目大叱。晉公曰。殺余之孫而絕余祀。令我不得享。由爾使然。何

不義之甚也。余得訴於上帝矣。今日之寃必雪。復何逃焉。乃壞大門及寢門而入。似縱擒之狀。公大駭。避於室內。乃壞其戶。將欲入。公曰。戮子之子孫。又何干公也。鬼曰。致余不食。因爾之由。何謂不干我。公曰。請立祀可乎。曰。不可。其已暮矣。然請於上帝。候爾來證。知言訖。不見。晉公染疾。不期月而終。悲夫。寃結之事。不可爲也。今之君子。得不慎歟。

趙明甫。天水人也。名仁美。選三傳擢第。授江表大興縣尉。累以政聞。遷授蒲縣令。仁美素曉三命。能自知官祿壽常。謂人曰。余官不過邑長。壽不過六十歲。今吾五十四歲矣。其不遠也。然余有一女。未適人。此爲急務。卽請人於屬邑中。選有德行學業者配之。未會間。有日者經過。乃趨

謁趙令。因話令之祿壽。如仁美之言。令曰。某亦自知耳。然一女子未從人。有此未了。餘則無事也。未選得女婿間。先爲女子覓一女僕使。忽一日。命掃庭。忽涕淚。令曰。何故。女僕曰。某姓王。父嘗爲此邑令。某生此縣中。因喪父母。不覺涕淚交下。令問其父名。曰。名德麟。令思之。乃是親戚。因卽慘然。又曰。何至如是。女僕曰。卅角之時。遭兵革亂離之苦。被人掠賣。一至於斯。令乃謂其妻曰。彼我女。不憂不嫁。遣且輟吾女粧奩之具。先嫁之。乃於衆言曰。某近認得一姪女。今先聘人。俄擇邑客有善者從之。其所生之女。卻未嫁之。忽一日。經過善相人。復謁於令。見令大駭曰。昨觀君容。其命將殞。今日觀之。福祿與壽。未可言也。莫是在政。別有異能。不然。雪冤亂之事。方

可獲此果報。令曰。某則守法清廉。固無出死入生之事。曰。必然之理。請細籌之。令曰。某別無能政。因話嫁僕之事。答曰。只此便是。更何求之。乃賀令曰。此祿壽長。未可測也。是知陰功及物。當世有增延壽祿。後人觀此。胡不動心乎。

彭蠡湖側。有鄉人李進。勅者。以販彭蠡湖魚爲業。常以大船滿載其魚。於金陵及維揚肆中。積有年矣。一旦。復販魚於金陵。夜泊三山之浦。其夕風靜波澄。月色如畫。進勅乃步于岸側。聞船內有千萬人誦經聲。勂驚而異之。伺聽于岸。其音清亮非常。勅卽登舟察之。乃船內魚耳。進勅曰。由我鄙見。販易衆生。輪迴之身。不可測也。因悉放魚於江中。臨放魚時。言曰。諸魚旣各通靈。他日某若困苦。敢希方便垂恩矣。由是改業。販

鬻荻薪數年之間。大作儲筏。載薪於金陵。貨之未到間。值大風吹溺。籬筏一時沉沒。惟進勅墮於江中。不溺。足下如有所履。俄而被風颭。竹數竿。至於進勅身側。進勅扶此竹而獲助。其濟。乃見大魚數百頭。於進勅足下乘之。及有竹頭。共拽竹而行。于時到於洲。乃得登岸。回顧諸魚。各已散去。至夜不得度江。卽栖於洲上。將更深矣。進勅卽獨坐愁苦。兩淚迸灑。嗟身之蹇躓。一至于茲。忽見荻叢碎罅中。光芒然。進勅卽以手摸之。獲金二斤。乃袖於懷中。愁悶頗息。俄見一人着白衣。向波心踴立。謂進勅曰。朝來得存性命。及獲金。乃子前所放諸魚。今各報子恩也。言訖不見。待旦卽有魚數十頭。又拽一葉舟來。橈棹俱備。進勅因得及岸而歸矣。余嘗覽佛書。見

論十千天子報恩。何異於是乎。

昔楚僚至孝。內親早亡。敬事後母。終身不失。忽母患一腫成癰。形容日悴。人皆不識。僚欲呼醫師針灸。恐母痛難忍。自以口於母腫上。徐吮之。其腫有熱血流出。迨夜卽得安寢。乃夢一小兒語母曰。若得鯉魚食之。其病卽瘥。可以延壽。若不得鯉魚食死矣。母覺而告僚。僚聞之。悲懷無計。仰天嘆曰。我不孝。今是十二月。凝結之日。何處求之。僚卽抱而哭。我如何失母去。得行坐悲泣。願天効靈。乃脫衣上水臥之。有一童子。決僚臥處。水開。送鯉一雙。與僚。僚得之。喜悅。將歸與母食之。其疾卽愈。延壽一百三十三歲。蓋僚至孝感天神。昭應如此。

昔吳王孫權時。有李信純。是襄陽紀南人也。家

養一犬字曰黑龍。愛之尤甚。行坐相隨。飲饌之間。皆分與食。忽一日。於城外飲酒大醉。歸家不及。臥草中。時遇太守鄧珉出獵。見田草深。不知人在草中。醉眠。遣人縱火。爇之。信純臥處。恰當順風。犬見火來。乃以口拽純衣。純亦不動。臥處比有一溪。相去三五十步。犬即奔往。入水濕身。走來臥處。遇迴以身濕之火。至濕處。即滅。獲免。主人大難。犬連水困乏。致斃於側。俄爾信純醒來。見犬已死。遍身毛濕。甚訝其事。因觀四迴。覩火踪蹟。因爾慟哭。聞於太守。太守憫之。曰。犬之報恩。甚於人人。不知恩。豈如犬乎。即命具棺槨。衣衾葬之。今紀南有義犬塚。高十餘丈。

元嘉中有道士徐啓玄。隱居終南山中。道德尊重。人皆欽之。然通法術。逆知吉凶前世之事。歷

歷可聞。時有王大夫。只養一女。年可初笄。乃世之極色也。憐愛頗甚。乃名曰金英。徐啓玄忽然一日。閑遊之次。經過王大夫宅門。見宅上有宿世冤讐。怨氣亘天。啓玄曰。此誰宅。闖者曰。御史王大夫。啓玄曰。大夫在否。答曰。在。可與余報之。云終南山徐啓玄有切事。欲見大夫。闖人入告。大夫聞話。令升廳。俄出見之。玄曰。勿訝。造次起居。然有事咨白。未知可否。答曰。望示及。玄適覩大夫宅上。有宿世重冤讐。欲伺其便而報之。大夫知否。對曰。非尊師胡爲知之。某凡俗肉眼。豈明此事。玄曰。請童僕男女等。遍觀之。皆言不是。又曰。宅上更有何人。大夫曰。某有一女。小字金英。幼小憐之。頗能羞慙。玄曰。只此小娘子。便是大夫之冤家矣。可令出來。大夫將謬言。令夫人

召來。夫人卽往喚之。已見其女扇其房門。面壁而坐。歎曰。我之宿世冤結。方欲伺便報讐。無賴道士顯我世事。夫人聞之。驚告大夫。大夫惶懼。計無所出。乃禮啓玄曰。此宿世冤對相會。如何脫免。玄曰。此小事。答曰。倘蒙尊師慈恩。特垂救拔。以生如此。何門報之。又復再拜。玄曰。勿在多言。卽爲却遣。與大夫變却取索水一盆。劍一口。左右手秉之。隨大夫至闕內。令可開門。金英曰。是我之冤。干爾何事。玄曰。道門以救拔爲功。濟人爲上。曷不速變。安用多言。乃步罡訣咒。以水噴之。叱曰。速變本形。無更居此。咒訖。令備棺槨。逡巡而至。玄乃開門視之。已化爲白骨。卽令左右歛之。致靈車。誠曰。可送出都門。行十里餘。遇大林木中。棄之急奔。勿更回顧。左右依言。送出

都。可十里來。望果有大林。便安其下。急奔而歸。回至都門。方始回望。見大林紅焰亘天。悉爲燼。大夫驚哭拜謝。與夫人仍備珍寶財帛。酬之。悉不顧而去。昔晉太子申生仁孝。而遇驪姬之譖。縊于新城。及晉惠公復國。乃謚太子曰恭。葬以太子之禮。期月。太子御臣狐突過下國。而遇太子申生於途。太子突命登車而御之。告突曰。夷吾無禮。而彰先君之惡。余得請於上帝矣。將以晉國與秦。秦將祀余。突曰。臣聞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今令秦祀君。豈不謬乎。且民何罪而致亂亡。宗廟何故而不血食。請圖之。太子曰。諾。待吾復請於上帝。七日。可往新城西偏。於巫者之家見我焉。突曰。諾。倏而不見。凡如夢醒。突復依期而往。

又遇之告曰。上帝許我罰有罪矣。夷吾其斃於韓。言訖而沒。其後秦伐晉。晉果敗於韓地。而獲晉侯。悲夫。申生爲人之子。孝之至也。於死孝心不忘耳。改葬封諡。彰先君之不德矣。實不欲父成其醜。子受其美哉。昔德化張令。家業蔓延江淮間。累金積粟。不可勝數。秩滿歸京。僕馬壯健。囊橐敦厚。常先一程。致頓海陸。珍美必挈而行。至華陰。僕夫施幄幕。陳鑪俎。旣竟。庖豕炙羊。始熟。有黃衫者一人。據盤而坐。僕連叱。神色不撓。店嫗曰。今五方戈羅之輩。橫行關內。此其流也。不可與競。僕夫方欲求人。以責之。而張令至。具以事告。令曰。容之。勿逐也。乃揖而問曰。來在何方。黃衫者不言。但唯唯耳。促暖酒。酒至。令以大金盤飲之。雖不謝。似有愧色。飲訖。顧炙羊。目不

暫捨。令自割以勸之。至盡。黃衫者尙未有飽色。令又於大盒中取餅十四五枚。以餒之。凡飲二升餘酒。旣酣。謂令曰。四十年已前。曾於東店得一醉。以至今日。令甚訝之。乃動問姓名。曰。某非人也。蓋冥司送關中死籍之吏耳。曰。可得一觀乎。曰。窺亦何患。於是解草囊。出一軸。其書云。泰山主者牒金天府。第三行書云。貪財好殺。前德化縣令張某。卽張君名也。令見名。泣告使者。修短有限。誰敢惜死。某年始強壯。不爲死備。家業浩大。未有所付。且有何術。得延其期。某囊中計。其所有不止數十萬。盡可以酬之。執事使者曰。一飯之恩。誠宜報德。百萬之賜。噫。又何用。今有仙官劉綱者。謫居蓮花峯下。唯足下。匍匐徑往。祈求奏章。除此難爲無計也。吾聞昨金天王與

南嶽博戲不勝。甚被逼逐。足下可詣嶽廟。厚以利許之。必能施力於仙官。縱力不及。亦得路於蓮花峯下。不爾。卽無計矣。於是徑往。觀荆榛蒙密。川谷阻絕。杳無能往。令於是齋牲宰。馳獻嶽廟。又以千萬許之。直往蓮花峯下。轉乘南有一茆堂。見一道士。隱几而坐。問張令曰。腐骨殘肉。魂亡神耗者。安得至此。令曰。鍾鳴漏盡。露晞頃刻。竊聞仙官。能復精魂於枯骨。致肌肉於朽屍。既有好生之心。豈無章奏之力。道士曰。吾頃爲漢朝權臣一奏。便謫居此峯。今欲何得。欲陷吾爲寒山之叟乎。令哀請懇切。仙官神色甚怒。俄爾有使者。賫緘而至。則金天王札也。仙官覽書笑曰。關節旣到。難爲不應。召使者反報曰。莫又違上帝譴責。不乃啓玉函。書一通。焚香再拜以

遣之。經時。天符乃降。其上署徹字。真仙復焚香再拜以啓之。書曰。張某棄背祖宗。竊假名位。不順禮法。苟偷官榮。而又鄙僻多藏。詭詐無實。百里之任。以是叨居。千乘之富。實因苟得。今按罪已實。待戮餘魂。何謂來章。延求厥命。但以扶危拯溺者。大道所尙。緩刑宥過者。玄門是宗。狗爾一叱。全我私貸。若其俊惡。恕乃自新。貪生者量延五年。奏章不能書罪。仙官覽訖。謂令曰。凡大人壽可數百歲而已。喜怒哀樂。役心之源。愛惡嗜慾。伐性之根。而又揚己之能。掩彼之長。顛倒方寸。頃刻萬變。神倦思怠。難全天和。如彼淡泉。汨於五味。欲致不壞。其可得乎。勸道歸途。無墜吾教。令感拜辭。舉足已失所在。復尋舊路。稍覺平易。步十里餘。見黃衣使者前賀曰。將欲奉報。

願知姓名。鍾名生爲宣城脚力。夜卒于華陰。乃爲幽冥所見。遞符之役。痛苦如舊。令曰。何方以免報事之困。但耐命天王願。請置子爲關人。則吾飽神盤殮矣。符已違半日。莫及淹留。便乃揮別。入莊南栢樹三五步而沒。是張令駝車華陰。決東歸之計。耐命天王愿所費二千。乃語其僕曰。二千可贖吾十舍之資糧矣。安有受社於上帝而私於土偶人乎。明旦乃乘而東去。旬餘至偃師。是夕。至於縣館。見黃衫吏賚牒排闥而進。叱吏曰。何虛妄若是。今則禍無所逃。擊不可道。由爾償三峯之願不決。俾吾酬一饌之恩。無終悒悒。然痛如螫。言訖失所在。頃刻張令有疾。乃留遺書於妻子。未盈半幅而終。悲夫。貪悻財貨而輕生。是忘大德而背前言。如斯欲延厥

命。其可得乎。茲卒宜哉。後之人可不慎歟。

昔僧志玄。河朔人也。工五步罡。持清潔戒行。不衣紗縠。唯着布衣。行歷州邑。不住城中寺宇。惟宿郭外山林。至絳州城東十里。夜宿於暮林下。月明如晝。忽見一野狐於林下。將枯骨髑髏安頭上。便搖之。落者棄却。如此三四度。搖之不落。乃取草葉裝束於身體。逡巡化爲一女子。眉目如畫。世間無比。着素衣於行路。立猶未定。忽聞東北上有鞍馬行聲。此女子便作哭泣。哀悲不堪聽。俄有一人乘馬而來。見女子哀泣。下馬曰。娘子深夜。何故在此。意如何。僕願聞之。女子掩泣而對曰。妾住易州。前年爲父母聘於北門張氏。爲新婦。不幸妾夫去歲早亡。家事淪落。無所依投。尊堂遠地。豈知此孤苦。妾思父母心切。擬

歸易州。緣女子不悉路途。所以悲恨。若何問之。使人曰。適將謂女子哀怨別事。某不敢言。若要還鄉。亦小事。某是易州等職。昨因差使。今却返易州。娘子若不嫌鞭馬稍粗。僕願輒借。便請上馬。赴前程。女子乃收泪謝曰。若能如此。負戴德何可忘也。言訖。請娘子上馬之次。志玄從墓林而出。語軍使曰。此非人類。是妖狐化之。軍人曰。和尚莫謾語。相誣此女子。志玄曰。君若不信。可住少時。當與君變却。軍人曰。是實否。於是志玄結印口誦真言。振錫大喝。何不速變本形。女子悶絕而倒。化爲老狐而死。鮮血交流。枯髑髏草葉。尙滿其身。軍人見之。方信是實。遂頂禮再拜。嗟訝而去。

張安儒。東洛人也。其家大富。賈販淮南。永和年

中。自廣抵於洛下。既至而患瘧。發使至陸渾石。命子聞父疾。星夜奔至洛陽。不逾一旬。安儒身死。男女哀擗。未及棺斂。忽有一女子。縞服重戴。莫覩其面。自門而入。僕使借問。亦不應。直至屍前。不去帽。乃盡哀泣。其聲清怨。傷切不勝。男女親媼。驚愕莫測。其由須臾。棄其帽。見之。乃醜胡女鬼也。親姻皆奔走。但看之。此鬼乃閉其門。須臾。聞堂內與安儒屍言笑。又飲酒饌。歌樂食頃。逡巡。又聞厲聲啾啾。及相打毆擊之聲。良久。方靜。至暮。安儒子與親戚家僮。開戶看之。見其屍與胡女。俱化爲灰矣。

李楚賓。楚人也。性剛傲。以畋獵爲志。凡所出獵。無不大獲。時有董元範。家住青山。母常染患。晝日安靜。夜間却發。背如刀刺。兼毆打相似。不堪

其苦經一載以來。凡是醫藥針灸。竝無救時。永明中有善易者朱邯。歸豫知路。經元範舍。過夜求宿。元範母至三更已。叫喚如被拷打。相以至曉。問元範曰。太夫人何病如斯。元範曰。母患一載。醫藥無徵。莫知其患來處。朱邯乃作卦看之。謂範曰。君今日來。合遇其人。正未時有一人持弓。箭來須具衫服。於道側伺候。求見。即須致敬。懇求再三。留宿。此必救得君母之患。及驗其苦之源也。言訖。告辭而去。範乃依言。具衫服於路候之。果見李楚賓持弓箭游獵。範見便敘寒溫。乃屈楚賓。願過敝舍。無見外也。楚賓曰。我今游獵。一物未獲。何苦相留。日勢尚早。不可宿也。範具說母疾。云有一日者。指引君子。令邀止宿。必愈母疾。楚賓即往。便坐。範具酒饌飲之。乃安楚

賓於東房宿。此夜月明如晝。賓至二更以來。乃出房門徐行。忽見空中有一大鳥飛來。向母房上。將嘴便啄。忽聞室中痛楚難忍。賓心口思維。此鳥真是妖魅。乃入房中。取弓箭便射之。連中數箭。其鳥飛入堂中。痛聲即止。及旦。賓向範曰。某昨夜與君母除疾。害訖。範曰。如何除得。某昨夜至更。出戶徐行。忽見一大鳥。渾身朱色。兩眼如金。飛向堂中。將嘴便啄。乃聞夫人痛聲。某取弓箭射之。連箭飛去。堂中聲便止。範聞之。再三驚喜。相隨。邊宅尋覓。竝不見物。忽見確柱上有兩隻箭。所中處皆流血。範以火焚之。精怪乃除。母患自此平復。如故。持絹一束與楚賓。不受而去。

李汾。越州上虞縣人也。性悅山水。乃居四明山。

山下有百姓張老莊。其家大富。好養豕。積年不幸而縱之。永和末。中秋月圓。李汾步月於中庭。撫琴自適。忽聽外有人嗟歎之聲。或言或笑。李汾不測其由。詰曰。何人夜久至此山院。女笑曰。惟好秀才之妙聲。汾開門而看之。見一女。端正無比。惟覺口帶高緇黑色。汾問。娘子莫是神仙乎。女對曰。非也。兒是此山中張家女。今夕父母作客東村。竊來奉謁。希無見責也。汾欣喜。謂娘子曰。不棄荒居。便請升階。言訖。女子乃上階。煎茶。言笑相譔。汾莫能及。下帷背燈。琴瑟已盡。忽爾晨雞報曉。女起告辭。汾戀慕惜別。卽偷女青氈履子一隻。藏衣籠中。汾恍忽睡着。女撫汾悲泣。求覓履子。願無留此。今夕再期。若收之。妾身必死。今拜謝君子。幸無留。汾竟不與而睡。其女

號泣而去。汾驚而覺。不見其女。只見床前鮮血滿地。汾心異之。乃開籠觀其履子。已化爲豬蹄。鼓乃怕懼不已。尋而下山。直至張公圈內。其豬還見汾來。瞋目咆哮。已而汾具以前事告於張公公。聞之驚怪。遂烹之。汾乃棄此山院。別遊他邑矣。悲夫。妖怪之事。顯然。蠱惑之道。彰爾。假人之形。媚人若此。是故妖艷之色。可不慎歟。永平年中。有司勳張員外者。早著名顯。常以詞舌過人。同輩莫不畏憚。而祿秩不能榮進。及懸車之歲。有子四人。名德雄邁。位列清近。司勳忽患舌腫。須臾出於口外。其大如斗。瞑目而喘。殆不延於頃刻。子弟憂迫。集議以此疾狀。古方無錄。人不知識。宜於名僧道士。求以異術治之。冀必有効。諸子乃是易服章。散諸佛寺道觀。遍以

疾狀訪於識者。適遇老僧。謂曰。郎君不知業報。乎。盍扶持員外。行於坊市。多人之處。明其疾狀。博以求之。何慮無人識者。諸子喜納其說。乃徒步奉輿。而行於東市中。有一叟。鬢眉皓白。而顏若嬰兒。見司勳之病。驚曰。吾平生善療此疾。今年九十八矣。方始一遇。大喜。願以治之。諸子拜泣而隨。叟曰。吾於宣平東門。愛一小宅。乏於財貨。而不致。郎君卽爲吾治之。其家亦久欲賣。倘兼備以器用。帷幙見侍。其宅不逾二十萬。諸子遽便求訪。果有卽時買之。叟有妻萊婁。質貌閉雅。年若十八九許。阜穀幪首。絳繒束腰。會無粉黛之飾。髮澤肥淨。光彩照人。與叟同赴新第。期明晨待司勳至。諸子鋪設茵褥。幃幔。饌具。無不精備。叟亦極喜。諸子及曉。侍司勳至。叟前迎。

之。令其妻燃薪。具醢醢。叟請曰。諸郎君宜以靜。伺遠立。無至憂擾。叟乃捻司勳痛舌。有豚懸於舌根下。以金刀斷之。後於絳囊中貯藥。取少末而封焉。其舌重五六斤。叟令其妻。燻炙肉。灼之。膏滴中。香氣盈室。司勳忽開目。嚙津。所疾卽愈。叟共萊婁相勸食。其炙須臾而盡。諸子狂喜。侯問。司勳云。只憶初得疾時。後不省矣。適將欲悟。忽聞炙香。餒而思食。咽液而差。我不能曉其由也。請餅餌進數。若不有疾。叟曰。疾旣愈矣。請諸郎君侍司勳回宅。司勳謝曰。此疾非老丈神術治之。卽無瘥矣。感戴恩德。何日忘之。叟曰。某志在斯疾。幸愜平生之願。可一言哉。旣歸。諸子持金帛奴馬。詰旦來獻於叟。但見扃鎖其門。器用帷幕之具。一皆在焉。悉不將去。惟叟與妻莫。

知所往。諸子奔回。具以事告司勳。舉家號泣。焚香信敬之。方悟神仙來爲治疾。識者曰。司勳之疾。得不爲多詞之咎。而斯疾誠之後。諸人豈不愼歟。

虞鄉獵人張可思。多力射。每逐獸入山。經絕壁下。雪中尋鹿。險阻絕遠。忽見人蹟。踐履絕異。驚愕久之。卽宛其蹤。入危僻窮途。蹟盡抵一崖。一人攀緣。分明歷歷。可思愈懷驚異。因又登一崖。乃有傍引大枝。橫構岩上。視其人已度。可思亦隨度。寬平顯敞。不類山中。俄至洞側。見泉周石。塔塔下葦簾中。有大石堂。堂內烟火薰灼。烹爨甚宜。可思詣前。適見自外者負鹽一囊。約百許斤。致之廚下。泔袴濯足。因邀可思就火。俄聞磬聲。皆曰。諸真登堂矣。卽遣可思拜謁。可思就昇。

見金人玉人在左右。而身長丈餘。皆衣鶴氈。儀狀嚴美。聲音朗暢。皆謂可思曰。何由至此。是天可思卽述其來。遂坐可思於地。遍問人間之事。既而謂可思曰。爾可記吾短章。傳之於代。亦可稍增其壽。詞曰。天清地寧。人獨營營。名利奔迫。喜怒交爭。思永厥壽。彌喪其身。何不絕欲。端守爾精。言訖。謂可思曰。可速歸舍。無滯於此。當有譴責。可思聞語。便卽拜辭。於是命負鹽者送出。卽尋舊逕而歸。他日。可思復來。道途乖矣。永熙年中。青州從事檢校尙書兵部郎中王宗仁者。羈遊河北時。僕射李公鎮守。宗仁與李公有族兄之分。而接之甚厚。因話鬼神之事。而李公謂爲冥昧。有無難測。宗仁曰。有可信矣。何疑焉。如要明之。便可立頃。召致李公。因祈請之。宗仁曰。

公可率意暗書逝者名氏。識之付某。當即遣石
公。先從鄴中大將從兄弟浼學陣傳射。時免始
亡。公方軫念。卽密書其名氏以付之。宗仁乃命
香火迎風而嘯。遂以其名就焚于爐。良久向門
驚視。遽起揮揖曰。在左右間。當爲通報。因謂公
曰。不合輕召大將。宜速備酒食。盡敬辭謝之。公
如其言。致敬久之。乃曰。幸已去矣。必欲見者。可
更召平賤之輩。縱來無害也。時公宅內新喪青
衣。因書其名字付之。要當見矣。宗仁復命香火
迎風而嘯。卽以其名就焚於爐。火頃刻笑語公
曰。如此老婢。追之何爽。公大奇之。因命詢問幽
冥之事。宗仁曰。固不可泄。泄之當兩滅其算耳。
久而遣去。宗仁常語公曰。某終當爲國相。但得
石勒劉聰爲主。非若三台之正位也。其後宗仁

以青州倅。主人卒後。因爲隴右公納之賓僚。尋
僭號。而宗仁爲左丞相矣。竟如其言。

涇之北鄙人李德用。穉衣食自給。元嘉中年。元
夜有二盜踰墻而入。皆執利刃。德用不敢枝梧。
而室內衣裘子遺無有。德用一子名阿七。甫六
歲。方眠。驚因叫有賊。爲盜所射。膺弦而斃。德用
廬外有二驢。紫色亦爲攘去。遲明村人集聚。共
商量捕逐之路。俄而阿七之魂登房門而號曰。
我死自是我命。那復多痛。所痛者永訣父家耳。
遂怨泣久之。隣里會者五六十人。皆爲泣涕。因
曰。勿謀反。遂明年五月。當自送死。乃召德用。附
耳告之名氏。仍期勿泄。俄春作將至。德用謀生
汲汲。無容加意。泊麥秋。德用有麥半頃。收拾。
晨有二牛踐踐狼籍。歸遍里中曰。恣女傷暴我。

苗我已繫之牛主償責以購不爾吾將詣官焉里中共往視之皆曰此非左側人之素蓄者也俄有二客至曰我牛也昨暮奔迸不虞至此所損之苗請酬陪價而歸我畜焉里人共謂問所從來買牛契書其價乃紫色驢交致焉德用卽悟阿七所言及詢姓名乃皆如阿七所報因卽縛之曰爾去冬射死我子盡我財者人也二盜相顧不復隱曰天也命也死不可道卽述其故曰我旣行劫殺乃北竄寧慶之郊謂事已久因買牛將歸岐下昨牛抵村北二十里徘徊不進伺夜黑過此旣寐夢一小兒五六歲許裸形亂舞紛紜相迷經宿方悟及覺二牛之糜糾不斷如被解釋則已竄矣

神仙傳序

予著內篇論神仙之事凡二十卷弟子滕升問曰先生云仙化可得不死可學古之得仙者豈有其人乎予答曰秦大夫阮倉所記有數百人劉向所撰又七十餘人然神仙幽隱與世異流世之所聞者猶千不得一者也故甯子入火而陵煙馬皇見迎於護龍方回變化於雲母赤將茹葩以隨風涓子餌朮以著經嘯父別火於無窮務光游淵以哺薤仇生却老以食松朮疏耄石以練形琴高乘鯉於碣中桂父改色以龜腦女九七十以增容陵陽吞五脂以登高商邱咀菖蒲以無終雨師鍊五色以屬天子先轡兩虬於玄塗周晉跨素鶴於緱氏軒轅控飛龍於鼎湖葛由策木羊於綏山陸通匝遐紀於囊盧蕭史乘鳳而輕舉東方飄幘於京師懷子鬻桃以

淪神主柱飛行以餌砂。阮邱長存於隴嶺。英氏乘魚以登遐。脩羊陷石於西岳。馬丹迴風以上徂。鹿翁陟險而流泉。園客蟬蛻於五華。予今復抄集古之仙者。見於仙經。服食方及百家之書。先師所說。耆儒所論。以爲十卷。以傳知真識遠之士。其繁俗之徒。思不經微者。亦不彊以示之。則知劉向所述。殊甚簡略。美事不舉。此傳雖深妙奇異。不可盡載。猶存大體。竊謂有愈於劉向多所遺棄也。晉抱朴子葛洪稚川題。

神仙傳

晉 葛洪著 武林徐仁毓閱

廣成子

廣成子者。古之仙人也。居崆峒之山。石室之中。

黃帝聞而造焉。曰。敢問至道之要。廣成子曰。爾治天下。禽不待候而飛。草木不待黃而落。何足以語至道。黃帝退而閒居三月。後往見之。膝行而前。再拜請問治身之道。廣成子答曰。至道之精。杳冥冥。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爾形。無搖爾精。乃可長生。慎內閉外。多知爲敗。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千二百歲而形未嘗衰。得我道者。上爲皇。失吾道者。下爲土。將去汝入無窮之門。游無極之野。與日月參光。與天地爲常。人其盡死而我獨存矣。

老子

老子者。名重耳。字伯陽。楚國苦縣曲仁里人也。其母感大流星而有娠。雖受氣於天。然見於李。家猶以李爲姓。或云。老子先天地生。或云。天之

精魄。蓋神靈之屬。或云。母懷之七十二年。乃生。生時。剖母左腋。而出生。而白晝。故謂之老子。或云。其母無夫。老子是母家之姓。或云。老子之母。適至李樹下。而生老子。生而能言。指李樹曰。以此爲我姓。或云。上三皇時爲玄中法師。下三皇時爲金闕帝君。伏羲時爲鬱華子。神農時爲九靈老子。祝融時爲廣壽子。黃帝時爲廣成子。顓頊時爲赤精子。帝嚳時爲祿圖子。堯時爲務成子。舜時爲尹壽子。夏禹時爲真行子。殷湯時爲錫則子。文王時爲文邑先生。一云。守藏史。或云。在越爲范蠡。在齊爲鴟夷子。在吳爲陶朱公。皆見於羣書。不出神仙正經。未可據也。葛稚川云。洪以爲老子若是天之精神。當無世不出。俯尊就卑。委逸就勞。背清澄而入臭濁。棄天官而受

人爵也。夫有天地則有道術。道術之士。何時暫乏。是以伏羲以來。至於三代。顯名道術。世世有之。何必常是一老子也。皆由晚學之徒。好奇尚異。苟欲推崇老子。故有此說。其實論之。老子蓋得道之尤精者。非異類也。按史記云。老子之子名宗。仕魏爲將軍。有功封於段。至宗之子汪。汪之子言。言之玄孫瑕。仕於漢。瑕子解。爲膠西王太傅。家於齊。則老子本神靈耳。淺見道士。欲以老子爲神異。使後代學者從之。而不知此更使不信長生之可學也。何者。若謂老子是得道者。則人必勉力競慕。若謂是神靈異類。則非可學也。或云。老子欲西度關。關令尹喜知其非常人也。從之問道。老子驚怪。故吐舌聘然。遂有老聃之號。亦不然也。今按九變及元生十二化經。老

子未入關時。固已名聃矣。老子數易名字。非但一聃而已。所以爾者。按九宮及三五經及元辰經云。人生各有厄會。到其時。若易名字。以隨元氣之變。則可以延年度厄。今世有道者。亦多如此。老子在周乃三百餘年。二百年之中。必有厄會。非一。是以名稍多耳。欲正定老子本末。故當以史書實錄爲主。并考仙經祕文。以相參審。其他若俗說。多虛妄。洪按西昇中胎及復命苞及珠韜玉機金篇內經。皆云。老子黃白色。美眉。廣頰。長耳。大目。疎齒。方口。厚唇。額有三五達理。日角。月懸。鼻純骨。雙柱耳。有三漏門。足踏二五。手把十文。以周文王時。爲守藏史。至武王時。爲柱下史。時俗見其久壽。故號之爲老子。夫人受命自有神通。遠見者。稟氣是常人不同。應爲道主。

故能爲天神所濟。衆仙所從。是以所出度世之法。九丹。八石。金醴。金液。次存玄素。守一。思神。歷藏行氣。鍊形。消災辟惡。治鬼養性。絕穀變化。厭勝。教戒。役使鬼魅之法。凡九百三十卷。符書七十卷。皆老子本起中篇所記者也。自有目錄。其不在此數者。皆後之道士。私所增益。非真文也。老子恬淡無欲。專以長生爲務者。故在周雖久而名位不遷者。蓋欲和光同塵。內實自然。道成乃去。蓋仙人也。孔子嘗往問禮。先使子貢觀焉。子貢至。老子告之曰。子之師名邱。相從三年。而後可教焉。孔子既見老子。老子告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也。孔子讀書。老子見而問之曰。何書曰。易也。聖人亦讀之。老子曰。聖人讀之可。

也。汝曷爲讀之。其要何說。孔子曰。要在仁義。老子曰。蚊虻嚼膚。通夕不得眠。今仁義慘然而汨人心。亂莫大焉。夫鶉不日浴而白。鳥不日染而黑。天之自高矣。地之自厚矣。日月自明矣。星辰固自列矣。草木固有區矣。夫子修道而趨。則以至矣。又何用仁義。若繫鼓以求亡羊乎。夫子乃亂人之性也。老子問孔子曰。亦得道乎。孔子曰。求二十七年而不得也。老子曰。使道可獻。人則人莫不獻之。其君矣。使道可進。人則人莫不進之。其親矣。使道可告。人則人莫不告之。兄弟矣。使道可傳。人則人莫不傳之。其子矣。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道不可居也。孔子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誦先王之道。明周召之迹。以干七十餘君。而不見用。甚矣。人之難說也。老子

曰。夫六藝。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陳哉。今子所修者。皆因陳迹也。迹者。履之出而迹。豈異哉。孔子歸。三日不談。子貢怪而問之。孔子曰。吾見人之用意。如飛鳥者。吾飾意以爲弓弩射之。未嘗不及而加之也。人之用意。如麋鹿者。吾飾意以爲走狗而逐之。未嘗不銜而頓之也。人之用意。如淵魚者。吾飾意以爲鈎縴而投之。未嘗不鈎而制之也。至於龍乘雲氣遊太清。吾不能逐也。今見老子。其猶龍乎。使吾口張而不能翕。舌出而不能縮。神錯而不知其所居也。陽子見於老子。老子告之曰。虎豹之文。猿獠之捷。所以致射也。陽子曰。敢問明王之治。老子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以不自己。化被萬物。而使民不恃。其有德而不稱。其名位乎不測。而遊乎無有者也。

老子將去而西。出關以昇崑崙。關令尹喜占風氣逆。知當有神人來過。乃掃道四十里。見老子而知是也。老子在中國都本有所授。知喜命應得道。乃停關中。老子有客徐甲。少貸於老子。約日歷百錢。計欠甲七百二十萬錢。甲見老子出關遊行。速索償。不可得。乃倩人作辭。詣關令以言老子。而爲作辭者。亦不知甲已隨老子二百餘年矣。唯計甲所應得直之多。許以女嫁甲。甲見女美。遂通辭於尹。喜得辭大驚。乃見老子。老子問甲曰。汝久應死。吾昔貸汝。爲官卑家貧。無有使役。故以太玄清生符與汝。所以至今日。汝何以言吾。吾語汝到安息國。固當以黃金計贖還汝。汝何以不能忍。乃使甲張口向地。其太玄真符立出於地。丹書文字如新。甲成一竅。

枯骨矣。喜知老子神人。能復使甲生。乃爲甲叩頭請命。乞爲老子出錢還之。老子復以太玄符投之。甲立更生。喜卽以錢二百萬與甲。遣之而去。并執弟子之禮。具以長生之事授喜。喜又請教誡。老子語之五千言。喜退而書之。名曰道德經焉。尹喜行其道。亦得仙。漢竇太后信老子之言。孝文帝及外戚諸竇。皆不得不讀。讀之皆大得其益。故文景之世。天下謐然。而竇氏三世保其榮寵。太子太傅疎廣父子。深達其意。知功成身退之義。同日棄官而歸。散金布惠。保其清貴。及諸隱士。其遵老子之術者。皆外損榮華。內養生壽。無有顛沛於險世。其洪源長流所潤。洋洋如此。豈非乾坤所定。萬世之師表哉。故莊周之徒。莫不以老子爲宗也。

彭祖

彭祖者。姓籙。諱鏗。帝顓頊之玄孫也。殷末。已七百六十七歲。而不衰老。少好恬靜。不卹世務。不營名譽。不飾車服。唯以養生治身爲事。王聞之。以爲大夫。常稱疾。閑居。不與政事。善於補導之術。服水桂。雲母粉。麋角散。常有少容。然性沈重。終不自言有道。亦不作詭譎變化鬼怪之事。竊然無爲。少周遊時。還獨行人。人莫知其所詣。伺候竟不見也。有車馬而常不乘。或數百日。或數十日。不持資糧。還家。則衣食與人無異。常閉氣。內息。從旦至中。乃危坐。拭目。摩搦身體。舐唇咽唾。服氣數十。乃起行言笑。其體中。或瘦倦不安。便導引閉氣。以攻所患。心存其體面。九竅五臟四肢。至於毛髮。皆令具至。覺其氣雲行體中。故於

鼻口中。達十指末。尋卽體和。王自往問訊。不告。致遺珍玩。前後數萬金。而皆受之以恤貧賤。無所留。又采女者。亦少得道。知養性之方。年二百七十歲。視之。如五六十歲。奉事之於掖庭。爲立華屋紫閣。飾以金玉。乃令采女乘輜輶。往問道於彭祖。旣而再拜。請問延年益壽之法。彭祖曰。欲舉形登天。上補仙官。常用金丹。此九召太一。所以白日昇天也。此道至大。非君王之所能爲。其次當愛養精神。服藥草。可以長生。但不能役使鬼神。乘虛飛行。身不知交接之道。縱服藥無益也。能養陰陽之意。可推之而得。但不思言耳。何足恠問也。吾遺腹而生。三歲而失母。遇犬戎之亂。流離西域。百有餘年。加以少枯。喪四十九妻。失五十四子。數遭憂患。和氣折傷。冷熱肌膚。

不澤。榮衛焦枯。恐不度世。所聞淺薄。不足宣傳。大宛山有青精先生者。傳言千歲。色如童子。步行日過五百里。能終歲不食。亦能一日九食。真可問也。采女曰。敢問青精先生。是何仙人者也。彭祖曰。得道者耳。非仙人也。仙人者。或竦身入雲。無翅而飛。或駕龍乘雲。上造天階。或化爲鳥獸。遊浮青雲。或潛行江海。翱翔名山。或食元氣。或茹芝草。或出入人間。而人不識。或隱其身。而莫之見。面生異骨。體有奇毛。率好深僻。不交俗流。然此等。雖有不死之壽。去人情遠。榮樂有若雀化爲蛤。雉化爲蜃。失其本真。更守異氣。余之愚心。未願此已。入道當食甘旨。服輕麗。通陰陽。處官秩耳。骨節堅彊。顏色和澤。老而不衰。延年久視。長在世間。寒溫風濕。不能傷。鬼神衆精。莫

敢犯。五兵百蟲。不可近。嗔喜毀譽。不爲累。乃可爲貴耳。人受氣。雖不知方術。但養之得宜。常至百二十歲。不及此者。傷也。小復曉道。可得二百四十歲。加之。可至四百八十歲。盡其理者。可以不死。但不成仙人耳。養壽之道。但莫傷之而已。夫冬溫夏涼。不失四時之和。所以適身也。美色淑姿。幽閑娛樂。不致思慾之惑。所以通神也。車服威儀。知足無求。所以一志也。八音五色。以悅視聽。所以導心也。凡此皆以養壽。而不能斟酌之者。反以速患。古之至人。恐下才之子。不識事宜。流遞不還。故絕其源。故有上士別牀。中士異被。服藥百裹。不如獨臥。五音使人耳聾。五味使人口爽。苟能節宜。其宜適。抑揚其通塞者。不以減年。得其益也。凡此之類。譬猶水火。用之過當。

反爲害也。不知其經脈損傷。血氣不足。內理空疎。髓腦不實。體已先病。故爲外物所犯。因氣寒。酒色以發之耳。若本充實。豈有病也。夫遠思強記。傷人。憂喜悲哀。傷人。喜樂過差。忿怒不解。傷人。汲汲所願。傷人。陰陽不順。傷人。有所傷者。數種而獨戒於房中。豈不惑哉。男女相成。猶天地相生也。所以神氣導養。使人不失其和。天地得交接之道。故無終竟之限。人失交接之道。故有傷殘之期。能避衆傷之事。得陰陽之術。則不死之道也。天地晝分而夜合。一歲三百六十交。而精氣和合。故能生產萬物。而不窮。人能則之。可以長存。次有服氣得其道。則邪氣不得入。治身之本要。其餘吐納導引之術。及念體中萬神。有合影守形之事。一千七百餘條。及四時首向責。

已謝過。臥起早寢之法。皆非真道。可以教初學者。以正其身。人受精氣體。服氣煉形。則萬神自守。其真不然者。則榮衛枯悴。萬神自逝。悲思所留者。也。人爲道不務其本。而逐其末。告以至言而不能信。見約要之書。謂之輕淺。而不盡服誦。觀夫太清北神中經之屬。以此自疲。至死無益。不亦悲哉。又人苦多事。少能棄世。獨往山居穴處者。以道教之終不能行。是非仁人之意也。但知房中閉氣。節其思慮。適飲食。則得道也。吾先師初著九節都解指。韜形隱遯。尤爲開明。四極九室諸經。萬三千首。爲以示始涉門庭者。采女具受諸要。以教王。王試之。有驗。殷王傳彭祖之術。屢欲祕之。乃下令國中。有傳祖之道者。誅之。又欲害祖。以絕之。祖知之。乃去。不知所之。其後

七十餘年。聞人於流沙之國西見之。王不常行彭祖之術。得壽三百歲。氣力丁壯。如五十時。得鄭女妖姪。王失道而殂。俗間言傳彭祖之道。殺人者。由於王禁之故也。後有黃山君者。修彭祖之術。數百歲。猶有少容。彭祖既去。乃追論其言。以爲彭祖經。

魏伯陽

魏伯陽者。吳人也。本高門之子。而性好道術。後與弟子三人入山作神丹。丹成。知弟子心懷未盡。乃試之。曰。丹雖成。然先宜與犬試之。若犬飛。然後人可服耳。若犬死。卽不可服。乃與犬食之。犬卽死。伯陽謂弟子曰。作丹唯恐不成。既今成。而犬食之死。恐是未合神明之意。服之恐復如犬爲之。奈何。弟子曰。先生當服之否。伯陽曰。吾

背違世路。委家入山。不得道。亦恥復還。死之與生。吾當服之。乃服丹入口。卽死。弟子顧視相謂。曰。作丹以求長生。服之卽死。當奈此何。獨一弟子曰。吾師非常人也。服此而死。得無意也。因乃取丹服之。亦死。餘二弟子相謂曰。所以得丹者。欲求長生耳。今服之既死。焉用此爲。不服此藥。自可更得數十歲在世間也。遂不服。乃共出山。欲爲伯陽及死弟子求棺木。二子去後。伯陽卽起。將所服丹。納死弟子及白犬口中。皆起。弟子姓虞。遂皆仙去。道逢入山伐木人。乃作手書與鄉里人。寄謝二弟子。乃始懊恨。伯陽作參同契五行相類。凡三卷。其說是周易。其實假借爻象。以論作丹之意。而世之儒者。不知神丹之妙。多作陰陽注之。殊失其旨矣。

白石先生

白石先生者。中黃丈人弟子也。至彭祖時。已二千歲餘矣。不肯修昇天之道。但取不死而已。不夫人間之樂。其所據行者。正以交接之道爲主。而金液之藥爲上也。初以居貧。不能得藥。乃養羊牧豬。十數年間。約衣節用。置貨萬金。乃大買藥服之。常煮白石爲糧。因就白石山居。時人故號曰白石先生。亦食脯飲酒。亦食穀食。日行三四百里。視之色如四十許人。性好朝拜事神。好讀幽經及太素傳。彭祖問之曰。何不服昇天之藥。答曰。天上復能樂比人間乎。但莫使老死耳。天上多至尊。相奉事。更苦於人間。故時人呼白石先生爲隱遁仙人。以其不汲汲於昇天爲仙官。亦猶不求聞達者也。

黃初平

黃初平者。丹溪人也。年十五。家使牧羊。有道士見其良謹。便將至金華山石室中。四十餘年。不復念家。其兄初起。行山尋索初平。歷年不得。後見市中有一道士。初起召問之曰。吾有弟名初平。因令牧羊。失之四十餘年。莫知死生所在。願道君爲占之。道士曰。金華山中有一牧羊兒。姓黃。字初平。是卿弟。非疑。初起聞之。卽隨道士去。求弟。遂得相見。悲喜語畢。問初平羊何在。曰。近在山東耳。初起往視之。不見。但見白石。而還。謂初平曰。山東無羊也。初平曰。羊在耳。兄但自不見之。初平與初起俱往看之。初平乃叱曰。羊起。於是白石皆變爲羊數萬頭。初起曰。弟獨得仙道如此。吾可學乎。初平曰。唯好道便可得之耳。

初起便棄妻子。留住就初平學。共服松脂茯苓。至五百歲。能坐在立亡。行於日中無影。而有童子之色。後乃俱還鄉里。親族死終略盡。乃復還去。初平改字爲赤松子。初起改字爲魯班。其後服此藥得仙者數十人。

王遠

王遠字方平。東海人也。舉孝廉。除郎中。稍加中散大夫。學通五經。尤明天文圖讖。河洛之要。逆知天下盛衰之期。九州吉凶。如觀之掌握。後棄官入山修道。道成。漢孝桓帝聞之。連徵不出。使郡國逼載以詣京師。遠低頭閉口。不答詔。乃題宮門扇板四百餘字。皆說方來之事。帝惡之。使削去。外字適去。內字復見。墨皆徹板裏。削之愈分明。遠無子孫。鄉里人累世相傳供養之。同郡

太尉陳耽。爲遠營道室。旦夕朝拜之。但乞福。未言學道也。遠在陳家四十餘年。陳家會無疾病。死喪。奴婢皆然。六畜繁息。田桑倍獲。遠忽語陳耽曰。吾期運當去。不得久停。明日日中當發。至時遠死。耽知其仙去。不敢下着地。但悲啼嘆息。曰。先生捨我。我將何怙。具棺器燒香。就牀衣裝之。至三日夜。忽失其屍。衣冠不解。如蛇蛻耳。遠卒後百餘日。耽亦卒。或謂耽得遠之道。化去。或曰。知耽將終。故委之而去也。初遠欲東入括蒼山。過吳住胥門蔡經家。蔡經者小民耳。而骨相當仙。遠知之。故住其家。遂語經曰。汝生命應得度世。欲取汝以補官僚耳。然少不知道。今氣少肉多。不得上去。當爲屍解。如從狗竇中過耳。於是告以要言。乃委經而去。經後忽身體發熱。如

火欲得冷水灌之。舉家汲水灌之。如沃焦石。如此三日。消耗骨立。乃入室以被自覆。忽然失之。視其被內。唯有皮頭足具。如蟬蛻也。去十餘年。忽還家。容色少壯。鬢髮鬢黑。語家人曰。七月七日。王君當來。其日可多作飲食。以供從官。至其日。經家乃借瓷器。作飲食百餘斛。羅列布置庭下。是日王君果來。未至先聞金鼓。簫管人馬之聲。比近皆驚。莫知所在。及至經舍。舉家皆見。遠冠遠遊冠。朱衣虎頭。鑿囊五色。綬帶劍。黃色少髭。長短中形人也。乘羽車。駕五龍。龍各異色。前後麾節。幡旗導從。威儀奕奕。如大將軍也。有二伍伯。皆以蠟封其口。鼓吹皆乘龍。從天而下。懸集於庭。從官皆長丈餘。不從道衢。既至。從官皆隱。不知所在。唯獨見遠坐耳。須臾引見經父。

母兄弟。因遣人召麻姑。亦莫知麻姑是何人。也。信曰。王方平敬報。久不到民間。今來在此。想姑能暫來語否。須臾信還。不見其使。但聞信語曰。麻姑載拜。不相見。忽已五百餘年。尊卑有序。拜敬無階。煩信承來。在彼食頃。卽到。先受命當按行蓬萊。今便暫往。如是當還。還便親覲。願未卽去。如此兩時。聞麻姑來。來時亦先聞人馬聲。既至。從官半於遠也。麻姑至。蔡經亦舉家見之。是好女子。年可十八九許。於頂上作髻。餘髮散垂。至腰。衣有文彩。又非錦綺。光彩耀目。不可名狀。皆世之所無也。八拜遠。遠爲之起立。坐定。各進行廚。皆金盤玉杯。無限也。餽膳多是諸花。而香氣達於內外。擘脯而食之。云麟脯。麻姑自說云。接待以來。已見東海三爲桑田。向到蓬萊。又水。

淺於往日會時略半耳。豈將復爲陵陸乎。遠嘆曰。聖人皆言海中行復揚塵也。麻姑欲見蔡經母及婦等。時經弟婦新產數日。姑見知之。曰。噫。且立勿前。即求少許米來。得米。擲之墮地。謂以米祛其穢也。視其米皆成丹砂。遠笑曰。姑故年少也。吾老矣。不喜復作如此狡獪變化也。遠謂經家人曰。吾欲賜汝輩美酒。此酒方出天廚。其味醇醲。非俗人所宜飲。飲之或能爛腸。今當以水和之。汝輩勿恠也。乃以斗水合升酒攪之。以賜經家人。人飲一升許。皆醉良久。酒盡。遠遣左右曰。不足復還取也。以千錢與餘杭姥。乞酤酒。須臾。信還得一油囊。酒五斗許。使傳餘杭姥答言。恐地上酒不中尊飲耳。麻姑手爪似鳥。經見之。心中念曰。背大癢時。得此爪以爬背。當佳也。

遠已知經心中所言。即使人牽經鞭之。謂曰。麻姑。神人也。汝何忽謂其爪可爬背耶。但見鞭着。經背亦莫見有人持鞭者。遠告經曰。吾鞭不可妄得也。經比舍有姓陳者。失其名。嘗罷縣尉。聞經家有神人。乃詣門叩頭。求乞拜見。於是遠使引前與語。此人便欲從驅使。比於蔡經。遠曰。君且向日而立。遠從後觀之。曰。噫。君心邪不正。終未可教以仙道。當授君地上主者之職。司臨去。以一符并一傳。著以小箱中。與陳尉。告言。此不能令君度世。止能存君本壽。自出百歲向上。可以禳災治病者。命未終及無罪者。君以符到其家。便愈矣。若邪鬼血食。作祟禍首。便帶此符。以傳勅吏遣其鬼。君心中亦當知其輕重。臨時以意治之。陳以此符治病有效。事之者數百家。壽

一百一十歲而死。死後子弟行其符，不復驗矣。遠去後，經家所作飲食，數百斛皆盡，亦不見有人飲食也。經父母私問經曰：王君是何神人，復居何處？經曰：常在崑崙山，往來羅浮、括蒼等山。山上皆有宮室，主天曹事。一日之中，與天上相反覆者十數。地上五嶽生死之事，皆先來告王君。王君出城，盡將百官從行，唯乘一黃麟，將十數侍人，每行常見山林在下，去地常數百丈。所到則山海之神，皆來奉迎拜謁。其後數十年，經復暫歸家，遠有書與陳尉，其書廓落大而不可工。先是人無知方平名遠者，因此乃知之。陳尉家於今世，世存錄王君手書，并符傳於小箱中。

伯山甫

伯山甫者，雍州人也。入華山中，精思服食，時時

歸鄉里省親。如此二百年不老。到人家，卽數人先世以來善惡功過，有如目見。又知方來吉凶，言無不效。其外甥，女年者多病，乃以藥與之。女時年已七十，轉還少，色如桃花。漢武遣使者行河東，忽見城西有一女子，笞一老翁，俛首跪受杖。使者恠問之，女曰：此翁乃妾子也。昔吾舅比伯山甫，以神藥教妾，妾教子服之，不肯。今遂衰老，行不及妾，故杖之。使者問女及子年幾，答曰：妾有一百三十歲，兒七十一，後入華山去。

馬鳴生

馬鳴生者，臨淄人也。本姓和，字君賢，少爲縣吏，捕賊爲賊所傷，當時暫死。忽遇神人以藥救之，便活。鳴生無以報之，遂棄職隨神，初但欲冶金瘡方耳。後知有長生之道，乃久隨之，爲負笈西

之女兒山北到玄邱南至廬江周遊天下勤苦歷年及受太陽神丹經三卷歸入山合藥服之不樂昇天但服半劑爲地仙恆居人間不過三年輒易其處時人不知是仙人也架屋舍畜僕從車馬並與俗人皆同如此展轉經歷九州五百餘年人多識之悉恠其不老後乃白日昇天而去。

李八百

李八百蜀人也莫知其名歷世見之時人計其年八百歲因以爲號或隱山林或出市廛知漢中唐公昉有志不遇名師欲教授之乃先往試之爲作客傭賃者公昉不知也八百驅使用意異於他客公昉愛異之八百乃僞病困當欲死公昉卽爲迎醫合藥費數十萬錢不以爲損憂

念之意形於顏色八百又轉作惡瘡周徧身體膿血臭惡不可忍近公昉爲之流涕曰卿爲吾家使者勤苦歷年常得篤疾吾取醫欲令卿愈無所恠惜而猶不愈當如卿何八百曰吾瘡不愈須人舐之當可公昉乃使三婢三婢爲舐之八百又曰婢舐不愈若得君爲舐之卽當愈耳公昉卽舐復言無益欲公昉婦舐之最佳又復令婦舐之八百又告曰吾瘡乃欲差當得三十斛美酒浴身當愈公昉卽爲酒具著大器中八百卽起入酒中浴瘡卽愈體如凝脂亦無餘痕乃告公昉曰吾是仙人也子有志故此相試子真可教也今當授子度世之訣乃使公昉夫妻并舐瘡三婢以其浴酒自浴卽皆更少顏色美悅以丹經一卷授公昉公昉入雲臺山中作藥

藥成服之仙去。

李阿

李阿者蜀人傳世見之不老常乞於成都市所得復散賜與貧窮者夜去朝還市人莫知所止或往問事阿無所言但占阿顏色若顏色欣然則事皆吉若容貌慘戚則事皆凶若阿含笑者則有大慶微嘆者則有深憂如此候之未曾不審也有古強者疑阿異人常親事之試隨阿還所宿乃在青城山中強後復欲隨阿去然身未知道恐有虎狼私持其父大刀阿見而怒強曰汝隨我行那畏虎也取強刀以擊石刀折壞強憂刀敗至且隨出阿問強曰汝愁刀敗也強言實恐父怪怒阿則取刀左手擊地刀復如故強隨阿還成都未至道逢人奔車阿以脚置其車

下。轅脚皆折阿卽死強怖守視之須臾阿起以手撫脚而復如常強年十八見阿年五十許強年八十餘而阿猶然不異後語人被崑崙山召當去遂不復還也。

河上公

河上公者莫知其姓字漢文帝時公結草爲庵于河之濱帝讀老子經頗好之勅諸王及大臣皆誦之有所不解數事時人莫能道之聞時皆稱河上公解老子經義旨乃使齋所不決之事以問公曰道尊德貴非可遙問也帝卽幸其庵躬問之帝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賓莫非王臣域中四大王居其一子雖有道猶朕民也不能自屈何乃高乎公卽撫掌坐躍冉冉在虛空中去地數丈俛仰而答曰余上不至天中

不累人下不居地。何民臣之有。帝乃下車稽首曰。朕以不德。忝統先業。才小任大。愛於不堪。雖治世事。而心敬道。直以暗昧。多所不了。唯願道君有以教之。公乃授素書二卷。與帝曰。熟研之。此經所疑皆了。不事多言也。余注此經以來。一千七百餘年。凡傳三人。連子四矣。勿以示非其人。言畢。失其所在。須臾。雲霧晦冥。天地混合。帝甚貴之。論者以爲文帝好老子之言。世不能盡通。故神人特下教之。而恐漢文心未至信。故示神變。所謂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耶。

劉根

劉根者。字君安。京兆長安人也。少明五經。以漢孝成皇帝綏和二年。舉孝廉。除郎中。後棄世學道。入嵩高山石室。崢嶸峻絕之上。直下五千餘

丈。冬夏不衣。身毛長一二尺。其顏色如十四五歲人。深目多鬚鬢。皆黃長三四寸。每與坐或時。忽然變著高冠玄衣。人不覺換之時。衡府君自說先祖與根同歲者。至王莽時。頻使使者請根。根不肯往。衡府君使府掾王珍問起居。根不答。再令功曹趙公往山達敬。根唯言謝。府君更無他言。後潁川太守高府君到官。郡民大疫。死者過半。太守家大小悉得病。高府君復遣珍往求根。請消除疫氣之術。珍叩頭。陳府君之言。根教言於太歲宮氣上。掘地深三尺。以沙著其中。及酒沃之。君依言。病者悉愈。疫氣尋絕。每用有效。後太守張府君以根爲妖。遣吏召根。擬戮之一。府共諫。府君不解。如是。諸吏達根。欲令根去。根不聽。府君使至請根。根曰。張府君欲吾何

爲耶。間當至耳。若不去。恐諸君招答。謂卿等不敢來呼我也。根是日至。府時賓客滿座。府君使五十餘人持刀杖繩索而立。根顏色不怍。府君烈聲問根曰。若有何道術也。答曰。唯唯。府君曰。能召鬼乎。曰。能。府君曰。既能。即可促鬼至廳前。不爾。當大戮。根曰。召鬼至。易見耳。借筆視及。奏按鎗鎗然。作銅鐵之聲。聞於外。又長嘯。嘯音非常清亮。聞者莫不肅然。衆客震悚。須臾。廳上南壁。忽閃數丈。見兵甲四五百人。傳呼赤衣兵數十人。齋刀劍。將一車。直從壞壁中入來。又壞壁復如故。根勅下車上鬼。其赤衣便乃發車上。被見下有一老翁老姥。大繩反縛囚之。懸頭廳前。府君熟視之。乃其亡父母也。府君驚愕流涕。不知所措。鬼乃責府君曰。我生之時。汝官未達。不

得汝祿養。我死。汝何爲犯神仙尊官。使我被收困辱。如此。汝何面目以立人間。府君下階叩頭。向根伏罪受死。請求放赦。先人根勅五百兵將囚出。散遣之。車出去。南壁開。後車過。壁復如故。既失車所在。根亦隱去。府君惆悵恍惚。狀若發狂。妻登時死。良久。乃蘇。云見府君家先捉者大。怒言汝何故犯神仙尊官。使我見收。今當來殺汝。其後一月。府君夫婦男皆卒。府掾王珍數得見。數承顏色懽然。伏地叩頭。請問根學仙時。本末。根曰。吾昔入山。精思無所不到。後如華陽山。見一人乘白鹿車。從者十餘人。左右玉女四人。執采旄之節。皆年十五六餘。載拜稽首。求乞一言。神人乃告余曰。爾聞有韓衆否。答曰。實聞有之。神人曰。我是也。余乃自陳曰。某少好道。而

不遇明師。頗習方書。按而爲之。多不驗。豈根命
相不應度世也。有幸今日得遇大神。是根宿昔
夢想之願。願見哀憐。賜其要訣。神未肯告。余
乃流涕自搏。重請。神人曰。坐。吾將告汝。汝有仙
骨。故得見吾耳。汝今髓不滿。血不煖。氣少。腦減。
筋息肉沮。故服藥行氣。不得其力。必欲長生。且
先治病十二年。乃可服仙藥耳。夫仙道有昇天
躡雲者。有遊行五岳者。有服食不死者。有屍解
而仙者。凡修仙道。要在服藥。藥有上下。仙有數
品。不知房中之事。及行氣導引。并神藥者。亦不
能仙也。藥之上者。有九轉還丹。太乙金液。服之
皆立登天。不積日月矣。其次。有雲母雄黃之屬。
雖不卽乘雲駕龍。亦可役使鬼神。變化長生。次
乃草木諸藥。能治百病。補虛駐顏。斷穀益氣。不

能使人不死也。上可數百歲。下卽全其所稟而
已。不足久賴也。余頓首曰。今日蒙教。乃天也。神
人曰。必欲長生。先去三尸。三尸去。卽志意定。嗜
慾除也。乃以神方五篇見授云。伏尸常以月望
晦朔上天。白人罪過。司命奪人算。使人不壽。人
身中神。欲得人生。而尸欲得人死。人死則神散。
無形之中。而成鬼。祭祀之。則得歡饗。故欲人死
也。夢與惡人鬪爭。此乃尸與神相戰也。余乃從
其言。合服之。遂以得仙。珍又每見根書符了。有
所呼召。似人來取。或數聞推問。有人答對。及聞
鞭撻之聲。而悉不見其形。及地上時時有血。莫
測其端也。根乃教珍守一行氣存神。坐三綱六
紀。謝過上名之法。根後入鷄頭山。仙去。

李仲甫

李仲甫者。豐邑中益里人也。少學道於王君。服水丹有效。兼行遁甲。能步訣隱形。年百餘歲。轉少。初隱百日。一年復見形。後遂長隱。但聞其聲。與人對語。飲食如常。但不可見。有書生姓張。從學隱形術。仲甫言。卿性復急。未中教。然守之不止。費用數十萬。以供酒食。殊無所得。張患之。乃懷匕首。往先與仲甫語畢。因依其聲所在。騰足而上。披匕首左右刺斫。仲甫已在牀上。笑曰。天下乃有汝輩。愚人道學未得。而欲殺之。我寧得殺耶。我真能死汝。但怨其頑愚不足問耳。使人取一犬來。置書生前。曰。視我能殺犬否。犬適至。頭已墮地。腹已破。乃叱書生曰。我能使卿如犬行矣。書生下地叩頭。乃止。遂赦之。仲甫有相識人。居相去五百餘里。常以張羅自業。一旦張羅

得一鳥。視之。乃仲甫也。語畢。別去。是日仲甫已復至家。在民間三百餘年。後入西岳山去。不復還也。

李意期

李意期者。本蜀人。傳世見之。漢文帝時人也。無妻。息人欲遠行。速至者。意期以符與之。并丹書兩腋下。則千里皆不盡日而還。或說四方國土。宮觀市鄙。人未曾見。聞說者。意不解。意期則爲撮土作之。但盈寸。其中物皆是。須臾消滅。或行不知所之。一年許復還。於是乞食得物。卽度與貧人。於城都角中。作土窟居之。冬夏單衣。飲少酒。食脯及棗栗。劉玄德欲伐吳。報關羽之死。使迎意期。意期到。甚敬之。問其伐吳吉凶。意期不答。而求紙書作兵馬器仗十數萬。乃一一裂懷

之曰。咄。又畫作一大人。掘地埋之。乃徑還去。備不悅。果爲吳軍所敗。十餘萬衆。纒數百人得還。甲器軍資略盡。玄德忿怒。卒於永安宮。意期少言。人有所問。略不對答。蜀人有憂患。往問之。凶吉自有常候。但占其顏色。若權悅。則善。慘感。則惡。後入琅琊山中。不復見出也。

王興

王興者。陽城人也。居壺谷中。乃凡民也。不知書。無學道意。漢武上嵩山。登大愚石室。起道宮。使董仲舒。東方朔等。齋潔思神。至夜。忽見有仙人。長二丈耳。出頭顛。垂下至肩。武帝禮而問之。仙人曰。吾九變之神也。聞中岳石上。萑蒲一寸九節。可以服之。長生。故來採耳。忽然失神。人所在。帝顧侍臣曰。彼非復學道服食者。必中岳之神。

以喻朕耳。爲之採萑蒲服之。經二年。帝覺悶不快。遂止。時從官多服。然莫能持久。唯王興聞仙人教。武帝服萑蒲。乃採服之。不息。遂得長生。鄰里老少皆云。世世見之。竟不知所之。

趙瞿

趙瞿者。字子榮。上黨人也。得癩病。重垂死。或告其家云。當及生棄之。若死於家。則世世子孫相蛀耳。家人爲作一年糧。送置山中。恐虎狼害之。從外以木砦之。瞿悲傷。自恨。晝夜啼泣。如此百餘日。夜中忽見石室。前有三人。問瞿何人。瞿度深山窮林之中。非人所行之處。必是神靈。乃自陳乞。叩頭求哀。其人行諸砦中。有如雲氣。了無所礙。問瞿必欲愈病。當服藥。能否。瞿曰。無狀多罪。嬰此惡疾。已見疎棄。死在旦夕。若別足割鼻。

而可活。猶所甚願。况服藥豈不能也。神人乃以松子松柏脂各五升。賜之。告瞿曰。此不但愈病。當長生耳。服半可愈。愈卽勿廢。瞿服之。未盡病愈。身體强健。方歸家。家人謂是鬼。具說其由。乃喜。遂更服之。二年。顏色轉少。肌膚光澤。走如飛鳥。年七十餘。食雉兔皆嚼其骨。能負重。更不疲。極。年百七十夜臥。忽見屋間光有如鏡者。以問左右。云不見。後一日。一室內盡明。能夜書文。再見面上有二人。長三尺。乃美女也。甚端正。但小耳。戲其鼻上。如此。二女稍長大。至如人不復在面上。出在前側。常聞琴瑟之聲。欣然懽樂。在人間三百餘年。常如童子顏色。入山不知所之。

王遙

王遙者。字伯遼。鄱陽人也。有妻無子。頗能治病。

病無不愈者。亦不祭祀。不用符水針藥。其行治病。但以八尺布帔。敷坐於地。不飲不食。須臾病愈。使起去。其有邪魅作禍者。遙畫地作獄。因召呼之。皆見其形。人在獄中。或狐狸鼯蛇之類。乃斬而燔燒之。病者卽愈。遙有竹篋。長數寸。有一弟子。姓錢。隨遙數十年。未嘗見遙開之一夜。大雨晦暝。遙使錢以九節杖擔此篋。將錢出。冒雨而行。遙及弟子。衣皆不溼。所行道非所曾經。又常有兩炬火。導前。約行三十里許。登山。入石室。室中有二人。遙既至。取弟子所擔篋。發之中。有五舌竹簧三枚。遙自鼓一枚。以二枚與室中二人。並坐鼓之。良久。遙辭去。收三簧。皆納篋中。使錢擔之。室中二人出送。語遙曰。卿當早來。何爲久在俗間。遙答曰。我如是當來也。遙還家百

日天復雨。遙夜忽大治裝。遙先有葛單衣及葛布巾。已五十餘年未嘗着。此夜皆取着之。其妻卽問曰。欲捨我去乎。遙曰。暫行耳。妻曰。當將錢去不。遙曰。獨去耳。妻乃泣涕曰。爲且復少留。遙曰。如是還耳。因自擔篋而去。之遂不復還。後三十餘年。弟子見遙在馬蹄山中。顏色更少。蓋地仙也。

李常在

李常在者。蜀郡人也。少治道術。百姓累世奉事。計其年已四五百歲。而不老。常如五十許人。治病困者。三月微者。一日愈。在家有二男一女。皆已嫁娶。乃去。來時從其弟子曾家孔家。各請一小兒。年皆十七八。家亦不知常在欲何去。卽遣送之。常在以青竹杖度二兒。遺歸置其家所臥

之處。徑還勿與家人語。二子承教。以杖歸家。家人了不見兒去。後乃各見死在牀上。二家哀泣。殯埋之。百餘日。弟子從郫縣逢常在。將此二兒俱行。二兒與弟子泣語良久。各附書到二家發棺視之。唯青竹杖耳。乃知非死。後三十餘年。居地肺山。更娶婦。常在先婦兒。乃往尋求之。未至十日。常在謂後妻曰。吾兒欲來見尋。吾當去。可將金餅與之。及至求父所在。婦以金與之。兒曰。父捨我去數十年。日夜思戀。聞父在此。故自遠來。覲省不求財也。乃止三十日。父不還。兒乃欺其母曰。父不還。我去矣。至外藏於草間。常在還語婦曰。此兒詐言如是。當還汝語之。汝長不復須我。我在法不復與汝相見。乃去。少頃兒果來。母語之如此。兒自知不復見其父。乃泣涕而去。

後七十餘年。常在忽去弟子。見在虎壽山下居。復娶妻。有父子。世世見之如故。故號之曰常在。

劉安

漢淮南王劉安者。漢高帝之孫也。其父厲王長。得罪徙蜀道死。文帝哀之。而裂其地。盡以封長子。故安得封淮南王。時諸王子貴侈。莫不以聲色游獵。犬馬爲事。唯安獨折節下士。篤好儒學。兼占候方術。養士數千人。皆天下俊士。作內書二十二篇。又中篇八章。言神仙黃白之事。名爲鴻寶萬畢。三章論變化之道。凡十萬言。武帝以安辯博有才。屬爲諸父。甚重尊之。特詔及報書。常使司馬相如等共定草。乃遣使召安入朝。嘗詔使爲離騷經傳。受詔食時。便成奏之。安每宴見。談說得失。及獻諸賦頌。晨入夜出。乃天下道。

書及方術之士。不遠千里。卑辭重幣。請致之。於是乃有八公詣門。皆鬚眉皓白。門吏先密以白王。王使闢人。自以意難問之。曰。我王上欲求延年。長生不老之道。中欲得博物精義。入妙之大儒。下欲得勇敢武力。扛鼎暴虎橫行之壯士。今先生年已耆矣。似無駐衰之術。又無賁育之氣。豈能究於三墳五典。八索九邱。鈎深致遠。窮理盡性乎。三者既乏。餘不敢通。八公笑曰。我聞王尊禮賢士。吐握不倦。苟有一介之善。莫不畢至。古人貴九九之好。養鳴吠之技。誠欲市馬骨。以致驥驥。師郭生以招羣英。吾年雖鄙陋。不合所求。故遠致其身。且欲一見王。雖使無益。亦豈有損。何以年老而逆見嫌耶。王必若見年少。則謂之有道。皓首則謂之庸叟。恐非發石探玉。探淵。

索珠之謂也。薄吾老，今則少矣。言未竟，八公皆變爲童子。年可十四五，角髻青絲，色如桃花。門吏大驚，走以白王。王聞之，足不履，跣而迎。發思仙之臺，張錦幃象牀，燒百和之香，進金玉之几。執弟子之禮，北面叩首而言曰：「安以凡才，少好道德，羈鎖世務，沉淪流俗，不能遺累，負笈山林。然夙夜饑渴，思願神明，沐浴滓濁，精誠淺薄，懷情不暢，邈若雲漢，不期厚幸，道君降屈，是安祿命。當蒙拔擢，喜懼屏營，不知所措。唯願道君哀而教之，則螟蛉假翼於鴻鵠，可冲天矣。」八童子乃復爲老人，告王曰：「余雖復淺識，備爲先學。聞王好士，故來相從。未審王意，有何所欲。吾一人能坐致風雨，立起雲霧，晝地爲江河，撮土爲山嶽。一人能崩高山，塞深泉，收束虎豹，召致蛟龍。

使役鬼神。一人能分形易貌，坐存立亡，隱蔽六軍。白日爲暝，一人能乘雲步虛，越海凌波，出入無間，呼吸千里。一人能入火不灼，入水不濡，刀射不中，冬凍不寒，夏曝不汗。一人能千變萬化，恣意所爲，禽獸草木，萬物立成。移山駐流，行宮易室。一人能煎泥成金，凝鉛爲銀，水鍊八石，飛騰流珠，乘雲駕龍，浮於太清之上。在王所欲，安乃日夕朝拜，供進酒脯，各試其向所言。千變萬化，種種異術，無有不救。遂授王丹經三十六卷，藥成未及服，而太子遷好劍，自以人莫及也。於時，郎中雷被召與之戲，而被誤中遷，遷大怒，被怖恐爲遷所殺，乃求擊匈奴以贖罪。安聞不聽，被大懼，乃上書於天子云：「漢法諸侯壅閼不與擊匈奴，其罪入死。安合當誅。武帝素重王，不咎。

但削安二縣耳。安怒被。被恐死。與伍被素爲交親。伍被曾以干私得罪於安。安怒之。未發。二人恐爲安所誅。乃共誣告。稱安謀反。天子使宗正持節治之。八公謂安曰。可以去矣。此乃是天之發遣。王若無此事。日復一日。未能去世也。八公使安登山大祭。埋金地中。卽白日昇天。八公與安所踏山上。石皆陷成跡。至今人馬跡猶存。八公告安曰。夫有籍之人。被人誣告者。其誣人當卽死滅。伍被等今當復誅矣。於是宗正以失安所在。推問云。王仙去矣。天子愴然。乃諷使廷尉張湯。奏伍被云。爲畫討。乃誅二被九族。一如八公之言也。漢史祕之。不言安得神仙之道。恐後世人主。當廢萬機而競求於安道。乃言安得罪後自殺。非得仙也。按左吳記云。安臨去。欲誅

二被。八公諫曰。不可。仙去不欲害行蟲。況於人乎。安乃止。又問八公曰。可得將素所交親。俱至彼。便遣還否。公曰。何不得爾。但不得過五人。安卽以左吳。王眷。傅生等五人。至玄洲。便遣還。吳記具說云。安未得上天。遇諸仙伯。安少習尊貴。稀爲卑下之禮。坐起不恭。語聲高亮。或誤稱寡人。於是仙伯主者。奏安云。不敬。應斥遣去。八公爲之謝過。乃見赦。謫守都廂三年。後爲散仙人。不得處職。但得不死而已。武帝聞左吳等。隨王仙去。更還。乃詔之。親問其由。吳具以對。帝大懷恨。乃嘆曰。使朕得爲淮南王者。視天下如脫屣耳。遂便招募賢士。亦冀遇八公。不能得。而爲公孫卿。欒大等所欺。意猶不已。庶獲其真者。以安仙去分明。方知天下實有神仙也。時人傳八公

安臨去時。餘藥器置在中庭。雞犬舐啄之。盡得昇天。故雞鳴天上。犬吠雲中也。

陰長生

陰長生者。新野人也。漢皇后之親屬。少生富貴之門。而不好榮貴。唯專務道術。聞馬鳴生得度世之道。乃尋求之。遂得相見。便執奴僕之役。親運履之勞。鳴生不教其度世之法。但日夕別與之高談。論當世之事。治農田之業。如此十餘年。長生不懈。同時共事鳴生者十二人。皆悉歸去。唯長生執禮彌肅。鳴生告之曰。子真能得道矣。乃將入青城山中。煮黃土爲金以示之。立壇西面。乃以太清神丹經授之。鳴生別去。長生乃歸合之丹成。服半劑。不盡卽昇天。乃大作黃金十數萬斤。以布惠天下。貧乏不問識與不識者。周

行天下。與妻子相隨。一門皆壽而不老。在民間三百餘年。後于平都山東。白日昇天而去。著書九篇。上古仙者多矣。不可盡論。但漢興以來。得仙者四十五人。連余爲六矣。二十人尸解。餘並白日昇天。抱朴子曰。洪聞諺書有之曰。子不夜行。則安知道上有夜行人。今不得仙者。亦安知天下山林間。不有學道得仙者。陰君已服神藥。未盡昇天。然方以類聚。同聲相應。便自與仙人相集。尋索聞見。故知此近世諸仙人數耳。而俗民謂爲不然。以己所不聞。則謂無有。不亦悲哉。夫草澤間士。以隱逸得志。以經籍自娛。不耀文彩。不揚聲名。不修求進。不營聞達。人猶不能識之。況仙人亦何急急令聞達。朝闕之徒。知其所云爲哉。陰君自敘云。漢延光元年。新野山北。

予受仙君神丹要訣。道成去世。付之名山。如有
 得者。列爲真人。行乎去來。何爲俗聞不死之要。
 道在神丹。行氣導引。俛仰屈伸。服食草木。可得
 延年。不能度世。以至乎仙。子欲聞道。此是要言。
 積學所致。無爲合神。上士爲之。勉力加勤。下愚
 大笑。以爲不然。能知神丹。久視長安。於是陰君
 裂黃素。寫丹經一通。封一文石之函。置嵩高山
 一通。黃櫨之簡。漆書之封。以青玉之函。置太華
 山一通。黃金之簡。刻而書之。封以白銀之函。置
 蜀崧山一封。縑書合爲十篇。付弟子。使世世當
 有所傳付。又著詩三篇。以示將來。其一曰。惟余
 之先。佐命唐虞。爰逮漢世。紫艾重紆。予獨好道。
 而爲匹夫。高尚素志。不仕王侯。貪生得生。亦又
 何求。超跡蒼霄。乘龍駕浮。青雲承翼。與我爲仇。

入火不灼。蹈波不濡。逍遙太極。何慮何憂。傲戲
 仙都。顧愍羣愚。年命之逝。如彼川流。奄忽未幾。
 泥土爲儔。奔馳索死。不肯暫休。其二章。予之
 聖師。體道之真。升降變化。喬松爲隣。唯余同學。
 十有二人。寒苦求道。歷二十年中。多怠墮。志行
 不堅。痛乎諸子。命也。自天天不妄授。道必歸賢。
 身沒幽壤。何時可還。嗟爾將來。勤加精研。勿爲
 流俗富貴所牽。神道一成。升彼九天。壽同三光。
 何但億千。其三章曰。惟余束髮。少好道德。棄家
 隨師。東西南北。委放五濁。避世自匿。三十餘年。
 明山之側。寒不遑衣。饑不暇食。思不敢歸。勞不
 敢息。奉事聖師。承歡悅色。面垢足胼。乃見哀識。
 遂受要訣。恩深不測。妻子延年。咸享無極。黃白
 已成。貨財千億。使役鬼神。玉女侍側。今得度世。

神丹之力。陰君處民間百七十年。色如女子。白日昇天而去。

張道陵

張道陵者。沛國人也。本太學書生。博通五經。晚乃歎曰。此無益於年命。遂學長生之道。得黃帝九鼎丹法。欲合之用。藥皆糜費錢帛。陵家素貧。欲治生。營田牧畜。非己所長。乃不就。聞蜀人多純厚。易可教化。且多名山。乃與弟子入蜀。住鶴鳴山。著作道書二十四篇。乃精思鍊志。忽有天人下。千乘萬騎。金車羽蓋。驂龍駕虎。不可勝數。或自稱柱下史。或稱東海小童。乃授陵以新出正一明威之道。陵受之。能治病。於是百姓翕然奉事之。以爲師。弟子戶至數萬。卽立祭酒。分領其戶。有如官長。并立條制。使諸弟子隨事輸出。

米絹器物。紙筆樵薪什物等。領人修復道路。不修復者。使皆疾病。縣有應治橋道。於是百姓斬草除溷。無所不爲。皆出其意。而愚者不知。是陵所造。將爲此文。從天上下也。陵又欲以廉恥治人。不喜施刑罰。乃立條制。使有疾病者。皆疏記。生身已來所犯之臬。乃手書投水中。與神明共盟約。不得復犯法。當以身死爲約。於是百姓計念。避迨疾病。輒當首過。一則得愈。二使羞慚。不敢重犯。且畏天地。而改從此之後。所違犯者。皆改爲善矣。陵乃多得財物。以市其藥。合丹丹成。服半劑。不願卽昇天也。乃能分形作數十人。其所居門前水池。陵常乘舟戲其中。而諸道士賓客往來盈庭。蓋座上常有一陵。與賓客對談。共食飲。而真陵故在池中。也。其治病事。皆採取玄。

素但改易其大較。轉其首尾。而大途猶同歸也。行氣服食。故用仙法。亦無以易。故陵語諸人曰。爾輩多俗態未除。不能棄世。止可得吾行氣。導引房中之事。或可得服食草木。數百歲之方耳。其有九鼎大要。唯付王長。而後合有一人。從東方來。當得之。此人必以正月七日。日中到。具說長短形狀。至時。果有趙昇者。恰從東方來。生平原相見。其形貌亦如陵所說。陵乃七度試昇。皆過。乃授昇丹經。七試者。第一試。昇到門。不爲通。使人罵辱四十餘日。露宿不去。乃納之。第二試。使昇於草中。守黍驅獸。暮遣美女非常。託言遠行。過寄宿。與昇接牀。明日。又稱脚痛不去。遂留數日。亦復調戲。昇終不失正。第三試。昇行道。忽見遺金三十餅。昇乃走過不取。第四。令昇入山。

採薪。三虎交前。咬昇衣服。唯不傷身。昇不恐。顏色不變。謂虎曰。我道士耳。少年不爲非。故不遠千里。來事神師。求長生之道。汝何以爾也。豈非山鬼使汝來試我乎。須臾。虎乃起去。第五試。昇於市買十餘匹絹。付直訖。而絹主誣之。云未得。昇乃脫己衣買絹而償之。殊無恚色。第六試。昇守田穀。有一人往叩頭乞食。衣裳破弊。面目塵垢。身體瘡膿。臭穢可憎。昇愴然爲之動容。解衣衣之。以私糲設食。又以私米遺之。第七試。陵將諸弟子登雲臺。絕巖之上。下有一桃樹。如人臂。傍生石壁。下臨不測之淵。桃大有實。陵謂諸弟子曰。有人能得此桃實。當告以道要。于時。伏而窺之者。二百餘人。股戰流汗。無敢久臨視之者。莫不却退。而還謝不能得。昇一人乃曰。神之所

穰何險之有。聖師在此。終不使吾死於谷中耳。師有教者。必是此桃有可得之理故耳。乃從上自擲投樹上。足不蹉跌。取桃實滿懷。而石壁險峻。無所攀緣。不能得返。於是乃以桃一一擲上。正得二百二顆。陵得而分賜諸弟子各一。陵自食留一。以待昇陵。乃以手引昇。衆視之。見陵臂加長三二丈。引昇昇忽然來還。乃以向所留桃與之。昇食桃畢。陵乃臨谷上。戲笑而言曰。趙昇心自正。能投樹上。足不蹉跌。吾今欲自試投下。當應得大桃也。衆人皆諫。唯昇與王長嘿然。陵遂投空。不落桃上。失陵所在。四方皆仰。上則連天下。下則無底。往無道路。莫不驚歎悲涕。唯昇長二人良久。乃相謂曰。師則父也。自投於不測之崖。吾何以自安。乃俱投身而下。正墮陵前。見陵

坐局脚牀斗帳中。見昇長二人笑曰。吾知汝來。乃授二人道畢。三日乃還。歸治舊舍。諸弟子驚悲不息。後陵與昇長三人皆白日冲天而去。衆弟子仰視之。久而乃沒於雲霄也。初陵入蜀山。合丹半劑。雖未冲舉。已成地仙。故欲化作七試。以度趙昇。乃如其志也。

泰山老父

泰山老父者。莫知姓字。漢武帝東巡狩。見老翁鉏於道傍。頭上白光高數尺。怪而問之。老人狀如五十許人。面有童子之色。肌膚光華。不與俗同。帝問有何道術。對曰。臣年八十五時。衰老垂死。頭白齒落。遇有道者。教臣絕穀。但服朮飲水。并作神枕。枕中有三十二物。其三十二物中有二十四物。以當二十四氣。八物以應八風。臣行

之轉老爲少。黑髮更生。齒落復出。日行三百里。臣今一百八十歲矣。帝受其方。賜玉帛。老父後入岱山中。每十年五年時還鄉里。三百餘年。乃不復還。

巫炎

巫炎字子都。北海人也。漢駙馬都尉武帝出見子都於渭橋。其頭上鬱鬱紫氣。高丈餘。帝召問之。君年幾何。所得何術。而有異氣乎。對曰。臣年已百三十八歲。亦無所得。將行。詔東方朔使相此君。有何道術。朔對曰。此君有陰道之術。武帝屏左右而問之。子都對曰。臣年六十五時。苦腰痛。脚冷。不能自溫。口乾舌苦。滲涕出。百節四肢疼痛。又痺。不能久立。得此道以來。七十三年。今有子二十六人。身體強勇。無所疾患。氣力乃如

壯時。無所憂患。帝曰。卿不仁。有道而不聞於朕。非忠臣也。子都對曰。臣誠知此道爲真。然陰陽之事。宮中之利。臣子之所難言。又行之皆逆人情。能爲之者少。故不敢以聞。帝曰。勿謝。戲君耳。遂受其法。子都年二百歲。服餌水銀。白日昇天。武帝頗行其法。不能盡用之。然得壽最長於先帝也。

劉憑

劉憑者。沛人也。有軍功。封壽光金鄉侯。學道於稷邱子常。服石桂英。及中嶽石硫黃。年三百餘歲。而有少容。尤長於禁氣。當到長安。諸賈人聞憑有道。乃往拜見之。乞得侍從。求見祐護。憑曰。可耳。又有百餘人。隨憑行。并有雜貨。約值萬金。乃於山中逢賊數百人。拔刃張弓。四合圍之。憑

語賊曰。汝輩作人。當念溫良。若不能展才布德。居官食祿。當勤身苦體。夫何有靦面目。豺狼其心。相教賊道。危人利己。此是伏尸都市。肉饜烏鷩之法。汝等弓箭。當何所用。於是賊射諸客。箭皆反着其身。須臾之間。大風折木。飛沙揚塵。憑憑大呼曰。小物輩敢爾。天兵從頭刺殺。先造意者。憑言絕。而衆兵一時頓地。反手背上。不能復動。張口短氣欲死。其中首帥三人。卽鼻中出血。頭裂而死。餘者或能語曰。乞放余生。改惡爲善。於是諸客或斫殺者。憑禁止之。乃責之曰。本擬盡殺汝。猶復不忍。今赦汝。猶敢爲賊乎。皆乞命曰。便當易行。不敢復爾。憑乃勅天兵。赦之。遂各能奔走。去。嘗有居人妻病邪魅。累年不愈。憑乃勅之。其家宅傍有泉水。水自竭。中有一蛟枯死。又

有古廟。廟間有樹。樹上常有光。人止其下。多遇暴死。禽鳥不敢巢其枝。憑乃勅之。盛夏樹便枯。死有大蛇長七八丈。懸其間而死。後不復爲患。憑有姑子。與人爭地。俱在太守坐。姑子少黨。而敵家多親助。爲之言者四五十人。憑反覆良久。忽然大怒曰。汝輩敢爾。應聲有雷電霹靂。赤光照耀滿屋。於是敵人之黨。一時頓地。無所復知。太守甚怖。爲之跪謝曰。願君侯少寬威靈。當爲□□□不使差失。日移數丈。諸人乃能起。漢孝武帝聞之。詔徵而試之。曰。殿下有怪。輒有數十人。絳衣披髮。持燭相隨。走馬可効否。憑曰。此小鬼耳。至夜帝僞令人作之。憑於殿上。以符擲之。皆面搶地。以火焯口。無氣。帝大驚曰。非此鬼也。朕以相試耳。乃解之。後入太白山中。數十年。復

歸鄉里。顏色更少。瑋按前漢書王子侯及功臣表俱無金鄉侯劉憑不審其故

樂巴

樂巴者蜀郡成都人也。少而好道。不修俗事。時太守躬詣巴。請屈爲功曹。待以師友之禮。巴陵太守曰。聞功曹有道。寧可試見一奇乎。巴曰。唯卽平坐。却入壁中去。冉冉如雲氣之狀。須臾失巴所在。壁外人見化成一虎。人並驚。虎徑還功曹舍。人往視。虎乃巴成也。後舉孝廉。除郎中。遷豫章太守。廬山廟有神。能於帳中共外人語。飲酒空中。投杯人往乞福。能使江湖之中分風。舉帆行各相逢。巴至郡。往廟中。便失神所在。巴曰。廟鬼詐爲天官。損百姓日久。罪當治之。以事付功曹。巴自行捕逐。若不時討。恐其後遊行天下。所在血食。枉病良民。責以重禱。乃下所在。推

問山川社稷。求鬼踪跡。此鬼於是走至齊郡。化爲書生。善談五經。太守卽以女妻之。巴知其所。在上表請解郡守往捕。其鬼不出。巴謂太守賢。堦非人也。是老鬼詐爲廟神。今走至此。故來取人。太守召之不出。巴曰。出之甚易。請太守筆硯。奏案。巴乃作符。符成長嘯空中。忽有人將符去。亦不見人形。一坐皆驚。符至。書生向婦涕泣曰。去必死矣。須臾。書生自齋符來至庭。見巴不敢前。巴叱曰。老鬼何不復爾形。應聲卽便爲一狸。叩頭乞活。巴勅殺之。皆見空中刀下。狸頭墮地。太守女已生一兒。復化爲狸。亦殺之。巴去。還豫章郡。多鬼。又多獨足鬼。爲百姓病。巴到後。更無此患。妖邪一時消滅。後徵爲尙書郎。正旦大會。巴後到有酒容。賜百官酒。又不飲。而西南向嘔。

之有司奏巴不敬。詔問巴。巴曰：臣鄉里以臣能治鬼護病，生爲臣立廟。今旦有耆老皆來臣廟中享，臣不能早飲，是以有酒容。臣適見成都市上火，臣故漱酒爲爾救之，非敢不敬。當請詔問，虛請抵罪，乃發驛書問成都。已奏言，正旦食後失火，須臾有大雨三陣，從東北來，火乃止。雨着人皆作酒氣。後一旦忽大風雨，天地晦冥，對坐不相見。因失巴所在，尋聞巴還成都，與親故別稱不更還。老幼皆於廟中送之。云去時亦風雨晦冥，莫知去處也。

左慈

左慈字元放，廬江人也。明五經，兼通星氣。見漢祚將衰，天下亂起，乃嘆曰：值此衰亂，官高者危，財多者死，當世榮華不足貪也。乃學道，尤明六

甲能役使鬼神，坐致行廚，精思於天柱山中。得石室中九丹金液經，能變化萬端，不可勝記。魏曹公聞而召之，閉一石室中，使人守視，斷穀期年，乃出之，顏色如故。曹公自謂生民無不食道，而慈乃如是，必左道也。欲殺之，慈已知，求乞骸骨。曹公曰：何以忽爾？對曰：欲見殺，故求去耳。公曰：無有此意，公却高其志，不苟相留也。乃爲設酒，曰：今當遠曠，乞分杯飲酒。公曰：善。是時天寒，溫酒尚熱。慈拔道簪以撓酒，須臾道簪都盡。如人磨墨。初，公聞慈求分杯飲酒，謂當使公先飲，以與慈耳。而拔道簪以畫杯酒，中斷其間，相去數寸。卽飲半，半與公。公不善之，未卽爲飲。慈乞盡自飲之，飲畢，以杯擲屋棟，杯懸搖動，似飛鳥俯仰之狀。若欲落而不落，舉坐莫不視杯。良久

乃墜。既而已失慈矣。尋問之。還其所居。曹公遂益欲殺慈。試其能免死否。乃勅收慈。慈走入羣羊中。而追者不分。乃數本羊。果餘一口。乃知是慈。化爲羊也。追者語。主人意欲得見先生。暫還無怯也。俄而有犬羊前跪。而曰。爲審爾否。吏相謂曰。此跪羊慈也。欲收之。於是羣羊咸向吏言曰。爲審爾否。由是吏亦不復知慈所在。乃止。後有知慈處者。告公公。又遣吏收之。得慈。慈非不能隱。故示其神化耳。於是受執入獄。獄吏欲拷掠之。戶中有一慈。戶外亦有一慈。不知孰是。公聞而愈惡之。使引出市殺之。須臾。忽失慈所在。乃閉市門而索。或不識慈者。問其狀。言眇一目。着青葛巾。青單衣。見此人。便收之。及爾。一市中人皆眇目。着葛巾。青衣。卒不能分。公令普逐之。

如見便殺。後有人見知。便斬以獻公。公大喜。及至視之。乃一束茅。驗其尸。亦亡處所。後有人從荊州來。見慈。刺史劉表。亦以慈爲惑衆。擬收害之。表出耀兵。慈意知。欲見其術。乃徐徐去。因又詣表云。有薄禮。願以餉軍。表曰。道人單僑。吾軍人衆。安能爲濟乎。慈重道之。表使視之。有酒一斗。器盛脯一束。而十人共舉。不勝。慈乃自出。取之以刀。削脯投地。請百人奉酒及脯。以賜兵士。酒三杯。脯一片。食之。如常。脯味凡萬餘人。皆周足。而器中酒如故。脯亦不盡。坐上有賓客千人。皆得不醉。表乃大驚。無復害慈之意。數日。乃委表去。入東吳。有徐墮者。有道術。居丹徒。慈過之。墮門下有賓客車牛六七乘。欺慈云。徐公不在。慈知客欺之。便去。客即見牛在楊樹杪。行適

上樹即不見。下即復見行樹上。又車轂皆生荆棘。長一尺。斫之不斷。推之不動。客大懼。即報徐公。有一老翁。眇目。吾見其不急之人。因欺之云。公不在。去後。須臾。牛皆如此。不知何等意。公曰。咄咄。此是左公過我。汝曹那得欺之。急追可及。諸客分布逐之。及慈羅布叩頭謝之。慈意解。即遣還去。及至車牛等各復如故。慈見吳主孫討逆。復欲殺之。後出遊。請慈俱行。使慈行於馬前。欲自後刺殺之。慈在馬前。着木履。挂一竹杖。徐徐而行。討逆着鞭策馬。操兵逐之。終不能及。討逆知其有術。乃止。後慈以意告葛仙公。言當入霍山合九轉丹。遂乃仙去。

壺公

壺公者。不知其姓名也。今世所有召軍符。召鬼

神治病。玉府符。凡二十餘卷。皆出自公。故總名壺公符。時汝南有費長房者。爲市掾。忽見公從遠方來。入市賣藥。人莫識之。賣藥口不二價。治病皆愈。語買人曰。服此藥。必吐某物。某日當愈。事無不効。其錢日收數萬。便施與市中貧乏饑凍者。唯留三五十常縣。一空。壺於屋上。日入之後。公跳入壺中。人莫能見。唯長房樓上見之。知非常人也。長房乃日日自掃公座前地。及供饌物。公受而不辭。如此積久。長房尤不懈。亦不敢有所求。公知長房篤信。謂房曰。至暮無人時。更來。長房如其言。即往。公語房曰。見我跳入壺中。時卿便可效我跳。自當得入。長房依言。果不覺已入。入後不復是壺。唯見仙宮世界。樓觀重門。閣道。宮左右侍者數十人。公語房曰。我仙人也。

昔處天曹。以公事不勤見責。因謫人間耳。卿可教。故得見我。長房下座頓首曰。肉人無知。積罪却厚。幸謬見哀憫。猶人剖棺布氣。生枯起朽。但恐臭穢頑弊。不任驅使。若見哀憐。百生之厚幸也。公曰。審爾大佳。勿語人也。公後詣長房於樓上。曰。我有少酒。相就飲之。酒在樓下。長房使人取之。不能舉。盡至數十人。莫能得上。乃白公。公乃下。以一指提上。與房共飲之。酒器如拳許大。飲之。至暮不竭。告長房曰。我某日當去。卿能去乎。房曰。欲去之心。不可復言。欲使親眷不覺。知去當有何計。公曰。易耳。乃取一青竹杖。與房戒之曰。卿以竹歸家。便可稱病。以此竹杖。置卿所臥處。默然便來。房如公言。去後。家人見房已死。屍在牀。乃向竹杖耳。乃哭泣葬之。房詣公。恍惚

不知何所。公乃留房於羣虎中。虎磨牙張口。欲噬房。房不懼。明日。又內於石室中。頭上有一方石。廣數丈。以茅綯懸之。又諸蛇來噬繩。繩即欲斷。而長房自若。公至。撫之曰。子可教矣。又令長房啗屎兼蛆。長寸許。異常臭惡。房難之。公乃歎。謝遣之曰。子不能僂道也。賜子爲地上主者。可得壽數百歲。爲傳封符一卷。付之曰。帶此。可諸鬼神。常稱使者。可以治病消災。房憂不得到家。公以一竹杖與之曰。但騎此。得到家耳。房騎竹杖。辭去。忽如睡覺。已到家。家人謂是鬼。具述前事。乃發棺視之。唯一竹杖。方信之。房所騎竹杖。乘葛陂中。視之。乃青龍耳。初去。至歸。謂一日。推問家人。已一年矣。房乃行符。收鬼治病。無不愈者。每與人同坐共語。常呵責。嗔怒。問其故。曰。

嘆鬼耳。時汝南有鬼怪。歲輒數來郡中。來時從騎如太守入府。打鼓周行內外。爾乃還去。甚以爲患。房因詣府廳事。正值此鬼來到府門前。府君馳入。獨留房。鬼知之。不敢前。房大叫呼曰。便捉前來。鬼乃下車伏庭前。叩頭乞白改過。房呵之曰。汝死老鬼。不念溫良。無故導從。唐突官府。自知合死否。急復真形。鬼須臾成大鼈。如車輪頭。長丈餘。房又令復人形。房以一札符付之。令送與葛陂君。鬼叩頭流涕。持札去。使人追視之。乃見符札立陂邊。鬼以頭繞樹而死。房後到東海。東海大旱三年。謂請雨者曰。東海神君前來。淫葛陂夫人。吾係之。辭狀不測。脫然忘之。遂致久旱。吾今當赦之。令行雨。即便有大雨。房有神術。能縮地脈。千里存在。目前宛然。放之復舒。

如舊也。

薊子訓

薊子訓者。齊人也。少嘗仕州郡。舉孝廉。除郎中。又從軍。除駙馬都尉。人莫知其有道。在鄉里時。唯行信讓。與人從事。如此三百餘年。顏色不老。人怪之。好事者追隨之。不見其所常服藥物也。性好清澹。常閒居。讀易。小小作文。皆有意義。見比屋抱嬰兒。訓求抱之。失手墮地。兒卽死。隣家素尊敬子訓。不敢有悲哀之色。乃埋瘞之。後二十餘日子訓枉問之曰。復思兒否。隣曰。小兒相命。應不合成人。死已積日。不能復思也。子訓因出外。抱兒還其家。其家謂是死。不敢受。子訓曰。但取之無苦。故是汝本兒也。兒識其母。見而欣笑。欲母取之。抱猶疑不信。子訓既去。夫婦共往。

視所埋兒棺中。唯有一泥兒。長六七寸。此兒遂得長成。諸老人鬚髮畢白者。子訓但與之對坐共語。宿昔之中。明旦皆黑矣。京師貴人聞之。莫不虛心渴見。無緣致之。有年少與子訓隣居。爲太學生。諸貴人作計。共呼太學生謂之曰。子勤苦讀書。欲規富貴。但召得子訓來。使汝可不勞而得矣。生許諾。使歸事子訓。灑掃侍左右。數百日。子訓知意。謂生曰。卿非學道。焉能如此。生尙諱之。子訓曰。汝何不以實對。妄爲虛飾。吾已知卿意。諸貴人欲見我。我豈以一行之勞。而使卿不獲榮位乎。汝可還京。吾某日當往。生甚喜。辭至京。與貴人具說。某日子訓當到。至期未發。生父母來詣子訓。子訓曰。汝恐吾忘。使汝兒失信。不仕邪。吾今食後卽發。半日。乃行二千里。

既至。生急往拜迎。子訓尙聞誰欲見我。生曰。欲見先生者甚多。不敢枉屈。但知先生所至。當自來也。子訓曰。吾千里不倦。豈惜寸步乎。欲見者語之。令各絕賓客。吾明日當各詣宅。生如言告諸貴人。各自絕客灑掃。至時。子訓果來。凡二十三家。各有一子訓。諸朝士各謂子訓先到其家。明朝至朝。各問子訓何時到宅。二十三人所見皆同。是所服飾顏貌無異。唯所言語。隨主人意。答乃不同也。京師大驚異。其神變如此。諸貴人並欲詣子訓。子訓謂生曰。諸貴人謂我重瞳八彩。故欲見我。今見我矣。我亦無所能論道。吾去矣。適出門。諸貴人冠蓋塞路而來。生具言適去矣。東陌上乘驛者是也。各走馬逐之。不及。如此半日。相去常一里許。終不能及。遂各罷還。子訓

至陳公家言曰。吾明日中時當去。陳公問遠近行乎。曰不復更還也。陳公以葛布單衣一送之。至時子訓乃死。屍僵手足交胸上。不可得伸。狀如屈鐵。屍作五香之芳氣。達於巷陌。其氣甚異。乃殯之棺中。未得出。棺中噏然作雷霆之音。光照宅宇。坐人頓伏良久。視其棺蓋。乃分裂飛於空中。棺中無人。但遺一隻履而已。須臾聞陌上有人馬簫鼓之聲。徑東而去。乃不復見。子訓去後。陌上數十里。芳香百餘日不歇也。